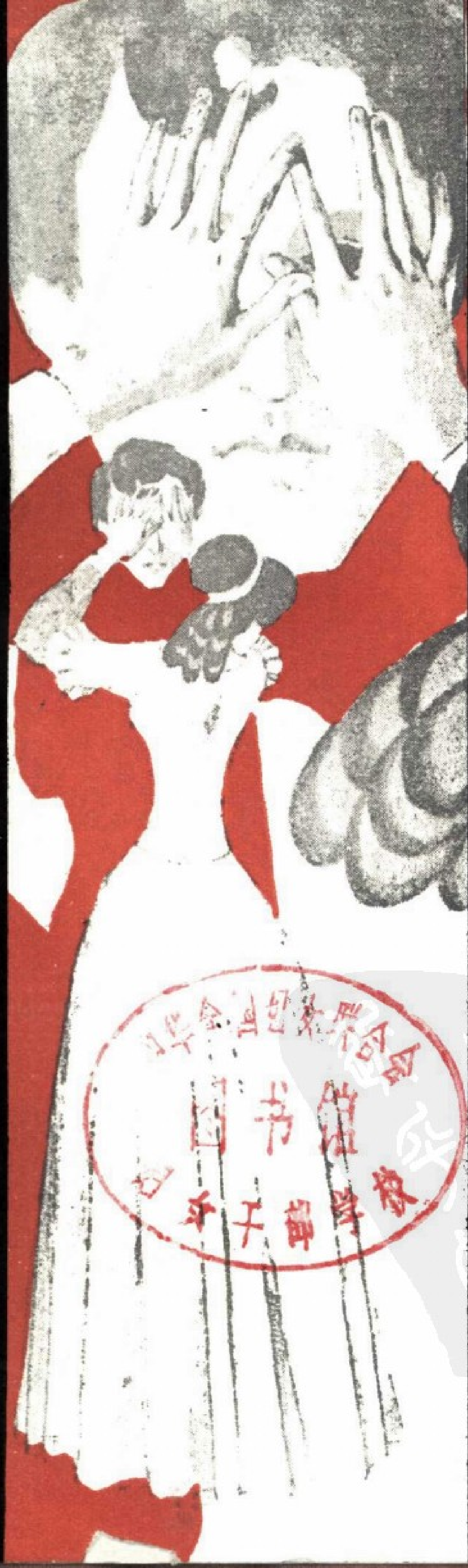


玛利亚·奈拉

〔西〕加尔多斯著 杨明江译



湖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馆

.4

封面设计：王晓强

I551.4
4

I551.4/4

统一书号：10109·1493

定 价：0.50 元

中华女子

I

玛利亚·奈拉

(西)加尔多斯著

杨明江译

责任编辑：唐荫荪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湘潭地区印刷厂印刷

*

1982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135,000 印张：6.25 印数：1—33,300

统一书号：10109·1493 定价：0.50 元

前 言

贝尼托·佩雷斯·加尔多斯(1843——1920)是十九世纪西班牙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与著名的西班牙文学巨匠塞万提斯并称西班牙文学史上“一对孪生的高山”。他的作品被誉为近代西班牙小说的顶峰。

加尔多斯生于西班牙在非洲的殖民地加纳里亚斯群岛的拉斯·巴尔玛斯城。在马德里大学学习法律期间，他就开始为报纸撰稿。一八七一年他发表第一部长篇小说《金泉》，从此步入西班牙文坛，成为继塞万提斯之后为西班牙文学开辟新路的先锋。加尔多斯是西班牙文学家中最多产的作家，他才思敏捷，写作速度惊人，一生创作了七十八部小说，二十四部剧本，此外还有游记、回忆录、政治讲演集等各种形式的作品十五种，笔下创造的人物近八千个。

加尔多斯的小说可分为两种：社会小说和历史小说。他的卷帙浩翰的历史巨著《民族演义》，反映了一八〇五年——一八七五年间西班牙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共有五辑四十六卷，每卷都是一本独立的小说，每十本为一辑，环绕一个中心人物描写一段史实。《民族演义》以西班牙文学前所未有的宏伟结构，体现了西班牙人民最强烈的民族意识和英雄气概，在西班牙语国家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在他的社会小说里，最著名的有《裴翡达夫人》、《格萝莉亚》、《莱昂·罗契的家庭》、《福尔图纳达和哈辛达》以及本书《玛丽亚奈拉》等。加尔多斯的作品有三个显著的特点：强烈的爱国主义和民族意识，鲜明的反宗教的民主思想，以及热烈地追求科学与进步的精神。在他的创作活动的后期，由于受了社会上令人窒息的空气的压抑，对资产阶级政治感到失望，从而加深了作品中理想主义和神秘主义的倾向。

《玛丽亚奈拉》是加尔多斯唯一的一部田园牧歌式的小说，也是作家

本人最为得意的作品。它描写了一个盲少爷和一个孤女的恋爱悲剧。在这种古已有之的爱情题材里，作家以新颖的构思，细腻的笔调，动人的语言，使得这个悲剧故事超凡脱俗，感人至深。加尔多斯怀着巨大的同情心，塑造了外貌丑陋但心地善良的少女玛丽亚奈拉的形象。这个被社会摒弃于现实之外的孤女，渴望得到爱情的温暖，然而她没能逃脱封建宗教的毒害和资产阶级美学观点的枷锁，终于成为社会的牺牲品。作家在这部作品中通过穷与富、美与丑等矛盾，提出了一系列尖锐的社会问题，至今仍值得我们深思。

近年来，加尔多斯在文坛上的地位有增无已，国际声誉越来越高。他的许多作品被译成多种文字出版，有的还搬上了银幕。随着中西文化交流事业的发展，我国读者将有机会从更多的翻译作品中了解这位著名的西班牙作家。

在《玛丽亚奈拉》的翻译过程中，曾经得到了我的先辈及许多朋友的指导与帮助。在它即将问世之时，我把它呈献给我的导师沈石岩等，并向一切曾经和将要向我提供教益的同志致谢。

译者

1982.3.8.

〔西〕加尔多斯著 杨明江译

玛利亚·奈拉

目 录

第 一 章	迷路的人.....	(1)
第 二 章	向导引路.....	(8)
第 三 章	不寻常的对话.....	(18)
第 四 章	石头之家.....	(27)
第 五 章	工作 —— 景色 —— 人物.....	(39)
第 六 章	傻话.....	(46)
第 七 章	又一些傻话.....	(54)
第 八 章	依然是傻话.....	(63)
第 九 章	戈尔夫兄弟.....	(73)
第 十 章	两个城镇孩子的历史.....	(86)
第 十 一 章	阿尔特柯瓦的长者.....	(91)
第 十 二 章	塞利宾博士.....	(100)
第 十 三 章	在两个箩筐之间.....	(106)
第 十 四 章	“圣贞女”出现在奈拉面前.....	(111)
第 十 五 章	三个人.....	(120)
第 十 六 章	诺言.....	(126)
第 十 七 章	藏匿和沉思的姑娘.....	(131)
第 十 八 章	奈拉决定出走.....	(140)
第 十 九 章	驯化.....	(147)
第 二 十 章	新大陆.....	(161)
第 二 十 一 章	杀人的眼睛.....	(171)
第 二 十 二 章	再见.....	(189)

第一章

迷路的人

夕阳西沉了。短暂的黄昏过去之后，随之而来的是静悄悄、黑魆魆的夜晚。睡意朦胧的大地上，最后的一片喧闹声，在夜幕漆黑的胸怀里，渐渐地消声敛迹了。一个赶路人继续往前走着，随着夜色浓度的逐渐加深，他的步履也越来越快。他走的是一条羊肠小道，小道的草地上不时显现出人兽践踏过的痕迹。他毫无倦意地沿着一个山岗向上攀登。山坡上长着一簇簇美丽如画的野樱桃、栒树和橡树（由此可见这是西班牙的北方了）。

这是一个中年人，体魄健壮，身材魁伟，虎背熊腰，神情坚毅果敢，步伐矫健有力，那副粗犷的面孔上，闪烁着灵活而有胆识的目光。虽然他的体态显得略微有点臃肿，动作却十分轻捷；而且（索性一气儿说完吧，尽管这样做有点为时过早），无论从哪个角度观察，他都是一个出类拔萃的男子汉。他穿的是那种悠然自得的先生们在夏日出游时才穿的服装，头戴一顶小圆

帽，这种帽子由于外形不雅而被称之为“蘑菇帽”。双筒的野外望远镜挂在一条皮带上，那根粗壮结实的拐杖成了他的开路棍，每当路旁的黑莓伸出它那繁枝茂叶上的利爪抓住他的衣服时，他就用拐杖拨开荆棘，继续朝前走去。

他停住脚步，环视着远处的地平线，仿佛有些忐忑不安。毫无疑问，他对自己所走的路线是否准确没有十分的把握。他站在那里，盼望这时候能有一个村民打这儿路过，以便把周围的地形指点给他，使他可以不走一步弯路，很快地到达他的目的地。

“我不会弄错的，”他喃喃自语着，“他们要我踏着水中的石头走过一条河……我正是这样做的。然后就一直往前走，一直往前走。果然，在我的身后，就座落着那个令人肃然起敬的村镇。由于这所村镇的大街小巷都充斥着令人难忘的泥淖，我就姑且把它叫做泥潭镇吧……于是，从那儿起，我就往前走，一直往前走……（我喜欢这句话，假若我有一面盾牌的话，我一定只把这句箴言刻写在上面），我一定能够走到索卡特斯那个闻名于世的矿区的。”

走了很长一段路以后，他又说道：

“我已经迷路了，没错儿，我准是迷路了……特奥多罗·戈尔芬，这就是你那个‘往前，一直往前’的结果。这些乡下人不懂得这句话的涵义，要不然就是他们想存心戏弄你，或者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索卡特斯矿区究竟是在什么地方。一座庞大的矿区一定会有楼房、烟囱、车水马龙的运货的喧嚣声，高炉的咆哮，马匹的嘶叫，机器的轰鸣，而这一切我却既看不见，也嗅不着，甚至连一点儿动静都听不到……我仿佛置身于一块荒漠之中……多么冷清寂静啊！我要是个信邪的人，恐怕就会以为命中注定我今天晚上要去见女巫了……真是见鬼！这片地

方难道就没有人吗？……再过半小时月亮就该出来了。唉，都怪你这个坏东西，把我引入了歧途！……假如我至少知道自己现在是待在什么地方就好了……不过，这又有什么可怕的呢？

（说到这里，他竭力做出一副把一切危险都置之度外的表情。）戈尔芬，你这个曾经走遍世界的人，莫非现在胆怯了吗？……呵，村民们说得有理：往前走，一直往前。宇宙的运动法则在这种时刻是绝不会失效的。”

于是，他便毫无所惧地实施起这个勇敢的法则，又快速行走了一公里。那些山间小路仿佛是在存心欺骗和迷惑他，一会儿纵横交错，一会儿又时隐时现，他只好信步前行，遇路便走，逢弯就拐。

尽管他下了很大的决心，拿出了少有的勇气，可是最后他还是不得不停步停下。这些幽径曲路最初沿山往上弯绕，后来却又彼此相连，向下延伸，最后索性猛然跌落下来。我们这位旅行者发现自己已经走到了一个山坡上，要是他还想继续往下走的话，唯一的办法只能是滚下去。

“多美的地形啊！”他笑着喊道，在自己平和良好的心境里感觉出了一种恼怒。“亲爱的戈尔芬，你现在倒是在哪儿呀？这地方简直象是一座深渊。你往下面看见什么东西了吗？没有，一丁点儿也没有……然而草地已经无影无踪了，地面也换了样。此处的地面，巨石嶙峋，寸草不生，土地全都染上了一层铁锈的色泽……毫无疑问，我已经来到矿区了……但是竟然没有一个活人，没有浓烟滚滚的烟囱，没有喧闹的声响，也没有一辆在远处隆隆作响的火车，甚至连一条嗥嗥吠叫的狗也没有……怎么办呢？这儿有一条折回山上的小路。沿这条路继续走呢，还是退回原路去？……后退！这可太荒唐了！除非我不再成其为

我，否则我一定要在今天晚上赶到索卡特斯矿区，和我亲爱的兄弟拥抱。往前走，一直往前。”

他刚迈出一步，就陷入一块滑溜溜、软绵绵的泥土里。

“地球先生，您就这样作弄我吗？……莫非您是想把我吞进肚里去？倘若那颗懒惰的卫星愿意放射出一点儿光明的话，我和您就可以互相看清对方的面孔啦……可以肯定，从这儿往下去是到不了什么天堂的。这个地方倒很象一个爆发后的火山口……从这个绝妙的深渊走过去，动作一定得小心，得蹑手蹑脚地走。这是什么玩意儿？噢！一块石头：真是一个雅座哩，不妨在这儿点起一支香烟，等候月亮升上来吧。”

戈尔芬小心翼翼地坐下来，露出一副安然自若的神态，仿佛他是坐在一条林荫大道旁的木椅上憩息一般。他正准备抽烟，就在此时，他听见了一个声音……确实，一点儿不错，是远处传来的人的声音，一个凄楚的呻吟声，更确切地说，是忧郁的歌声；全曲仅有一句歌词，它的最后一个音节拉得很长，而且越来越弱，音乐家们称这种形式为渐弱。歌声最后消失在夜晚的恬静里，人的耳朵是无法听到它的余音所发出的颤动的。

“过去看看，”旅行者喜形于色地说，“有人烟了。这是一位姑娘在唱歌。不错，是女人的声音，一副甜美悦耳的嗓音。我喜欢这个国家的民间音乐。现在停下不唱了……听着，很快就会重新开始的……好了，又响起来了。多么美妙的声音！多么动人的歌曲！简直令人觉得那声音来自大地的深处。戈尔芬先生，你这个世界上最一本正经、最不讲迷信的人，这会儿也觉得自己同风精、水妖、地神、天仙以及一切土产的疯魔打上交道了……不过，假若我的耳朵没有听错的话，那声音是越来越远了……迷人的女歌手走了。喂，姑娘，留步，请你停一停

啊！”

刚才在那昙花一现的短暂时刻，以其令人心旷神怡的音乐让这位迷失路途的男人一饱耳福的声音，渐渐地消逝在无边无际的黑夜之中。随着戈尔芬的呼唤，那歌声反倒完完全全地停息了。毫无疑问，一定是那位神秘的地神在用悲伤的恋歌遣散其地下的孤寂哩，而这个男人的喊声陡然打断了她，于是她就逃进了地心深处，那儿珍藏着无数光彩夺目的宝石。

“这种处境可真是妙不可言。”戈尔芬自言自语地说，他觉得自己所能做的最好的事，就是点燃手中的香烟。“命蹇终有运转时，我看我还是一面抽烟，一面等候为妙。我曾经夸下海口，要独自徒步走到矿区。我的行李可能早就到了，这一点倒是以一种无可争辩的方式证实了‘往前，一直往前’的好处。”

这时吹过来一阵习习的微风，特奥多罗觉得自己听见了遥远的脚步声，这声音就来自面前这座陌生的、想象中的深渊底部。他凝神谛听，很快便断定那儿的确有人在走动。他不禁挺身喊道：

“姑娘，男人，或者随便什么人好了，请问，从这儿可以去索卡特斯矿区吗？”

话未说完，他就听见一条狗的狂吠，接着是一个男人的声音，说道：

“乔多，乔多，到这儿来！”

“哎！”旅行者喊了起来，“好朋友，征服一切恶魔的人，或者你想当什么样的好汉都行，请你赶快牵住这条狗吧，我可是个从不伤害别人的人。”

“乔多！乔多！”

戈尔芬看见一条大黑狗朝他逼近；不过，这条狗在他身旁

吠叫了一通以后，就被它的主人喝退了。就在这时，旅行者才看清了那人的模样，那是一个神情呆滞，毫无表情的人，如同一副石雕，同他大约相隔十瓦拉^①的距离。那儿的地势更加低洼，他正站在一条横穿整个山坡的极不规则的小路上。这条山路和这个人的模样，深深地吸引了戈尔芬的注意力。他仰望长空，面露喜色，慨然喊道：

“感谢上帝！这条鬼路终于出现了。这回我可以知道是在哪儿了。真没料到，这条小路竟然就在我的脚下。不过它说不定是一条大道哩……喂！朋友，您能告诉我，我现在是不是在索卡特斯？”

“是这样，先生：虽说我们离居民点还有一段路程，这里已经是矿区了。”

说这话的人，声音显得年轻而悦耳，他那和蔼可亲的语音在空中回响，表现出一种彬彬有礼的乐于助人的好意。听到对方的回答，博士不禁十分高兴。使他更为欣喜的是，他原先所看到的一派漆黑的空间，此时显露出一线柔和的光明，天空和大地又重新呈现出来，仿佛以前它们并不存在一般。

“那边已经月色微露了，”他一面说，一面往下走着，“我好象刚刚脱离了初开的混沌之地一般。现在总算回到现实中来了……好吧，朋友，对于您提供给我的情况以及您还得施惠于我的帮助，我向您致谢……我是黄昏的时候从比利亚莫哈达动身来的。人们让我往前走，一直往前走。”

“您要去住宅区吗？”神秘的年轻人问道，他对已经走近

① 瓦拉，西班牙量度名，一瓦拉约为835毫米。

身边的博士连瞅也不瞅。依然保持着那副凝滞死板的神态。

“是的，先生；不过，毫无疑问，我走错了路。”

“这儿并不是矿区的进口处。进口处在拉巴戈内斯通道那一带，那儿有一条路，现在正在修建铁路。从那边您只要走十分钟就可以到达住宅区了。从这儿走可就费时间了，因为还有相当远的距离，而且道路十分坎坷难行。我们这里是最后一个采矿区，还得穿过几条巷道和隧道，下过阶梯，越过濠沟，爬过山坡，溜下斜路；一句话，我们现在处于索卡特斯的这一端，我们必须走遍整个矿区，到达它的另一端，那边才有车间、高炉、机器、实验室和办公室。”

“幸好我还没有南辕北辙，还不致于无法挽救。”戈尔芬笑着说。

“我很愿意为您带路，因为我对这里的一草一木都了如指掌。”

戈尔芬把双脚插进泥土，左滑右溜地往下走，最后，他终于踏在那条小路的坚实的土地上了。他的第一个举动就是要打量一下这个心地善良的年轻人。仔细观察之后，博士便惊得半晌也说不出话来了。

“您……”他嗫嚅着。

“我是个盲人，是的，先生。”年轻人又说，“不过，没有视力，我也能从矿区的一头走到另一头。我手上的这根棍子使我不至于被绊倒，当奈拉不在的时候，乔多就陪伴着我。奈拉是我的拉撒里略^①。请您只管随我来，跟着我走好了。”

① 拉撒里略即拉撒路的昵称，西班牙用这个名字称呼所有的为盲人引路的人。

第二章

向导引路

“您一生下来就是盲人吗？”戈尔芬颇感兴趣地问道，这种兴趣并不仅仅出自怜悯和同情。

“是的，一生下来就是。”盲人神态自若地回答，“我只能通过思想、触觉和嗅觉来认识世界。我懂得，宇宙间最奇妙的那一部分恰恰是我的禁区。我知道其他人的眼睛同我的不一样，他们凭眼睛本身认识事物；我以为这种功能是奇异无比的，我甚至不能理解，人怎么能具有这种了不起的天赋。”

“谁知道呢……”特奥多罗说，“不过，我的朋友，我看见的倒是什​​么呀？这种令人惊讶的景象究竟是什么？”

旅行者跟在他的向导身旁走了没多久，便惊愕地站住了，眼前呈现的是一片神奇鬼怪的景象。他发现自己走进了一处洼地，形状犹如一个火山口，土色异常，四壁更加古怪。这个巨形的锅底状深渊，在若明若暗的夜色庇护下，显得格外庞大无

比。在它的边缘以及中心地带，耸立着一些庞然大物：奇形怪状的彪健猛汉和身形颠倒的妖魔鬼怪。它们有的巨蹄向上翘着，硕大无朋的胳膊在伸着懒腰，有的则是残肢断腿。这些七零八落的各种形状，就象在空中任意游荡的朵朵浮云，只不过他们是安祥的，静止的，僵硬的。这些形象的颜色有如木乃伊，土灰色中微微发红；那种种姿势，仿佛是被死神吓得张口结舌时做出的疯狂的举动。放眼望去，又象是一群巨形魔鬼在一起纵酒狂饮；它们的丑陋无比的巨掌和畸形脑袋作出的各种戏谑的姿势，象是雕刻出来的各种丑态，显得凝滞而僵死。笼罩着这个所谓的火山口的气氛，是一片令人毛骨悚然的寂静。它使人感到，仿佛有成千上万种声响和狂噪也都在很多世纪以前化成了石头。

“好朋友，我们这是在什么地方？”戈尔芬问道，“这简直是一场恶梦。”

“这个矿区叫做特里夫莱^①，”盲人回答他，对于这位旅伴所表现的惊愕无动于衷。“这儿一直是采矿点，直到两年以前矿藏被开采完时为止。现在开采工作在另一个更高的地方进行。使您大为惊奇的不过是一堆石块，人们管它们叫做白垩，这是采完矿以后遗留下来的一种硬化了的含铁粘土。据说这种东西十分壮观，尤其在月光之下，更显得气象万千。对于这一点，我是无法领略的。”

“确实，一派令人吃惊的景象。”这位异乡人不再欣赏下去，“然而对于我来说，这种奇异的景色与其说让我心旷神怡，

^① 特里夫莱即“恐怖”的意思。

倒不如说更让我胆战心惊，因为一看见它们，就使我患了神经痛的毛病。您知道我的感觉吗？我仿佛在一个得了剧烈的偏头疼的大脑里面遨游一般。这些造型如同令人感到剧烈头疼的怪物，同那些恐怖阴森的形体和帷幕互相搅混在一起，使人头昏发热。”

“乔多，乔多，到这儿来，”盲人说道，“先生，现在您要多加小心，我们就要走进一条坑道了。”

果然如此，戈尔芬看见盲人用棍子拄着地，朝一扇狭窄的小门走去，那扇小门的门框是三根粗壮的櫟木做成的。

那条狗一面嗅着黑森森的洞窟，一面领头钻了进去。盲人以那种永远生活在无休无止的黑暗里的人所具有的勇气精神，也随后走了进去。特奥多罗跟在他后面，对这种颇不舒适的地下远足，他不由得流露出某种本能的厌恶。

“真是够惊人的，”他观察着四周说，“您居然能从这个地方出出进进，而且畅通无阻。”

“我就是在这些地方长大的，”年轻人回答说，“我就象熟悉自己的家一样熟悉这一带。这儿很冷，如果您有衣服的话，请多穿一点。我们用不了多久就可以出去了。”

他伸出右手，摸索着用一些垂直的櫟木组成的墙壁向前行走。然后他说：

“请您留神，不要被地上的轨道绊倒。上面这一片开采的矿石就是从这儿拖出去的。您感到冷吗？”

“好朋友，请您说说看，”博士兴致勃勃地询问他，“您敢肯定我们没有被大地吞噬吗？这条坑道是一条食管，我们就象可怜巴巴的小虫子，落在了一个巨大的食虫动物的胃里。年轻人，您常在这些有趣的地方溜达吗？”

“我随时都可以在这里尽情溜达，我极其喜欢这样做。我们已经走到最干燥的那段路上了。这是些纯净的砂土……现在又走到石头地上了……在这里有渗漏的硫磺水；这儿有土层，里面可以捡到贝壳状的石头……您还会看到青石岩层：这个叫做片岩……您听见蟾蜍在怎样唱歌吗？我们离出口不远啦。这些懒东西每天夜晚都在洞口那儿呆着。我熟悉这种小动物：它有一副嘶哑而聒噪的嗓音。”

“谁？是蟾蜍吗？”

“是的，先生。我们已经快到尽头了。”

“确实如此：我看见那边似乎有只眼睛在望着我们。这是另一端出口的亮光。”

当他们走出坑道时，使博士的感官受到刺激的第一样东西，便是他先前听到过的忧郁的歌声。盲人也听见了这歌声；他猝然转过身，喜悦而自豪地微笑道：

“您听见她的声音了吗？”

“先前我就听见过这歌声，真使我欣喜欲狂。唱歌的人是谁呢？”

盲人没有回答，而是站住脚，挺胸扩肺，迎着风尽力喊道：

“奈拉！……奈拉！”

响亮的回音，有远有近，在空中回荡，全都重复着这个名字。盲人把手放在嘴边作喇叭筒状，高声嚷着：

“你不要过来，我到你那边去。你在铁厂等着我……在铁厂！”

然后，他转向博士，告诉他：

“奈拉是陪伴我的一个姑娘，是我的拉撒里略。天黑时我们俩一块儿从大草原回来的……天气稍有凉意。由于我的父亲

禁止我不穿外衣在外面作夜间散步，于是我就钻进了雷莫里诺斯的茅屋里，让奈拉跑回家去为我取大衣。我在茅屋刚呆了一会儿，便想起家里还有一位朋友在等我；我设法耐着性子等候奈拉，就带着乔多走了。我路过特里夫莱，在那儿遇见了您……很快我们就要到铁厂了。我们将在那里分手，因为倘若我回家晚了，父亲是要生气的。奈拉会把您一直送到办公室的。”

“不胜感谢，我的朋友。”

那条坑道把他们带到了第二个地带，这儿比上一个地方更加罕见。这是一条在地面上裂开的深深的缝隙，很象是一次地壳变化之后留下的裂缝；但是这条深沟并不是地球激烈的运动所造成，而是被勤劳的矿工用镐头掘成的。它的内部恰似一艘遇难而搁浅在海滩上的货船，海浪把它从中豁开，折成了一个钝角。甚至可以看得见里面瘦骨嶙峋的肋条，它们参差不齐，尖端高耸，突出在外。在它厚实的凹腹底部，巨石遍布，隐约可辨，这些巨石很象是海浪侵袭后残留的货物；在月亮明暗相间的光线的映照下，戈尔芬仿佛另有所见，在成千上万的航海物品之中，还有被海鱼吞食一半的尸身，木乃伊，人的骨骸，全都是死去的、长眠不醒的，残缺不全而且极其沉稳，仿佛它们在这浩瀚无垠的海墓之中居住了很久很久。

这时他听见了水声，这种声音极象欢腾的海浪在岩石缝里的嬉闹声，或是汹涌的海水在一艘遇难船只的残骸上发出的撞击声。于是他的幻觉就更加富有真实的感觉了。

“这一带有水。”他对同伴说。

“您所听见的这种声响，”盲人止住步对他说道，“好象是……怎么跟您说好呢？难道它不象嗓子眼里的响声，就是我们医治嗓子时发出的声音吗？”

“一点不错。这股水流在什么地方？是某一条流经此地的小溪吗？”

“不，先生。在这儿，靠左边的地方，有一座小山岗。山岗背后有一个很大的裂口，也就是一座深渊，一座深不见底的水潭。那个地方叫做特拉斯卡瓦。有些人认为它能流入大海，因为它同菲科布里加相连。另一些人说，深潭的底部有一条河流过，这条河绕来绕去，象个车轮一样，总在原地打转，永远也流不到外面去。我猜测它很可能是一盘磨。有人说深潭下面有个出气孔，和地心相通，就象我们吹口哨时一样，那个气孔同一股激流相撞击，相争斗，互相激怒，互相撕打，搅起浪花，泛起波涛，这就是我们在外面听到的涛声。”

“没有人到深潭下面去过吗？”

“除了一种办法以外，是无法下去的。”

“哪种办法？”

“跳下去。凡是进去的人，从来没有出来过。这真让人遗憾，否则他们就可以告诉我们那里面究竟有什么流过了。这个洞口距离我们还相当远；可是在两年以前，矿工们在这个地方采掘时，在一块岩石上发现了一道裂缝，从那儿也可以听见欢腾的水声，和在大洞口处所听到的一模一样。这道裂缝应该同那里面的地洞相连，上下迂回的气流和水流就在那一带。白天您可以清楚地看到那个水潭，您只要顺着左边的石头走过去，很快就可以到达那边。上面有个很舒适的座位，有些人不敢走近它；不过奈拉和我经常坐在那里，倾听深潭的喧响。千真万确，先生，那声音象是在同我们耳语。奈拉一再地这样说，还发誓说她听见了讲话声，听得清清楚楚。可我呢，说真的，我从来没有听见过讲话声，不过倒是听见过一种象是喃喃的自语

或是沉思时的独白声，有时忧伤，有时欢快，真是喜怒无常，瞬息万变。”

“可是我却仅仅听见漱口声。”博士笑着说。

“从这个地方听的确象这个声音……不过，我们不能再耽搁了，已经很晚了。您准备再通过一条巷道吧。”

“又是一条？”

“是的，先生。这条巷道，走至一半时又分为两条。然后就是一座千回百转的迷宫，因为在那儿修建了许多工程，事后又被弃之不用了，一切就照原样儿扔在那里。乔多，向前走。”

乔多如同一条追逐野兔的白鼬一般，倏地一下钻进了一个小洞，博士和向导尾随着它，盲人用他的棍子在弯曲、狭窄而阴暗的路上探索着。从没见过有他那样敏锐和体察入微的触觉，它能从人的表皮一直延续到一截毫无知觉的木棍上。他们一边往前行走，一边有说有笑地聊着，先是形容了一番岩洞，接着又描述着九曲十八弯的坑道，两个人总是在半腐朽的、潮湿的两堵木板墙之间行进着。

“您知道这儿给我的感觉吗？”博士发现那些比拟形容使他的向导十分喜欢，“我把这地方比做那些堕落的人的思想。这里代表着恶的体现，一旦钻进人的良心，它的一切丑陋便纷逞无遗。”

戈尔芬以为他刚才所阐述的这一番话，对于这个盲人来说，可能会感到难以理解；谁知他却不以为然地说：

“对于我这种对光明一无所知的人来讲，这些坑洞理应是触景生悲的。不过我这个生活在黑暗中的人，却在这里发现了大地和我自身之间有着某种协调一致的地方。我在这一带行走就如同您在最宽敞的马路上散步一样。假如这里不是有时空气

稀薄，有时又过于潮湿的话，同我所熟悉的其他一切地方比起来，我倒更喜欢这些地下场所。”

“这是一种沉静思想。”

“我觉得我的头脑里就有这么一个出口，一个洞穴，跟我现在所走的路一模一样，我的思想就从这个出口纵横驰骋，自由地发展着。”

“噢！从未见过晴朗的日子里那湛蓝的天宇，这该多么令人惋惜啊！”博士不禁慨然深叹，“请告诉我，让您的思想顺利发展的那条通路，从来也没有过终结吗？”

“好了，很快我们就要到外面了。您说的是苍穹吗……？啊！我能够想象得出，它也许是块和谐的凹面，似乎我们伸手可及，实际上却无法摸到。”

说到这里，他们已经走了出来。戈尔芬如释重负，兴奋而用力地大口呼吸着，他望着天空大声叫道：

“感谢上帝，我又重新看见了天上的点点繁星！你们从未象此时此刻这样，显出那惊人的美丽。”

“在路上，”盲人伸出手来，让他看一块石头，“我捡起了这种晶体状石灰岩。我摸着它，觉得这些小晶体形状光滑、细腻、一粒紧挨着一粒，您不觉得它们是非常漂亮的东西吗？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

他一边说着，一边触摸着手中的晶体石。

“亲爱的朋友，”戈尔芬激动而又惋惜地说，“这真是令人难过，因为您无法理解，当苍穹从人们的头上洒下无数束美妙绝伦的光线时，这块粗石子就不值得让他们大惊小怪了。”

盲人向上仰起他的脸庞，带着深深的悲伤说道：

“星星呵，你们真的存在吗？”

“上帝是无比伟大和无比仁慈的，” 戈尔芬盯着他，把手放在同伴的肩上，“谁知道，有谁知道啊，我的朋友！……人们每天都看到了或正在看见许多神奇的东西。”

他一面说着，一面凑近他的身旁，试图凭借着淡淡的夜光，察看一下年轻人的瞳孔。盲人的眼睛呆滞而无光，他满面笑容，把脸转向博士说话的方向。

“我是毫无希望的。” 他喃喃地说。

他们已经来到一处开阔地。越来越明亮的月光，映照着起伏不平的草原和狭长的山坡，看起来就象是一道道无边无际的防御工事。博士看见，在左面不太高的地方，有一片白色的房屋座落在山坡的尽头。

“这儿，在左边，” 盲人说，“就是我的家。再往上……您知道吗？那三处房子是阿尔特柯瓦·德·苏索这个地方仅留下来的建筑物，其余的房子，早就被矿上先后征用了。这一带的下面全是菱锌矿。我们的祖先在这里居住了成千上万年，可是对此却一无所知。”

说到这里，正好有一个姑娘向他们跑来，那是一个少女，一个小女孩，步履极为轻盈，身材十分瘦小。

“奈拉，奈拉，” 盲人说，“你给我拿大衣来了吗？”

“在这儿，” 姑娘说着就把一件斗篷披在他的肩膀上。

“这就是唱歌的姑娘吗？……你自己知道你有一副美妙的歌喉吗？”

“啊！” 盲人带着纯朴的赞扬的口吻叫了起来，“她唱得美极了。现在，玛丽基亚^①，你陪这位先生到办公室去。我留在

① 玛丽基亚为奈拉的爱称，她的名字叫玛丽亚。

家里。我父亲下来找我了，我听见了他的声音。无疑地，他要责备我的……我来了，我来了！”

“您赶快回去吧，朋友。”戈尔芬握着他的手说，“外面很凉，会影响您的身体的。十分感谢您为我带路。希望我们能成为朋友，因为我将在这儿逗留一段时间……我是卡洛斯·戈尔芬的哥哥，他是这个矿上的工程师。”

“啊！……明白了……卡洛斯先生同我父亲和我是十分要好的朋友：他从昨天起就在等候您了。”

“我今天下午才抵达比利亚莫哈达车站……别人告诉我索卡特斯很近，还说我可以步行走来。由于我喜欢欣赏一路的风景，顺便还可以运动运动；又因为他们让我往前走，一直往前走，我这才把我的行李装在车上，自己徒步走来。您已经看到我是多么愚蠢地迷了路……不过，我反而因祸得福了……我因此而结识了您，我们将成为朋友，说不定还会是非常好的朋友……去吧，再见！快回家吧，九月的凉风可不是好玩的。这位奈拉小姐会很好地送我去的。”

“从这儿到办公室，至多只有一刻钟路程……算不了什么……当心别让钢轨绊倒；走下坡路时要注意。路轨上往往放着斗车……加上潮湿，地面会变得象肥皂一样滑……再见，先生，我的朋友。晚安！”

他沿着一个在地上修的陡峭的台阶向上走去，每个台阶都用橡木固定了位置。戈尔芬在奈拉的带领下继续向前走。他们俩的谈话内容，值得另写一章吗？也许是这样，所以我们不妨这样去做吧。

第三章

不寻常的对话

“孩子，慢一点，不要走那么快，”戈尔芬停住了脚，“让我点上一支烟吧。”

夜晚是如此地宁静，以至于抽烟者通常采用的避风措施也无须再用了。他点着了烟，把火柴凑近奈拉的面孔，和蔼地对她说：

“来，让我看看你的脸吧。”

姑娘惊异地望着他，在火柴燃烧的瞬间，她那双漆黑的映着火光的眼睛和微微泛红的瞳孔，象火星一样闪闪发亮。她简直象个小女孩，因为她的身材应该属于最瘦小的之列，和她羸弱的体态和小得可怜的胸脯倒很相称。她又象是一个小大人，因为她的眼睛里没有那种稚气的目光，而她的面容却显示出她的肌体已经进入或是应该进入成年人的老成。尽管有着这些缺欠和不协调的地方，她的体形却匀称得令人惊羨，她那孩子般

的小脑袋给她带来某种优雅，使得那个瘦弱的身躯显得不那么突出了。看见她，有人会称之为缩小镜下的成年妇女；还有人会形容她是一个有着少女的眼睛和表情的小姑娘。不认识她的人，一定会怀疑她究竟是令人吃惊的早熟，还是令人可悲的晚成。

“你多大年龄了？”戈尔芬问道，一面抖动手指，扔掉开始烫手的火柴。

“别人说我有十六岁了，”奈拉回答，一边同样打量着博士。

“十六岁！你可长得太慢了，姑娘。你的身材顶多象十二岁。”

“圣母啊！人家说我这样子象个怪物……”她的语气表现出她对自己感到可悲。

“一个怪物！”戈尔芬抚摸着女孩子的头发，又重复了一遍，“也许是吧。我们走吧，你给我带路。”

奈拉开始稳步朝前走去，她不再抢先赶路，而是小心翼翼地不离他的左右，似乎充分地认识到，她这次的陪伴使命是十分崇高的。她是赤脚走路的：那双灵活的小脚表明它们同泥土、石头、水坑、蒺藜常常打交道。她身穿一条普通的裙子，并不太长，在她简陋的衣着上，以及她那头随意披散的、带着某种天然的优雅而微微鬈曲的短发，显示出她具有某种与其说是乞丐还不如说是野人的独立个性和气质。相反，她的话语却审慎而谦恭，表明她的性情严肃而且善于思考，这一点使得戈尔芬十分吃惊。她说话的声调温和而彬彬有礼，她的语言一听便知她没有受过教育；她的目光迅速而短促，仿佛对于天地都不在意。

“告诉我，”戈尔芬问道，“你住在矿上吗？你是这一带哪个职员的女儿吗？”

“别人说我既没有父亲也没有母亲。”

“可怜的孩子！你是在矿里工作吧……”

“不，先生。我什么也干不了。”她望着地面，眼皮抬也不抬地回答。

“那么你一定太谦虚了。”

特奥多俯身端详了一下她的面孔。这是一张瘦削的小脸，上面布满了深褐色的雀斑，小小的额头，微微翘起的并不乏可爱之处的鼻子，黑亮而水灵的眼睛总是闪动着一丝悲哀的光芒。她的深棕色的头发，由于缺少保养，以及过于频繁地与空气、阳光和灰尘接触，从而失去了原有的光泽。两片细薄的嘴唇几乎看不见，它们总是挂着微笑，然而这笑容同那些濒危的人向往着天堂的时候所留下的笑容十分相象。奈拉的嘴，从美学的角度来说，的确是没有美感的，丑陋的；不过要是应用起波洛·梅迪纳^①的诗句来，或许它也值得人们称颂。这句诗是这样说的：她那张从不行乞的小嘴显得十分美丽。实际上，当这个可怜的姑娘不说不笑也不望人的时候，就会流露出她那惯有的乞讨般的卑微。

戈尔芬用手抚摸着她的脸庞，他托起她的小下巴，几乎把她整个脸盘儿都捏在自己粗大的手指之间。

“可怜的孩子！”他叹道，“上帝对你可真不够仁慈。你跟谁过日子呢？”

^① 波洛·梅迪纳，西班牙十七世纪诗人。

“跟森特诺先生，他是矿上管牲口的工头。”

“我也认为你不会出生在一个富裕的人家。你是谁的女儿？”

“人家说我妈妈以前在比利亚莫哈达的市场上卖辣椒。她是在死人节那天生下我的，然后又把我带到马德里去抚养。”

“原来是这样一位太太！”德奥多罗嘟嘟囔囔地说。

“我父亲是比利亚莫哈达第一个点灯的人。”

“好家伙！”

“我说的是当市政厅第一次在街上安装路灯的时候，”她象是想要使她的故事带上史实的色彩。“我父亲被派去点燃街灯并且清扫它们。据别人说，当时我已经由我妈妈的一个妹妹抚养，她是个未婚女子。我爸爸在此之前同她吵过架……当他在点灯时，便把我放进篮子，带在身边，篮子里有玻璃管、灯芯、油壶等等……人们说，有一天他去拭擦桥上的灯，把篮子放在胸前，我滑出篮外，掉进了河里。”

“你沉到水里去了！”

“没有，先生，因为我落在石头上了。圣母啊！人们说在发生这次事故以前，我是非常漂亮的。”

“是的，无疑地，你以前一定很漂亮。”外乡人肯定地说，他的心里充满了同情。“现在你仍然如此……告诉我：你在矿上居住很久了吗？”

“听说有十二年了。别人告诉我，在我摔下来以后，我妈妈就来把我带走了。我爸爸病倒了，我妈妈不愿意来护理他，因为他是个坏人，他就住进了医院，人们说他后来就死在那儿。这时我妈妈才到矿上来干活。他们说矿长有一天把她解雇了，因为她喝了很多白兰地……”

“于是你妈妈就走了……接着说，这位太太使我颇感兴趣。她走了……”

“她跑到那上面的一个很大的深洞边，”奈拉在博士面前停住步，用一种更加凄楚的声调说，“她跳下去啦。”

“唉呀！结局太悲惨了！我想她没有再出来吧。”

“没有，先生。”小姑娘的语气很自然，“她就呆在里面了。”

“可怜的孩子，自从发生这件不幸以后，”戈尔芬爱怜地说，“你就留在这里干活了吧。矿上的活是很重的。你的皮肤已经染上了矿石的颜色；你身体瘦弱，营养不良。这种生活足以使最强壮的体质遭到毁坏。”

“不是，先生，我并不去干活。都说我什么用也没有，干不了任何工作。”

“别听那些，傻孩子：你是一块瑰宝哩。”

“不对，先生。”奈拉固执地坚持着，“要知道我确实不能干活。哪怕是搬运一件很轻的东西，我也会摔倒在地上。要是我去干一件费劲的活儿，我立刻就会晕过去。”

“这都是上帝的旨意，别再说了……我们来设想一下，如果你落到一个懂得如何发挥你的作用的人的手里，你就会干得很好了。”

“不，先生，”奈拉加重了语气一再重复这句话，仿佛这样说是在夸奖自己一般，“我只是一个累赘罢了。”

“那么你是个流浪儿吗？”

“不，先生，因为我陪伴着巴勃罗。”

“巴勃罗是谁？”

“就是您在特里夫莱遇见的那位盲人少爷。我在一年半以

前就当了他的领路人。我领他到各处去；我们在田野里散步。”

“这个巴勃罗象是个很好的小伙子。”

奈拉又一次停下来望着博士。她的脸上焕发出激情的光辉，喊道：

“圣母啊！他是世界上最好的人。我那可怜的朋友！虽说看不见，可 he 比所有的能看见东西的人都更有才能。”

“我喜欢你的主人。他是本国人吗？”

“是的，先生：他是堂·弗朗西斯科·佩纳吉拉斯的独生子，这位父亲是个很好的先生，住在阿尔特柯瓦，十分有钱。”

“告诉我：别人为什么管你叫奈拉？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

姑娘耸了耸肩。她停了一会儿，答道：

“我妈妈叫做玛丽亚·卡奈拉太太，但是人们都叫她奈拉。听说这是母狗的名字。我叫做玛丽亚。”

“玛丽基塔^①。”

“人家叫我玛丽亚·奈拉，也称呼我为卡奈拉的女儿。有的人叫我玛丽亚奈拉，有的人干脆就只叫我奈拉。”

“你的主人很喜欢你吗？”

“是的，先生，他是个很好的人。他说他是用我的眼睛看东西的，因为是我领着他到处走动，并且告诉他所有的东西都是什么样儿的……”

“所有的他看不见的东西。”外乡人向她指出，他十分喜欢这一番对话。

① 玛丽基塔为玛丽亚的爱称。

“是这样，先生，我什么都告诉他。他问我星星是什么样，我就把星星的模样详详细细地向他形容一番，他听起来就跟他亲眼看见了一样。我给他讲青草、云彩、天空、水和闪电、风向标、蝴蝶、炊烟、蜗牛，还有人和动物的体形和脸庞都是什么样子。我告诉他什么是丑，什么是美，这样他渐渐地就什么都知道了。”

“我看你对自己的工作一点也不偷懒哩。丑和美！……这可是太抽象了……你在意这些吗？……告诉我，你识字吗？”

“不，先生。我不是说我什么用也没有吗。”

她以一种最令人信服的语气对博士的话进行了坚决的否认，伴随这句话的是那样一种表情，象是在说：“你可真够傻的，竟然认为我能够有点什么用处。”

“要是你的主人有朝一日从上帝那儿获得了视觉的功能，你会不会十分快乐呢？”

姑娘什么也没有回答。稍停片刻之后，她说：

“圣明的上帝啊！这是不可能的。”

“难是难，但并非不可能。”

“矿上的总工程师给我主人的爸爸带来过这种希望。”

“卡洛斯·戈尔芬博士？”

“是的，先生。卡洛斯博士有个哥哥，是位专治眼睛的大夫，听别人说，他能使盲人重见光明，让独眼恢复正常，还会把斜眼扳正了。”

“简直没有比他更能干的人了。”

“是这样，先生；因为最近大夫通知他的兄弟，说要到这儿来，于是他兄弟就给他写了一封信，让他带上那些器具，看看能不能使巴勃罗获得视力。”

“那个了不起的人已经来了吗？”

“没有，先生。因为他总是在美洲和英国那一带行医，看来要迟一些时候才能来。不过巴勃罗对这件事感到好笑，他说圣母在他一生下来就拒绝赋予他的能力，那个人也不能够给他的。”

“也许他说得对……不过，请告诉我，我们快到了吗？……因为我看见了正在冒烟的烟囱，里面喷出的烟雾比地狱里冒出来的还要黑；此外，我还看见了好象是冶炼炉里发出的亮光。”

“是的，先生，我们已经到了。那些是冶炼炉，白天黑夜都在燃烧。我们面对着的是洗涤机，只有白天才工作，右边是组装车间，在那边的下面，在尽头上，是办公室。”

果然如此，按照玛丽亚奈拉的描述，那个地方终于映入了戈尔芬的眼帘。由于缺少空气而渐渐消散的烟雾，犹如一层肮脏的黑纱，裹住了所有的楼房，那片深色的建筑群，在月光的映照下，象魔影一样模糊不清地呈现在灰蓝色的天幕上。

“对于走马观花的人来说，这景致要比那些常住此地的人看起来更美。”戈尔芬说着便加快了步子。“烟雾笼罩了一切，灯光组成了一个浑浊的圆轮，象是酷暑的夜晚升起的月亮。办公室在哪儿呀？”

“在那边，马上就到了。”

他们从高炉面前经过，那儿的高温使他加快了步伐，不一会儿，博士就看见了一幢楼房。和所有的建筑物一样，它也被烟熏得发黑。一看见这幢房子，他就听到了一架钢琴在被人狂热地弹奏下所发出的悦耳的声音。

“我们听见音乐了；我很熟悉弟妹的指法。”

“这是索菲亚太太在弹琴。”玛丽亚肯定地说。

欢乐的房间透过门窗的空隙闪烁着明亮的光芒，阳台的门敞开着。从那儿可以看见一个小小的光点：那是一支香烟的火光。博士还没有走到，那个光点就坠落了，划出一道垂直的红线，散落成碎小而跳跃的火星：原来吸烟的人把烟蒂扔掉了。

“那个丢开了烟的人在那儿呐，”博士以最亲热的声调喊了起来，“卡洛斯！卡洛斯！”

“特奥多罗！”阳台上有一个声音答道。

钢琴嘎然而止，象是一只正在唱歌的小鸟突然受到噪声的惊吓。房间里响起了脚步声。博士把一枚银币送给他的向导，便向门口飞跑过去。

第四章

石头之家

奈拉跃过路上的障碍物，一溜小跑地向家里奔去。她的家就在机器车间的后面，紧挨着马厩，住宅区的六十匹骡子正在那儿不紧不慢郑重其事地吃着饲料。森特诺的家是一所现代化的住宅，虽说它既不别致也不舒适。矮小的屋顶下面有三个拥挤不堪的房间，里面住着森特诺夫妇，森特诺夫妇的四个子女，他们的猫，此外还有奈拉。同其他许多住所一样，这个住宅也出现在那个大住宅区的平面图上，在那张羊皮纸制作的图纸上面，炫耀般地标着这几个字：工头寓所。

朝这所住宅里面一望，便知玛丽亚奈拉本人常挂在嘴边的那条格言警句是千真万确的了：那就是，她，这个叫做玛丽亚奈拉的人，她的存在只不过是别人的障碍而已。确实如此，在这套房子里，所有的一切都有自己的地方：森特诺夫妇；他们的子女的工具；用途不定的各种破烂家什；猫吃食的盘子；塔

那西奥的吉他；他用来编筐织篓的材料；半打陈旧生锈的锁骡子的链条；一只画眉鸟的笼子；两口无用的破锅；一个祭坛（每逢宗教节日，森特诺太太便在那儿摆上用破布条扎成的花束，平时那儿总是供着几支蜡烛，不过上面早已成了苍蝇的天地）。所有的人和物都各有其所，唯独没有卡奈拉的女儿的立锥之地。微风时常送到人们耳边的是这样的话：

“没有一步迈出去不会碰到这个该诅咒的奈拉！……”

还会听到这样的话：

“滚到你的角落里去……这是个什么样儿的丫头啊！自己干不了还要妨碍别人干。”

这所住宅共有三个房间和一座阁楼。第一间里除了走廊、客厅之外，便是森特诺夫妇的卧室。第二间里住着两位年已及笄的小姐，分别叫做玛丽乌卡和佩比娜。塔那西奥是长子，睡在阁楼里，而家中最年幼的、不满十二岁的塞利宾，他的卧室却是在厨房。这间厨房位于最里面、最靠边的地方，是森特诺住宅的三间房屋中最阴暗、最受烟熏火烤、最不适宜人住的一间。

奈拉在这里居住的漫长岁月里，睡过各种不同的角落。随着屋里上千种杂什物品的增减和挪动，她不得不在各个角落里搬来迁去，随时准备更换栖身的地方。而那些杂七杂八的物件，除了用来巧取豪夺他人最后的一块房地地基而外，再也没有别的用场。塔那西奥，这个腿脚笨拙得如同他的脑子一样的人，开始从事用榛树条编筐的手艺；有一次（确切的日期记不清了），他在厨房里把他那些大腹便便的产品依次往上堆放，直到摞了六个筐子为止。这时，卡奈拉的女儿正找不到一块栖身的空地，目光凄楚地向四周环视；想不到在烦恼和无奈之中，她突

然想出了一个极好的主意，并且立即把它付诸行动了：她钻进一只箩筐里，就这样轻而易举地沉入了梦乡。毫无疑问，这种做法既便利也舒适：当她感到凉气袭人时，就用另一只箩筐把自己扣起来。从此以后，只要有大的箩筐，她就不愁没有让自己钻进去安身的盒子。为此家里人常这样说：“她象珠宝那样睡觉。”

吃饭的时候，在热烈地谈论上午活计的吵闹声中，往往会听见一个声音冷不防地嚷道：“接着！”奈拉便从森特诺家里任何一个大人或孩子的手中接过一个碗来，然后就背靠箱子坐下，无声无息地吃她的饭。有时，当全家人吃完饭后，也常会听见森特诺那刺耳的牛叫一般的嗓门在责备他的老婆：“老婆子，你还什么东西也没给奈拉吃呢。”有时还会见到这样的情景：安娜太太摇晃着她的脑袋，圆睁着双眼，在一群儿女中间寻找那个瘦小的身影，嘴里一面唠叨着：“怎么，她还在那儿？我以为她今天留在阿尔特柯瓦了呢。”

晚饭以后，全家人都在那儿祈祷。接着，玛丽乌卡和佩比娜就象酒神巴克科斯的牧师一般跌跌撞撞地东倒西歪起来，一边用攥紧的拳头不停地揉着眯缝的眼睛，一边向各自的床铺走去，那是两张舒适松软的床，上面铺着花花绿绿的床单。

不一会儿，那儿就响起了两位酣然入睡的姑娘所发出的女中音甬声二重唱，这声音毫无间歇地一直响到天亮。

塔那西奥爬上他那高高在上的卧室，而塞利宾则卷缩在一床千疮百孔的烂毯子里，离奈拉的隐身之地只有几步。

孩子们各自安顿好以后，两口子还要在大房间里磨蹭片刻。当森特诺夫妇坐在桌旁，拿起一份报纸，装模作样地摆出想要看报的各种可笑的神态时，安娜太太就从箱子里取出一叠钞票，

仔细数过之后，不是添上几张就是去掉几张，又小心翼翼地把钱放回原处。然后，她拿出几卷包着金币的乱纸，把几枚硬币从这儿倒腾到那儿。这时候就会听到这种断断续续的话：

“我拿出三十二个莱阿尔^①来给玛丽乌卡做条裙子……上次拿走塔那西奥的六个莱阿尔，我又给他搁回去了……我们只差十一个杜罗^②就满五百了……”

或者类似这样的话：

“议员先生们说，要是……”；“昨天开了一个会……”等等。

安娜太太在那儿掐着手指算钱，而辛福罗索·森特诺的手指依然哆哆嗦嗦地在字里行间晃来点去，试图把自己的精神集中在这个文字的迷宫里。

对话渐渐变成了只言片语，后来就只是一些单音字；听见有人打了一个哈欠，又一声哈欠，这位饲养骡子的工头在灯光下算是增长了许多见识，于是可以熄灯灭火了；最后，所有的一切全都化为了一片静谧。

一天夜里，万籁俱寂以后，厨房的箩筐里发出了声响。由于那扇窗户从不关闭，所以可以透进一线亮光。还没有进入梦乡的塞利宾·森特诺，看见堆在最高处的那两只口对口放着的箩筐，象两瓣贝壳一样启开了。缝隙中露出了奈拉的小鼻子和一双黑亮的眼睛。

“塞利宾，塞利彼尼略^③，”她一面说，一面伸出一只手来，“你睡着了吗？”

“没有，我还醒着呐。奈拉，你真象个蛤蚧。你要干吗？”

①② 莱阿尔和杜罗都是西班牙银币名称。③塞利彼尼略为塞利宾的昵称。

——译注

“拿着，你把这枚丕塞他^①拿去，这是今天晚上的一位先生给我的，他是卡洛斯博士的哥哥……你攒了多少钱啦？……这可算得上一份象样的礼物了。以前我给你的钱从来没超过三个生地母^②。”

“你给我放在这儿吧；太谢谢你啦，奈拉，”小家伙说着，直起了身子去拿那块银币。“积少成多，你都快给我三十二个莱阿尔了……我把这些钱都揣在怀里，严严实实地装在你给我的小口袋里哩。你可真是个好姑娘！”

“我要钱没有任何用处。你得把它们收好，要是安娜太太发现了你的钱，说不定会以为你是用来胡吃乱花的，没准儿会打你一顿的。”

“不，不是为了瞎花，不是为了胡用，”小家伙使劲地辩白，用一只手紧按着胸口，另一只手支撑着自己的脑袋。“那是为了让我成为一个有用的人，奈拉，为了使我变成一个聪明人，就跟我认识的许多人一样。要是这个星期天他们让我去比利亚莫哈达的话，我一定得买一个识字课本，我要学习认字，因为这儿的人不愿意教给我。好家伙！我就自个儿学呗。噢！奈拉，听说卡洛斯博士是马德里扫大街的人的孩子哩。他自个儿，就他一个人，在上帝的帮助下，学会了他现在懂得的一切知识呐。”

“小东西，说不定你也打算这样干吧。”

“好家伙，既然我的爹妈不肯把我从这个该死的矿山弄出去的话，我就只有另找出路了；对了，你会看到塞利宾是个什

①② 丕塞他和生地母都是西班牙钱币名称。

么人的。我不是干这种活儿的人，奈拉。等我攒够了一大笔钱，你就会看到，我要去城里，然后从那儿，要么坐火车到马德里去，要么乘轮船到那边远远的岛上去，要么就去干活儿，只要他们让我一边念书就行。”

“圣母啊！你不声不响地打了这么多主意哩！”奈拉说着，把贝壳的缝开得更大一点，让整个脑袋都探了出来。

“难道你以为我是小孩子吗？……啊，奈里亚，我都要憋死了。我不能再这样混下去了，我会在矿上死掉的。好家伙！我整夜整夜地哭泣，咬着自己的手指头……奈拉，你别害怕，我要告诉你一件事，你听了可别把我看作坏人，这件事我只跟你一个人说。”

“什么事？”

“按说我应该十分喜欢我的爸爸妈妈的，可我却并不是那样。”

“呃，要是你这样的话，我就一个莱阿尔也不再给你了。塞利宾，看在上帝的面儿上，把你说的话好好儿想一想吧！”

“我没有办法转过来。你很清楚他们是怎样对待我们，让我们住在这种地方的。好家伙！我们简直不是人，而是牲口。有时候我觉得我们连那些骡子都不如呐。我忍不住自己问自己，我究竟跟一头笨驴有什么区别……不是挎起一筐装满矿石的筐子，把矿石倒进一辆斗车，就是把斗车从远处推到炉子旁边，再不就拿一根棍子在正在冲洗的矿石里面搅拌搅拌。唉！……

（说到这里，这个不幸的少年已经泣不成声）。好……好家伙！成年累月地干这种活儿的人，到头来肯定没有好下场，连他的脑子也会变成菱锌矿的……不，塞利宾不是干这个的人……我让爸爸妈妈把我从这儿弄出去，让我去读书，他们总是回答

说，他们很穷，还硬说我这是异想天开。没有，什么区别也没有，我们只不过是能挣一点儿工钱的牲口罢了……难道你什么话也不对我说吗？”

奈拉没有回答……也许她正在拿小伙伴的悲惨处境同她自己的相比，并且发现自己的处境比他的要凄惨得多。

“你想让我对你说什么呢？”她终于开口了，“因为我永远成不了任何人物，因为我压根儿就不算人。所以我什么话也没法对你说……不过你还是别想这些坏事情，别这样看待你的爸爸妈妈吧。”

“你说这话只是想安慰我罢了；不过你很清楚，我说得有理……我觉得你好象在哭哩。”

“我没哭。”

“不，你在哭。”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伤心事，”玛丽亚哽咽着说，“不过天太晚了，塞利宾，该睡觉了。”

“还不算晚呐……好家伙！”

“是很晚了，小家伙。睡觉吧，别想这些倒霉事儿了。晚安。”

两瓣蚌壳又合上了，一切又都变得无声无息。

对于城市的现实生活的非议，人们已经听到很多，这种生活如同浓疮一般，在文化发展的光彩之中侵蚀着社会的精神支柱。然而还有一种更为可怕的浓疮，这就是农村中的现实生活，它使成百万的人变得僵化，变得麻木不仁，把他们的雄心壮志全都扼杀掉，使之禁锢在一种机械、野蛮和黑暗的生活环境里。在我们这个社会，有着许多狰狞可怕的仇敌，那就是：投机倒把，股票买卖，上层人的拜金主义，不法交易；不过还有一个

凌驾于它们之上的魔鬼，它于不声不响之中所造成的毁坏要甚于任何一种仇敌，这就是乡下人的贪婪。对于这种贪得无厌的乡下人来说，既不存在道德准则，也无所谓宗教信仰，他们甚至连什么是美德都没有一点清楚的基本概念：在他们的脑子里，这一切都同愚昧迷信以及蛮横无礼的算计搅混在一起，组成了一种难以解释的整体。在虚伪的诚实之下，隐藏着狡猾的老谋深算，这种算计既奸诈又高明，即使那些最负众望的数学家也相形见绌，望尘莫及。一个贪恋于几枚铜钱，并且梦寐以求地巴望把铜钱变为银币，然后再变为金币的乡下人，要比任何一种可以想象得到的野兽还要低贱十分。因为这种人具有人的一切恶习，他们阴险狡黠，待人刻薄，感情冰冷得令人可怕，他们的灵魂渐渐凝缩，直至最后成为一个称斤掂两的秤砣。如果剥去这套房屋里用以掩饰其内幕的一切，就不难发现，人生中的愚昧、粗鄙和贫困全都集中在这个可恶的地方。在这里，所有合乎道德和良心的事情，以及能够称得上是出自灵魂的概念，都是屈指可数的。

当初，安娜太太和森特诺先生曾经历尽了千辛万苦，最后才在索卡特斯矿区安下了身。年复一年，靠着四个子女的辛劳，他们慢慢积攒了一笔钱。用以往那种走街串乡，在集市上叫卖瓦罐时的眼光看来，这些钱真比得上王爷的财产了。应该说，就森特诺先生的智力来讲，许多人都认为他的脑袋瓜硬得足可以同车间里的蒸汽锤相匹敌；不过安娜太太的却全然不同，她是一个机灵干练的女人，象一位最精明的君王治理自己的国家一样掌管着家里的一切。

她的丈夫和孩子们挣的工资相当可观，她就巧妙地从中窃取克扣。每逢一有进款，她便立刻眉开眼笑，仿佛圣主耶稣本

人亲临了她家一般。

年复一年，尽管几个孩子用勤劳的双手替她挣下了一份家当，安娜太太却很少想到让子女们过得舒坦一些。由于这些孩子对这种低劣下贱的生活并无怨尤，从未流露出不满情绪，更没有表达过对另一种更好的、与人的尊严更相符合的生活的向往与渴求，安娜太太也就任凭他们这样打发日子。在很多年以后，她的女儿们才睡上了床；也就在不久以前，她们那丰润的肌肤才穿上了体面的衣裳。安娜太太恪守着最时髦的卫生规则，有条不紊地给孩子们准备简朴的饭菜；她家的伙食十分寒酸，犹如一种给人吃的饲料。

在文化知识方面，安娜太太毫不动摇地认为，自己的丈夫森特诺博览群书，于开卷之中积累了丰富的知识，足以胜任全家任何一门学问的教授工作，因此也就无须考虑让孩子们从学校的陈腐教育里获得精神食粮了。如果说大的孩子也已经进过了学堂，最小的更不必去从师了，他要每天在矿上老实实在地干上十二个小时的粗活……于是，全家人就在愚昧无知的这个汪洋大海里畅通无阻地随意航行。

玛丽乌卡和佩比娜这两个姑娘并不缺少情趣和魅力，特别是她们正当芳龄，又生得丰满健壮。其中一位不但识字，还能一目十行；另一位虽然不行，但若说到人情世故，也不难发现，她对于外界并不乏基本的了解，尽管她生活在一群来历不同、年龄各异的姑娘之中，耳边只有她们快乐的歌声，终日忙于一种机械的劳动，唯有嘴巴是空闲的。玛丽乌卡和佩比娜生得胸脯丰满，身材壮实，犹如顶天立地的巾帼英雄。她们身穿短裙，裸露着半截腿肚和厚实的光脚丫子，那两颗结实的脑袋，

倘若能象那位卡里亚女人^①一般顶着台轮的话，就更能显示它们的不凡之处了。同矿上其他干活的人一样，菱锌矿的细末碎屑给她们从头到脚都着上了色，使她们看上去象是用粗泥坯塑造的巨大的形象。

塔那西奥是一个冷漠而死板的男子。他缺乏个性，胸无大志，显出一副呆头呆脑的模样。从小他就被禁锢在马厩里，既不会淘气和恶作剧，也不懂得思考或是忧虑。这个生来就注定要成为一台机器的年轻人，终于渐渐地变成了粗陋的工具。倘若有朝一日象他这种人也有自己的见解，万事万物所遵循的法则必将大大改变，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才没有一块石头能够学会思考。

在这个家庭里，母亲是一家之主，子女和她之间的关系，在孩子们这一方来说是绝对地服从，而安娜太太则是至高无上的统治者。唯一常常表现出叛逆迹象的是最小的幼子。安娜太太的浅见拙识无论如何也无法理解，他竟然会产生那种邪恶的念头，竟然不想当石头人。难道还会有比石头人的生活更幸福更标准的吗？她不允许，绝对不允许这种生活有丝毫改变，哪怕是变成另一种石头，比方说变成水磨石吧，那也不成。安娜太太是疼爱自己的孩子的；然而她那种疼爱的方式是多么与众不同啊！她把孩子们置于万物之上，前提是他们得同意在矿上终身劳作，所有的工钱全都要放进那唯一的木钵里，孩子们必须对她盲目服从，不能有一星半点的痴心妄想，既不能想穿漂

① 卡里亚为希腊拉科尼亚的一个地区，在波斯王泽克西斯时代（公元前519—465）属波斯人管。塞莫皮莱战役中，希腊人夺取了卡里亚，为了纪念这一胜利，竖立了一块纪念碑，用一位卡里亚妇女的雕像来支撑圆柱的顶盘。

亮衣裳，也不得早婚早嫁，不许学会调皮捣蛋，更不让求学上进，因为穷人——她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只能永远是穷人，穷人就得有穷样子，不能象那些恶习成癖、腐化堕落的城里人和有钱人那样讲排场，图阔气。

我们把森特诺的子女在家中的状况描述了一番，大家对奈拉的际遇就可想而知了。这个被遗弃的女孩子，孤苦零丁，被视作废物，无力挣钱，既没有过去，也不存在未来，没有祖业，没有希望，甚至没有人格，除了苟活在世，没有任何别的权利。供养她食宿的安娜太太深信不疑地把自己的慷慨仗义看作英雄般的壮举。每当她给奈拉的盘子盛满汤饭的时候，她总是对自己说了又说：“我在天堂里一定能够修到个好位子了。”

她象相信福音书一样对这点坚信不疑。在她那狭小闭塞的脑袋瓜里，除了这种神圣的行善方式而外，再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什么别的念头产生。她不明白，一句暖人衷肠的话语，一个亲热温存的爱抚，一次体贴入微的关怀，就会使平庸的人忘掉其渺小，不幸的人忘掉其贫困，比起那些清淡无味的残羹剩饭来，这种举动要更其豪爽，更其珍贵。她喂的猫难道不也和奈拉受到一模一样的待遇吗？而且，这只猫至少听到的是更加温柔的呼唤声哩。奈拉却从来没有人叫过她“小咪咪”、“小宝贝儿”，也没有人把她喊作“小乖乖”或是类似的用来唤猫的亲昵而动人的称呼。

从没有人让奈拉意识到，跟这个家庭中的其他成员一样，她生来也是一个人。不错，她从来没有受过责打，不过她心里很清楚，她受到这种优厚待遇的原因绝不是出于对她人格的尊重，而是她那弱不经风不堪一击的瘦小身躯，使得别人根本不

把她放在眼里。

从没有人让奈拉明白，她有一颗根基良好的心灵，倘若有人精心培育，无疑会结出丰硕的果实；同其他任何人一样，她的内心深处也闪烁着被称之为人类才智的火星，这种火星同样也会放射出无限的光芒，不但照亮自己，还能辉映他人。从没有人使她认识到，在她那孱弱的身躯里，也孕育着一切高尚而细腻的情感的萌芽，无须更多的耕耘，只要间或予以看顾，那些纤小的蓓蕾就会开放出茂盛绚丽的鲜花。从没有人使她懂得，那一视同仁的造物主在生养她之时，就赋予了她一种受到某些照顾的权力，按照基督教的伦理观点，这一点适用于残废人、穷光蛋、孤儿和无家无业的人，而那些强壮有力、受到父母疼爱、有家有业的人是没有份儿的。

与此相反，她的一切遭遇都和一块水磨石十分相似；这种石头甚至没有自己的形状，水流任意地冲刷着它，对它不屑一顾的人也随时可以用脚踢它。一切迹象都表明，她在这家中的地位比猫和八哥鸟还要不如，因为猫的脊背还时常受到温柔的抚爱，八哥鸟也还能在自己的笼子里欢蹦乱跳哩。

至少，从没有人以一种残忍的怜悯向它们这样说：“小可怜的，她还不如死了好呢。”

第五章

工作——景色——人物

彻夜不熄的火炉发出粗声粗气的喘息声，浓重的烟云冉冉升起，形成一圈一圈的螺旋线，悠悠荡荡地飘向高空。在遥远的天际，在峰峦岗岱的身后，开始浮现出一片银白色。那环绕着索卡特斯的群山，那微呈红色的数不清的山坡，那黑黝黝的座座楼房，都渐渐地相继呈现出各自的轮廓。矿山住宅区的钟声刺耳地呼唤着：“上班啦！”成百上千的人们睡眼惺忪地从房间里、茅屋里、草棚里和岩洞里走了出来。门扇的合页嘎吱嘎吱地响着；骡子慢蹭蹭地从牲口棚里走出来，自动地奔向饮水槽。片刻以前这里还象是一所被幽幽的炉火照亮的凶宅，现在顿时变得生机勃勃，热闹欢腾了。

蒸汽在大型发动机的汽缸里开始嗡嗡作响，它带动了各个车间的机器和洗矿场的机械，使它们也运转起来。在这道工序中扮主要角色的水，开始顺着高高的管道哗哗流淌，它将从管道中喷向一个个辗轧辊。还没有开始干活，就传来了那些上早

班的女人的尖笑和男人的高吼。终于，筛筒运转起来，发出了鬼一般的尖叫；水从一个筛筒流入另一个筛筒，飞溅起雪白的水珠。脏稀稀的矿土在令人眼花缭乱的飞速翻滚中被研磨、旋转，在一个接一个的轮子下面受到碾轧、冲刷，直至变成巧克力色的细碎粉末。那声音活象上千张嘴在用松动的牙齿咀嚼砂粒，那景象犹如一盘大风磨在疯狂地旋转，象灯光、水和泥土做成的万花筒在千变万化，象一只巨大的拨浪鼓在嘈杂喧响。一大片纷乱无绪的水流在永无休止地翻滚，时而清澈透明，时而被含铁的粘土染得通红。看到这副情景，没有人不感到头晕目眩。上千个齿轮不停地互相磨噬，交叉的铁钩相互嘶咬，螺丝钉一边飞速地旋转，一边发出凄厉的乞求机油的哀号。任何一个不常见到这种场面的人，都会觉得这场残酷而凶猛的争斗目不忍睹。

洗矿场是在露天作业的。传送带发出轰隆隆的响声从机器房里伸展出来。另一些传送带也跟着转动起来，这时便会听到一种有节奏的轰击声，一种令人恐怖的拍节，象是大地母亲铿锵有力的巨大脚步，或是她内心深处剧烈的搏动。这是车间里的巨型汽锤开始作业了。它砸起铁块来力大无比，仿佛是在揉捏着一块软面团。看上去坚不可摧永不走形的铁轮、铁轴和铁轨，都开始改变原来的模样，它们弯曲扭动着，仿佛一张张忧郁悲哀的面庞在不时地做鬼脸。蒸汽锤一上一下，节奏十分鲜明，它造出的新形体坚硬无比，多少个世纪以来的辛劳所产生的地壳变化也不过如此而已。确实，这种机械能的杰作是足以同大自然耐力的杰作相媲美的。

木炭一般黝黑的工人们，聚集在从锻冶炉里滚出来的火红的物体周围，手握着细长的被烤得炽热的火钳，夹起那些火红

的金属块来进行加工。火的神通，再加上锤头和凿子的威力，它们制成的东西真可说是奇妙之极的雕刻品！数以千计的车厢轮子和辊轴，洗涤机上被损坏的零件，在那儿得到修理，镐头、铁锹、手推车等工具，也在那儿得到制造。在车间里，锋利的锯子使木头沙沙作响，经过淬火的铁锯，在毫不留情地破坏着树木的优质纤维。

在外边，那些骡子也被套上了长长的小斗车。它们拉着碴土，把这些无用的废料倒在山坡上，或是满载着矿石，把它们运往洗矿场。这些长长的爬行动物的行列经常交叉而行，但彼此之间从不相撞。它们从坑道口进去的情景，同那些居住在潮湿的地洞里的爬行动物一模一样。当那匹不驯服的骡子在坑道的暗处嘶鸣的时候，你会以为是爬虫类的生灵们在争吵撕打哩。在那些最边远的狭谷地带，数百人正在用镐头刨土，一块一块地从土里挖掘他们的宝藏。他们象是在雕凿着大地的表壳，而四周环抱的群山，则仿佛是些高大无比性情乖戾的怪物，它们顶天立地，阴森可怖，正严密地防止人们侵入那些神秘的地域。矿工们刨塌这里，凿穿那里，不断地向远处掘进，然后又在另一处开辟战场。他们劈开白垩质岩石，毁坏片岩和青石板造型优美的岩石层，掘开那含粘土的石灰石，清除水锈和铁锈，破坏宝贵的石灰岩，就这样不停地挖掘翻转，直至找到锌硅酸盐。在欧洲，这便意味着金钱，尽管它也是做小锅的原料，却并不因此就不是造成福利和文明的巨大源泉。正是由于它，比利时才得以树立那面威震四方的旗帜。啊！这些薄薄的铁片，它们也曾建立过史诗般的功勋！

天气放晴了。太阳随心所欲地放射出它的光芒，索卡特斯的广阔大地突然映现出一片红色。被挖凿过的大岩石是红的，

开采出来的宝贵的矿石是红的；大片的山坡上，那堆积得如同堵堵高墙一般的废料是红的；地面是红的；铁轨和车厢是红的；所有的机器全都是红的；一座座山，一道道水，以及所有在索卡特斯地区劳动的男人和妇女们，也全都披上了一层红色的薄衫。无论是土地和房屋，还是铁器和衣物，上面都着上了一层匀称的耀眼醒目的砖红色，看上去它们的颜色似乎相差无几。那些从事洗矿的女人们，远看好似一群用含铁的生粘土塑造出来的模糊不清的神妖女仙。从下边那条通往河流的山涧里，一条肉色的溪水在轻轻流淌。你简直会以为那是人和机器在进行艰巨的劳动时从肌肤和铁里流出的汗水呢。

奈拉从家里出来了。她虽然没在矿上劳动，但也染得浑身微红，因为锌土粉是不会放过任何人的。她手里拿着一块安娜太太给她当早点的干面包，一边吃着，一边什么也不顾，神情严肃而专心致志地匆忙走着。不一会儿，她就越过那些高大的建筑物，爬上一面斜坡，然后又踏着修在地面上的土台阶，一直到达阿尔德亚科瓦住宅区。第一幢房子是一座漂亮的带有贵族气派的住宅，这所宅院宽敞明亮，结实坚固，刚刚经过修缮和粉刷，充满了欢乐的气氛。它带有石头砌成的防火墙，房上有屋檐，还有一面又宽又大的为花岗石似的树丛环绕的盾牌。不过，宁肯去掉这面盾牌也不能缺少那一片藤架，弯曲的葡萄藤上枝繁叶茂；远远看上去，那两扇窗户犹如一双眼睛，那面盾牌象是鼻子，长长的阳台仿佛是一张永远在咧开微笑的嘴，而这片葡萄藤就是这张笑脸上的一撇胡须。从阳台上伸出的那根用来系晾衣绳的木头，使得这张脸谱更加完美，这样一来，这幢房子的大脸盘上仿佛正在吸一支纯正的雪茄烟。瓦屋顶是军帽形的，天窗象一个帽缨儿。烟囱只不过象是一只大耳朵。

无须学会相面就能看出，那张脸所渴望的是安宁、幸福和一种怡然自得的心情。

在它附近有一个带围墙的牲口栏，右边是一个美丽的果园。当奈拉进门的时候，那些要去牧场的奶牛正纷纷往外涌出。她同那个年方十岁、长得高大壮实的小牧人说了几句话后，就向一位胖胖的先生走去。此人蓄着胡须，头发花白，红光满面，一副可亲的面庞，和蔼的目光，从外表看上去，象个介乎士兵和农民之间的人。他只穿着衬衫，挂着吊裤带，多毛的手臂一直裸露到肘部。姑娘还没开口，这位系着吊裤带的先生就一面往回走，一面说道：

“我的儿子，奈拉来了。”

从屋里走出一个青年人。匀称的身材挺拔健美，一副温文尔雅的神态，象是用极好的人的血肉造成的一尊雕塑，只是头部凝然不动，眼睛象是镶嵌在眼眶里面，宛如陈列在样品柜里的眼睛。他那张脸仿佛是用象牙制成的，洁白而光滑，非常细腻；他的皮肤虽然象姑娘的那样柔嫩，总起来说仍然十分富有男性美。五官没有一处特征不具备数千年来希腊人所推崇的那种典雅完美。即使是那双眼睛，尽管它们没有视力，看上去象是雕刻出来的，也还是又大又圆，十分动人。然而，那双眼睛呆滞而凝固，并且以为它们的外面永远是漫漫长夜，这一点大大地破坏了它们原有的美。这位阿蒂诺奥^①一般美的盲人固然缺乏构成人类表情核心部分的那种机能，却有着大理石般的冷峻庄重，无论是他那石雕般的外形，还是他整个儿身心透出的活力，都表现出这个特点。哪怕是一阵轻风，一束柔光，还是

① 阿蒂诺奥，古希腊美男子，以身材健美著称于世。

一个轻微的感觉，都足以使这尊美丽的石象富有生气。这尊石象已经具备了各种形体上的美，只是缺少能够感觉自身美貌的那种意识，因为这种意识来源于认识外形美的那种功能，来源于人的视力。

他的年龄不超过二十岁。他的身体结实而轻快，非常匀称，对于它们所支撑的那颗非比寻常的脑袋来说，是十分相配的。大自然从未有过如此令人遗憾的作品，一方面，他具有许多令人惊羡的得天独厚的地方；另一方面，却又被剥夺了那最能与其同类以及万物的精华发生关联的功能。这种缺陷是如此之大，致使其余的那些奇功异能都变得黯然无光，似乎可有可无了。因此，造物主在创造万物的时候，本该使它们永远置身于黑暗之中，这样一来，它们就不能显现出自身的魅力了。更为不幸的是，这个年青人接受了非凡的智力教育，具有第一流的理解能力。这样，加之缺乏领悟外在形式的功能，他就变得圣洁如天使，俊美如健儿，而盲目如植物了，这一点实在是个严重的问题。唉！我们不明白这些令人感到可怕的缺陷的秘密所在。倘若我们懂得这个秘密，那扇藏匿着精神与身体的奥妙的大门就会向我们开启；我们就会懂得造成不幸、灾祸和死亡的巨大秘密；我们就能测定那个能带来幸福和生命的不朽幽灵的踪迹。

弗朗西斯科·佩纳吉拉斯先生，那个男青年的父亲，是一个德高望重的人。这位好得不能再好的人，处世极其谨慎，有一副慈悲心肠，待人真诚和蔼，豪爽大方，处处显出他是个有教养的人。谁都喜欢他，他是本地所有的富豪中最受尊敬的人。在这位阿尔德亚科瓦·德·苏索的主人巧妙的调停下，曾解决过本地不止一起重大争端。我们看到的这所宅院是他度过童年的摇篮。他年轻时曾在美洲待过，后来一无所获地返回西班牙

牙，然后就到宪警队去服役。退休后又回到故乡，从事耕耘和畜牧，并继承了一座普通的庄园。在我们这个故事开始的时候，他刚刚继承了另一座更大的庄园。

他的妻子是安达露西亚人，很早就去世了，只给他留下一个儿子。儿子出生后不久就表明，他千真万确地失去了那个最宝贵的感官。对这位慈父来说，这一点是他生平最大的痛苦。看到财富越聚越多，命运之神总是向他微笑，但这一切都与他何干呢？这些家产是为谁而置呢？为了一个既不能看见那些肥胖的奶牛，又不能眺望那些令人心旷神怡的草原，也不能欣赏那果实累累的果园的人。如果在我们这个世界上这种慷慨之举可以做到的话，那么弗朗西斯科先生真想把他的眼睛赐给儿子，自己甘愿在有生之年沦为瞎子；然而这是不可能的事。因此弗朗西斯科先生无法实现他的崇高心愿，只有尽其所能，使那个生活在黑暗之中的小伙子过得略微愉快一些。他把全部的关怀和无限的宠爱都给了儿子，这种无微不至的细腻情意，通常只有作母亲的才具备，或是当母亲去世时父亲才略懂一二。凡属合情入理的要求，只要能聊以慰藉儿子的心灵，他都无不依从。为了给儿子消愁解闷，他给他讲故事，谈天说地，对他关怀备至。无论是他的身体健康，还是他的正当娱乐，乃至文化教育和基督教教育，当父亲的都一一过问。这个知书达理的佩纳吉拉斯先生说：“我不愿我的儿子再次失明。”

这时，他看到儿子在奈拉的陪同下往外走去，就亲切地对他们说：

“你们今天不要走得太远，不要跑跑跳跳……再见。”

他从大门口一直看着他们俩转过果园的围墙，然后才走进家门。他有好几件事要做：给他哥哥曼努埃尔写封简短的书信；挤牛奶；修剪树枝；还要去看看那只花母鸡是否下了蛋。

第 六 章

傻 话

在乔多的引导下，巴勃罗和玛丽亚奈拉向田野走去。乔多快活地跳来跳去，摇头摆尾，向它的主人和主人的引路人表示亲热。

“奈拉，”巴勃罗说，“今天天气非常好，微风轻柔而清爽，阳光既温暖又不烤人。我们上哪儿去呢？”

“我们到前面那些草地上去走走吧。”奈拉边说边把手伸进小伙子的上衣口袋里，“让我来看看，你今天到底给我带什么来了？”

“好好儿找找，你会找到一点东西的。”巴勃罗笑着说。

“哎呀！圣母啊！生巧克力……我可太喜欢吃生巧克力了！……胡桃……还有一个纸包……”

“今天我们到哪儿去呀？”盲人又问了一遍。

“随你的便好了，我心爱的宝贝。”奈拉把包甜食的纸扔掉，一面吃着甜食，一面回答他说，“我心目中的王上，你只消

开口吩咐就是了。”

奈拉那双黑色的眼睛闪烁着快乐的光芒，她那张有趣而活泼的小脸蛋不停地转动着，使她表达感情的方式更加丰富多样。看着它，你会以为看到了颤抖的闪电，犹如阳光在波澜起伏的水面上所产生的折光。那位瘦弱的姑娘象是把自己的心灵挤缩在一个小得可怜的身躯里，然而当她单独同她的主人兼朋友呆在一块儿的时候，却神奇地显得高大起来。同他在一起，她就神态自如，就有了智慧和灵感，就变得风趣、优雅和富于想象。一离开他的身边，她就象被封进了一座监狱的大黑门里。

“我说呀，你想上哪儿我们就到哪儿去。”盲青年说，“我喜欢听从你的。要是你同意，我们就到萨尔德奥罗那边的树林去。我是说，假如你认为行的话。”

“好啊，好啊，我们就到树林去吧。”奈拉一面喊，一面拍着双手。“不过，我们反正不着急，所以一走累了就坐下歇会儿。”

“有泉水的那个地方可是个令人神往的好场所。你知道吗，奈拉？那儿有几个很大的树干，好象是放在那儿专供我们俩坐似的。在那儿还可以听到百鸟的歌唱，简直象座天堂。”

“我们要从风磨那儿走过，你说它象个醉汉一样，总是叽叽咕咕的。啊！天气太好了，我真高兴呀！”

“太阳在放射耀眼的光芒，对吗？即使你告诉我是这样，我也理解不了这一点，因为我不知道什么是发光。”

“阳光灿烂，是的，我的少爷。而这对于你又有什么关系呢？太阳长得很丑，人是不能看它的脸蛋儿的。”

“为什么呢？”

“因为它刺痛人。”

“什么地方感到刺痛呀？”

“眼睛。当你高兴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感觉呢？”

“当我自由自在地同你在一起，我们两个人单独呆在田野里的时候吗？”

“是的。”

“我就觉得我的胸中涌起一阵新奇而轻松的感觉，一种甜蜜的温柔……”

“我指的就是这个！圣母啊！那么你已经知道太阳是怎样发光的了。”

“用新奇来发光吗？”

“不是的，傻瓜。”

“那么用什么呢？”

“用那个。”

“用那个？‘那个’是什么呀？”

“就是那个呗。”奈拉以坚信不疑的口吻又重复了一遍。

“我以为那些事情是不能解释清楚的。以前，我心里形成了白天和黑夜的概念。那是什么样的呢？你看：当人们有说有笑的时候，那就是白天；当人们闭住嘴巴直到雄鸡破晓的时候，那就是夜晚。但是现在我不再作这样的比较了。当你同我在一起的时候，就是白天；当我们俩分开的时候，那就是夜晚。”

“啊，圣母啊！”奈拉喊道，一面把垂在前额上的长发往后一掠，“虽说我有眼睛也看得见，我也有和你同样的感觉。”

“我要请求我父亲，要他准许你住在我家里，使你不再离开我。”

“好哇，好哇。”玛丽亚又拍手说道。

她一面说着，一面向前跳了几步，姿势极其优雅地提起裙

子，开始跳起舞来。

“你在干什么，奈拉？”

“啊！我的宝贝，我在跳舞呢。我高兴得要命，直想跳一场舞。”

不过，刚好必须跳过一堵矮围墙。奈拉便把手伸给了盲人。越过这道障碍后，他们又穿过一条窄道，路两边是简陋的矮墙，墙上爬满了茂密的常春藤和刺树。奈拉一面走着，一面把那些枝叶一条一条地拨开，免得它们会刺伤她朋友的脸。他们向下走过一大段开阔地后，终于从枝多叶茂的栗树和胡桃树中间登上了一个斜坡。一上到坡顶，巴勃罗就对他的女伴说：

“要是你觉得不碍事的话，我们在这儿坐一会儿吧。我听到人的脚步声了。”

“那是从奥梅德斯集市回来的老乡们。今天是星期三。大路就在我们的眼前。在上大路以前，我们就在这儿坐坐好了。”

“这是最好不过的了。乔多，到这儿来。”

他们三个都坐了下来。

“这儿竟然长满了花！……”奈拉叫了起来，“妈呀，多漂亮的花哟！”

“请你给我采一束来。虽然我看不见它们，我却喜欢拿在手上。我觉得我可以听见它们呢。”

“这事儿可真叫有趣。”

“我觉得，我的手只要一拿着它们，它们就会使我明白……我没法告诉你是怎么使我明白的……这些花儿是美丽的。在我心里有一样东西，我说不出它是什么，反正是一样与之呼应的东西。啊！奈拉，我觉得在我心里看见了一些什么。”

“噢！知道了，我懂你的意思了……就象我们大家心里都

有这个东两一样。太阳，青草，月亮，还有那总是布满星星的广阔的蓝天，一切，这一切都装在我们的心里。我是说，除了外面有的各种各样的神圣的东西以外，我们心里还有另外一些东西。好了，就说这么多吧……给你一朵花，又是一朵，还有一朵，一共有六朵，每朵花各不相同。难道你真的不知道花是什么样的吗？”

“花儿嘛，”盲人把那些花凑近自己的脸，含糊其辞地说，“就是……就象是大地发出的微笑……说真的，我对植物这个王国知道得的确不多。”

“圣母啊，你懂得可真少！”玛丽亚抚摸着朋友的双手，叫了起来，“花儿呀，就是地上的星星。”

“别胡说了。那么星星呢？它们又是什么？”

“星星是那些已经上了天的人们闪烁的目光。”

“那么，花儿……”

“花儿是那些死了但还没有上天的人们的目光。”奈拉斩钉截铁地断言，“死人是被埋在地下的。他们呆在地底下，却又想看看地面上，于是就从身上长出一个样子象花的东西来。当草原上开满许多花儿的时候，那是因为……在好些年以前，那儿埋葬过许多死人。”

“不对，不对。”巴勃罗严肃地反驳她。“你别相信那些蠢话。我们的宗教告诉我们，精神同肉体是分开的两回事，人的生命会有终结。埋在地底下的东西，奈拉呀，只不过是一具尸体，一堆既不能思考，也不能感觉，又不能睁眼看的毫无用处的泥土。”

“这话一定是书上说的，安娜太太讲，书上净撒谎。”

“这是人的信仰和理智教给我们的，亲爱的奈拉。你的想

象导致你相信了千百种谬误。我将逐渐地纠正这些错误，那时你就会对这个世界和另一个世界的一切事物树立正确的观念。”

“哎哟，哎哟，你这个不值分文的小博士！……已经……你不是想使我相信，太阳是静止不动的，而地球却在围着它打转转吗？……可谁都知道，你是看不见它们的呀！圣母啊！要是地球不是比一座高山还要安稳，而太阳却在没完没了地走啊走的，那就立刻让我死掉好了。我的少爷，还是别那么自以为是吧，我可是白天黑夜地望着天空看了好多个小时呢，我知道这一切是怎样操纵的……地球在它的下面，大地上到处是大大小小的岛屿。太阳就从这边出来，又从那边钻进去。那是太阳的宫殿。”

“你多傻呀！”

“为什么不会是这样的呢？哎呀！小家伙，你从来没有在一个晴朗的日子里看过天空呀。就象是从天上降下了许许多多的祝福似的……我不相信那里会有灾难。不会的，假如人们仰起头来，看一看那个正在盯着我们的大眼睛的话，就会知道那儿不会有什么灾难的。”

“你的宗教信仰，奈里亚，里面充满了迷信呢。我要教给你一些更好的思想。”

“人们为什么也没教过我。”玛丽亚天真地说，“可我……不管怎么样，慢慢地就从我的脑子里想出许多东西来安慰自己。这样，当我产生一个好的想法时，我就说：‘事情就应该是这样的，不应该是别的样子。’晚上，当我独自往家走的时候，我就一直想着，当我们死去时，会是一副什么样的情景，还想

到许多事情，那都是圣贞女^①希望于我们大家的。”

“她是我们爱慕的圣母！”

“我们亲爱的圣母！我仰望着天，觉得她就在我的上面，好象在我们走近一个人时就会感到他的呼吸的温暖一样。她白天黑夜地看着我们，她是通过……你别笑呀……通过世界上所有的美丽的东西来看着我们的。”

“那些美丽的东西是……”

“那些就是她的眼睛，傻瓜。假如你有自己的眼睛的话，那你就会很好地懂得这一点了。谁要是没有看到过一片白云，一棵树木，一朵鲜花，一股流水，一个孩子，一滴露珠，一只小羊羔，打扮得漂漂亮亮地在天空散步的月亮，还有那满天的星星，它们是那些死去的好人的目光……”

“如果死人在地底下生出花儿来，那么他们就会把邪恶带到地面上来了。”

“看你这个大学问家！他们先在地底下赎罪，然后才飞到天上去哩。圣贞女在等待着他们。是这么一回事，你相信这一点吧，傻瓜。那些星星，它们不是那些已经超度的人的灵魂又是什么呢？你不知道星星也会落下来吗？那么，我，我可亲眼看见过它们是怎样掉下来的，还发出一道闪光呢。是这样的，先生，当星星要跟我们讲述一件什么事的时候，它就从天上下来。”

“哎呀！奈拉，”巴勃罗精神振奋地喊道。“你这些蠢话虽说是那样的不可置信，可还是把我迷住了，因为它们表明，你的灵魂十分纯洁，你的幻想力也非常丰富。所有的这些错误都说

① 指圣母玛利亚。

明你有着了解真理的远大志向，说明你具有一种巨大的才能，倘若这种才能能够得到理智和教育的辅助，它将变得十分卓绝……你必须得到一种我被剥夺了的宝贵才能；你必须学习识字。”

“学习识字！……那谁会来教我呢？”

“我父亲。我要请求我父亲来教你。你是知道的，他什么也不拒绝我。你就照这样生活下去，这是再遗憾也没有的事了！你的灵魂里充满了珍宝。你具有非凡的善良和迷人的幻想。上帝把它的很大一部分精华都赐给了你。我很清楚这一点：我看不见外面的东西，但我却看到了内部的东西，自从你担任我的向导以来，你灵魂里一切美妙的东西都已经向我展现出来了……相处一年半啦！好象我们是从昨天才开始散步似的……不，我认识你已经有好几千年了。因为你所感受到的同我感受到的东西之间有多么密切的联系啊！……你刚才说了千百句蠢话，而我这个对世界和宗教的真相略知一二的人，听了你的话却深受感动和振奋哩，觉得你仿佛在我心里说话一般。”

“圣母啊！”奈拉叉着双手喊着，“这同我所感到的东西有些关系吗？”

“你说什么？”

“我觉得我活在世上就是为了做你的引路人。而我的眼睛除了为你引路，并且告诉你世界上所有漂亮的东西是什么样的之外，没有任何别的用处。”

那个盲人突然扬起脖子，极兴奋地伸过手去，直至触摸到他的女友的小身躯，热切地喊道：

“告诉我，奈拉，你长得什么样儿？”

奈拉什么也没有说，她被深深地扎了一刀。

第七章

又一些傻话

他们休息了一会儿，又继续向前走去，一直走到萨尔德奥罗那边小树林的进口处。他们俩在一片老胡桃树中停了下来。这些树干和树根，在地面上形成了高低不平的台阶，坑坑洼洼的地方生满了苔藓，齐整的树桩象是天然的座椅，比人工制作的还要精巧别致。在树林的顶端，一条涓涓细流直泻而下，从一块石头奔到另一块石头，直至疲乏地注入一个供应村民们饮用的池塘里。对面，地势逐渐低缓，呈现出一派壮观的景色，近处是树林和村落构成的绿色丘陵，远处是一片平坦的大草原，成百上千头牛自由自在地放牧在草原上。最远处是两座遥远而挺拔的山峰，那是大地的尽头，那儿有一道狭长的缺口，可以看到碧兰色的海洋。真是一派令人心旷神怡的景象。

巴勃罗坐在一棵胡桃树的树干上，左臂倚在水塘边。他抬起右手，抓住儿根垂到他额前的树枝，这样一来，随着树叶的晃动，不时地从叶缝里透下来一束阳光。

“你在做什么，奈拉？”过了一会儿，小伙子开口说，因为他既听不到女伴的脚步声，也听不到她的说话声和呼吸声。

“你在做什么？你在哪儿呀？”

“在这儿。”奈拉摸着他的肩膀答道，“我在看大海呢。”

“啊！海很远吗？”

“在菲科夫里加山的那边。”

“海很大，大极了，大得我们整整一天都看不完它，是不是这样？”

“只能看见它的一小块。就象你向一个面包啃一口时，咬进嘴里的只有一小块儿一样。”

“好了，我已经明白了。所有的人都说，什么美也比不上海洋的美。因为它纯朴……喂，奈拉，你听着，我要跟你说的话……可你到底在做什么呀？”

奈拉用双手抓住那棵胡桃树的树枝，身子悬在上面，悠悠荡荡地来回摆动着。

“我在这儿呢，我的少爷。我在想，为什么上帝不把翅膀赐给我们这些人呢，那样人就可以象小鸟一样飞翔了……嚓地一声就飞上蓝天，在菲科夫里加和大海之间的那座山峰上面高高飞翔，简直没有比这更美的事儿了！……”

“虽说上帝没有赐给我们一对翅膀，但是却给了我们思想，它要比所有的鸟儿都更能够飞翔呢。因为它甚至能飞到上帝本人那儿去……告诉我：若是上帝拒不赐给我思想的话，那我干嘛还要鸟儿的翅膀呢？”

“可我却喜欢二者都有。假如我有一双翅膀，那我就会用我的小嘴衔起你来，把你从这个地方带走，把你送到云彩的顶端。”

盲人伸出手来，摸到了奈拉的头，他说：

“挨着我坐下吧。你不觉得累吗？”

“有一点儿。”她回答着，然后坐了下来，带着稚气未脱的信任把头偎依在她主人的肩膀上。

“你在喘气呢，奈里亚！你已经很疲倦了。这是因为你飞得太多了的缘故……刚才我要对你说的是这么回事：当你谈论海洋的时候，你使我想起了昨晚我父亲给我读的一本书。你也知道，当我到达会思维的年龄时，我父亲就习惯于每天晚上给我读各种有关科学、历史、艺术和娱乐的书籍。可以说，那些阅读和这些散步活动，就是我全部生活的内容。为了补偿我那失去的双眼，主赐给了我一副良好的记忆力。由于这种记忆力，我从那些读过的东西中得到了不少收益。虽然那些书读的时候并无顺序，但我终于把自己理解了的各种知识分门别类地清理了一下。当我懂得了宇宙遵循的绝妙法则，天体运转的准确性，小小原子的移动，以及那些更令人钦佩的驾驭我们灵魂的规律时，我是多么快活啊！我父亲还给我讲述过许多史实，它真实地记叙了人们迄今为止所做过的一切事情。当然啦，我亲爱的，它表明多少年来，人们做的总是同一类的坏事和蠢事，虽然他们一直在不断地进步，尽一切可能向尽善尽美接近，却永远也没有可能达到那个境界，因为只有上帝才是完美无缺的。最后，我父亲还给我读了一些比较复杂的略为费解的东西，但当你反复思考以后，你就会为之惊讶，并且立即喜爱它们了。这一类读物他并不喜欢，因为他不懂，我有时也感到厌烦，有时却又很入迷。不过，毫无疑问，那些题材要是遇上一个善于阐述的作者，就会变得很有兴味了。它们包含着关于万物发生的起因与结果，能够解释我们的一切疑问，指出我们的思维所应遵

循的方式，并且阐明各种事物的本质。”

奈拉似乎对她的朋友所讲的话一句也听不懂，但她却双唇开启，聚精会神地倾听着。为了领会她的主人跟她大讲而特讲的什么本质和起因，她张大了嘴巴，好象一只正在窥视飞蝇以便扑过去抓住它的小鸟。

“好了，”他又说，“昨天晚上，我父亲给我读了几页有关美的文章。作者在谈到美的时候这样说：美就是善良仁慈和真理所发出的光辉。除此以外还有许多精辟的见解。这些话经过旁征博引，深思熟虑，真让人爱听。”

“那本书”奈拉力图表现自己的才能，赶快说道，“该不是森特诺大叔有的那本吧，它叫做……《一千零多少夜》。”

“不是那本，小傻瓜。这本书只谈论美……你不懂什么叫想象的美吗？……那么你也不会懂这个……因为你一定得知道，有一种既看不见，又摸不着，也不能用任何感觉器官去领悟的美。”

“那么，比方说，圣母玛丽亚吧，”玛丽亚奈拉打断了她的朋友的话，“我们既看不见也摸不着她，因为那些形象并不是她本人，而是她的肖像。”

“你的话说得对，是这么回事。我正想到这里，我父亲就合上了那本书，然后他就同我聊开了。我们谈到了外形，于是我父亲对我说：‘不幸得很，你是无法懂得什么叫形体的。’我却坚持说我能；我说只可能有一种美，而这种美应该适用于一切事物。”

奈拉对这些过于微妙而复杂的道理并不那么在意，她早已从她的朋友手中拿过那些花朵，并把它们的漂亮颜色搭配起来。

“我对这点有一种想法，”盲人越说越起劲了，“我对这种

想法着迷已有好几个月了。是的，我是这样认为的，我很固执己见……不，在这方面我并不缺少眼睛。我对我的父亲说：‘我领悟到一种迷人的美，它包含着各种可能有的美，这种美就是奈拉。’我父亲开始笑起来，然后对我说是那样。”

奈拉的脸一下子变成了一朵罂粟花，什么也答不上来了。在充满着恐怖和热望的一刹那，她觉得那个盲人正在看着她。

“真的，你是能够想象出来的最完全的美。”巴勃罗又热烈地说，“否则，你的善良，你的天真，你的纯洁，你的优雅，你的想象，你那纯真而温柔的心灵怎么会使我的痛苦的生活充满欢乐呢？这一切怎么会不表现出真正的美呢？……奈拉，奈拉，”他结结巴巴而又激动不已地说，“你是很漂亮的，对不对？”

奈拉没有作声。她下意识地把手放在头上，把她刚才在草地上摘来的已经揉搓得不象样儿的花插在头发上。

“你不回答我吗？……的确，你是个谦虚的人。要是你不漂亮的话，你就不会象现在这样可爱了。那么美也就缺少逻辑性，而这是不可能的。你不回答吗？……”

“我……”奈拉胆怯地喃喃说，手依然摸着花儿，“我不知道……据说我小时候挺漂亮……现在嘛……”

“现在也同样很美丽。”

玛丽亚奈拉陷于极度混乱之中，她好不容易才说出这几句话来：

“现在嘛……你也知道，人们往往会说许多蠢话的……也常常会弄错……有的时候，眼睛长得越多的人看见的反而越少。”

“啊！说得真好呀！到这儿来：请你拥抱我一下吧。”

奈拉不能立即奔过去，因为她刚刚在自己的头发上戴了一个花环，正急于在平静如镜的水面上看看自己的这番打扮有什么效果。她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自信。她用手扶在水塘边，把身子向水面探过去。

“你在做什么，玛里吉亚？”

“我正在水里照自己哩。水面就象是一面镜子。”她极其天真地回答，话中不禁透出了她的得意。

“你不需要照自己，你美得如同上帝的宝座旁环绕着的天使。”

盲人的心里充满了激情和活力。

“水开始抖动了，”奈拉说，“我看不清自己的模样，少爷。它象我一样地颤抖呢。这会儿水渐渐平静下来了，已经不动了……我正在照自己……现在。”

“你多漂亮啊！到这儿来，我的姑娘。”说着，盲人伸过了双臂。

“我漂亮！”奈拉困惑而又焦虑地说，“不过我在水塘里看到的樣子，并不象人家所说的那样丑。这是因为也有许多人不会欣赏。”

“是的，有很多这样的人哩。”

“要是我穿得也象别的姑娘那么漂亮的话，那该多好哇！……”姑娘自豪地喊道。

“你一定会穿上的。”

“那本书真地说我漂亮吗？”姑娘问道，她采用了所有的令她自信的办法。

“那是我说的，因为我拥有永恒的真理。”他的头脑被热烈的幻想所占据了。

“也许是那样吧。”奈拉沉思着说，不大满意地离开水塘。
“那些男人们也许是很愚笨的，他们并不懂事物的本来面目。”

“人类总是会犯成百上千种错误的。”

“我倒也相信这点。”玛丽吉亚说，她从男朋友的这番话里得到了很大的安慰。“他们为什么非要嘲笑我呢？”

“唉！那些男人们是多么可怜啊！”被自己那种不健全的理解力弄得发昏的盲人高声喊了起来，“视力的功能可能会产生很大的错觉……致使那些男人们脱离了绝对真理……而这绝对真理正是说明，你是长得很美的，漂亮得完美无瑕。让他们跟我唱反调好了！我会证实他们是在胡说八道的……让他们的形体观念滚到一边去吧。不……在上帝的脸庞上罩上撒旦的假面，这种外形是不可能有的。啊！无知的家伙们！你们的眼睛导致你们得出了多少荒诞的结论啊！奈拉，奈拉，你到这儿来吧，我要你挨着我，我要拥抱你那俊美的小脑袋。”

玛丽亚奈拉一下子投入她男朋友的怀抱里。

“漂亮的小姑娘，”小伙子神魂颠倒地把她紧紧地搂在怀里，放声喊道，“我用我全部的身心爱着你！”

奈拉什么话也没说。在她那充满了纯真的柔情的心房里，涌出一种更加美好的感情。年轻人颤抖着，心慌意乱地使劲拥抱着她，在她耳边呐呐地说：

“我爱你胜过爱我自己的生命。上帝的天使啊，你要是不爱我，我就去死。”

玛丽亚奈拉从巴勃罗的臂弯里挣脱出来，于是小伙子陷入了沉思。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驱使她到水塘里去照一照自己。她轻轻地滑下去，走到水边。在浅绿色的水底，她看到了自己那副瘦小得可怜的形象：黑黑的眼睛，满是雀斑的面庞，又尖

又翘的小鼻子，虽说它并不乏动人之处；稀疏的头发，还有那个象小鸟一样晃来晃去的脑袋。她探过身子去看自己的胸部，发现它不漂亮得令人可悲。这时戴在头上的花环掉进了水里，水面顿时摇晃起来，她的影子也随之摆动起来。卡内拉的女儿感到仿佛有人在连根剜她的心，她一边后退，一边喃喃地说：

“圣母啊！我长得多么丑啊！”

“你在说什么呀？奈拉。我好象听到了你的声音。”

“我什么也没有说，我的小家伙……我是在想……是的，我想该是你回家的时候了，很快就要到吃午饭的时间了。”

“是的，我们走吧。你得跟我一起吃午饭，今天下午我们再出来一趟。把手伸给我，我可不愿意你离开我。”

当他们俩走到家的时候，弗朗西斯科·佩纳吉拉斯先生正在院子里，有两位先生陪着他。玛丽亚奈拉认出他们来，他们俩一个是矿上的工程师，另一个是前一天晚上在特里夫莱迷了路的人。

“这就是工程师先生和他的哥哥，也就是昨天晚上到来的那位先生。”巴勃罗的父亲向他们介绍说。

三个男人都以显而易见的兴趣看着正向他们走近的盲人。

“我们等你有好一会儿了，我的孩子。”弗朗西斯科先生拉着盲人的手，把他介绍给大夫。

“我们进去吧。”工程师说。

“祝你们这些有学问而又善良的人幸福！”盲人的父亲看着特奥多罗说，“请你们进去吧，先生们。愿你们迈进寒舍的这个时刻会赐福于我们！”

“就看具体情况了。”戈尔芬咕哝着。

巴勃罗和两位先生走进房间以后，弗朗西斯科先生向玛丽

亚奈拉转过身来，她正吃惊地站在那儿，一动也不动。他和蔼地对她说：

“喂，奈拉，你最好还是走吧。今天下午我儿子不能出去了。”

后来，他看到奈拉仍然没有动一下，就又说道：

“你可以到厨房去。多罗特娅会给你一些吃的东西的。”

第八章

依然是傻话

第二天，巴勃罗和他的领路人在同前一天相同的时间里出了门。不过，由于是阴天，还刮着令人讨厌的风，而且看风势有可能变成一场狂风，所以他们决定只散一会儿步。他们穿过阿尔德亚科瓦的公共草场，又从波尼恩特爬上矿山的大山坡，以便下到那些采矿场去。

“奈拉，我得跟你讲一件事，它会使你高兴得跳起来哩。”当他们离开家很远的时候，盲人开口说，“奈拉，我觉得我的心里充满了快乐！……我觉得，宇宙、科学、历史、哲学、自然以及我所学过的一切知识，都钻进了我的心中，并且正在我的身体里散步……仿佛一支朝圣的队伍。你已经看见昨天等候我的那几位先生了……”

“你是说卡洛斯先生和他的哥哥，也就是昨天晚上我们碰到的那个人吧。”

“此人是一位著名的学者，他走遍了整个美洲，做过许多

妙手回春的手术……他是来看望他的弟弟的……因为卡洛斯博士是我父亲十分要好的朋友，所以我父亲就请求他哥哥给我检查一下……这是个多么亲切而仁慈的人啊！他首先同我谈话，问了我几件事，又给我讲了一些又有趣又开心的事。然后他对我说，要我镇静一点。我感到他的手指伸进了我的眼皮里……过了一会儿，他说了一些我听不懂的话，都是些医学术语。我父亲从没有给我读过任何有关医学方面的东西。后来，他们把我拉到一个窗户前。在他用一种我叫不上名称的器械对我进行检查的时候，客厅里安静极了！……后来那位大夫对我父亲说：‘试试看吧。’他们又用很低的声音讲了些其他事情，我听不清他们的话，我相信他们还打手势来着哩。当他们走了以后，我父亲对我说：‘我心爱的孩子，我无法向你掩饰我心中的喜悦。那个人是上帝派来的天使，他给了我希望，很少的希望；不过，看来那种希望愈是渺茫就愈要抓紧。我想要抛开这念头，我对自己说，那是不可能的。是的，是的，几乎是不可能的。可它呢……却象胶水一样紧紧地粘着我不放。’我父亲就是这样对我说的。从他的声音里，我知道他哭了……奈拉，你在做什么呢？你是在跳舞吗？”

“没有，我在这儿，在你身边。”

“因为以前我一告诉你一件快活的事，你就会跳起舞来……不过今天我们到哪里去呢？”

“天气不好。我们到特拉斯卡瓦去吧，那是一个避风的地方。然后我们再到巴尔科和特里夫莱去。”

“好的，随你的便……啊！奈拉，我的小女伴，假若这是真的，若上帝愿意怜悯我，让我有幸见到你的容颜，那该多好啊！……哪怕让我的视力只保留一天，那也是好的，那时我将

多么感激他啊！”

奈拉一声不吭。她先是表现出格外的高兴，继而又双眼盯着地面陷入了沉思。

“世界上总会发生一些稀奇古怪的事的。”巴勃罗又说，“而上帝的慈悲就是这样……它往往突如其来地降临，如同他那喜怒无常的脾气一般。当你经受了长期的折磨和惩罚之后，上帝突然又会大发善心，正如你饱尝了一种自以为保险而永久的幸福之后，上帝又会大发雷霆一样。你不这样认为吗？”

“我也这样看，你所盼望的事，它终究会发生的。”奈拉冷静地说。

“你怎么知道呢？”

“我的心告诉我的。”

“你的心告诉你的！那么这些预示为什么不会成为真实的呢？”巴勃罗热切地表示，“是的，那些非比寻常的灵魂能在一定的情况下预感到某一事件的发生。我在我自己的身上就观察到了这一点，由于我的失明不会分散我对自己的注意，所以我发觉我的心灵常把一些费解的事悄悄地告诉我了，接着就发生了某个事件，于是我就吃惊地说：‘我对这件事事先已经有所觉察。’”

“我也遇到过同样的情况。”奈拉说，“昨天你对我说你很爱我。当我回家的时候，我就对自己说：‘这真是少有的事。不过，对这件事我还是有所预感的。’”

“真是妙极了，我的小姑娘，我们的灵魂怎么会这样地和谐一致呢！它们为一种共同的愿望联结在一起，所缺少的只是一条纽带。如果我得到了我所缺乏的这个宝贵的感官，那么我们的灵魂就会得到这条纽带的。倘若以前我心里不是盼望能够

更好地爱你的话，那么在我的思想上就不会确立睁开双眼的念头。对于我来说，获得这种感官，仅仅意味着得到一种能力，以便使我能以一种新的方式去体会那种令我痴醉的爱情……不过我觉得你今天情绪不好。”

“是这样的……假如要对你说实话的话，我并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我非常高兴，也非常伤心，我是悲喜交集。今天天气多糟呀！……最好没有白天，总是黑夜就好了。”

“不行，不行，就让它这么着吧。黑夜与白天啊，如果上帝让我最终能区分你们的话，那我该多幸福啊！……我们为什么停住了？”

“我们正走到一个危险的地方。我们还是到另一边去走那条小路吧。”

“哎呀！特拉斯卡瓦。这块滑溜溜的草地是个大斜坡，一直延伸到那个洞穴。掉进洞里的人再也不可能重新出来了。我们走吧，奈拉，我不喜欢这个地方。”

“傻瓜，从这儿到那个洞口还有许多路哩。今天特拉斯卡瓦多美啊！”

奈拉站在那里，扶着她的伙伴的一只胳膊，观察着洞口。这个洞的形状有如一只漏斗。极平坦的草地复盖着那个小洞穴凹而深的斜面。在洞的最深处，一大块长方形的岩石横放在草地上，四周长满了杂草、茴香、荆棘、灯芯草以及各种各样五颜六色的花朵。看上去这块岩石就象一个大舌头。在它附近，与其说可以看到，倒不如说估计到有一个洞，一个隐秘的深渊，周围复盖着浓密的野草，跟当年堂吉诃德钻进蒙特西诺斯山洞时不得不砍掉的草长得一模一样。

奈拉紧紧地盯着，好象看不够似的。

“你为什么说那个可怕的特拉斯卡瓦美丽呢？”她的朋友问道。

“因为在那上面开放着许多花儿。上个星期，所有的花儿都凋谢了；不过现在它们又重新开放了。这景色看了真让人高兴。圣母啊！那儿还有许多鸟儿在栖息，有许许多多的蝴蝶在花上采蜜哩……乔多，乔多，到这儿来，别去吓唬那些可怜的小鸟。”

听到奈拉的叫喊，已经爬下去的小狗又快活地跑了回来。于是，那个和平的小鸟之乡又恢复了原样。

“这地方让我害怕。”巴勃罗抓住姑娘的手臂说，“现在，我们是到矿上去吗？是这么回事，我已经认识这条路了。我到了我的领域。我们从这儿一直可以走到巴尔科……乔多，你在前面走，不要绊住我的腿。”

他们从一条阶梯形的小路向下走去。很快就来到了采矿以后留下的洼地。他们离开了那片绿色的植物区，陡然进入一条巨大的沟壑。它那被钻机和镐头开凿过的墙壁呈现出有趣的层叠，各个矿层在断面上显露出互不相同的色调和质地。正是这个地方，在特奥多罗·戈尔芬的眼里，仿佛是一艘被恶浪吞没的巨型遇难船的内部，而它那粗俗的名字也使人觉得这种想象更加真实可信。然而，在白日里，人们欣赏到的主要是层层相迭的含有硫磺和硫酸盐脉的表层，那些黑色的沉淀物，还有褐煤，那里埋藏着黑玉；含铁的那部分土层，仿佛是用血揉和而成；那片巨大而规则的岩石板，留下了成千上万处人工开凿的痕迹，镐头、断裂以及大缝隙造成的横七竖八的裂纹。这地方简直象是一处在显微镜观察下的软组织创伤。正中流过的那条饱含着氧化铁的溪水，就象是一股血流。

“我们的座位在哪儿呢？”佩纳吉拉斯少爷问道，“我们到那边去吧，那儿的风对我们不大要紧的。”

他们从那条大深沟的底部沿着崎岖的山路往上走了一段，路两旁全是断石、泥土和茴香丛。他们在一块长形巨石的阴影里坐了下来。看上去，这块石头倒象是两块巨石彼此粘合起来的，石头的边沿长得并不规则，仿佛是两块互相奋力嘶咬的已经磨损了的牙床骨。

“这儿可真好！”巴勃罗说，“有时从那个洞穴里会刮过一阵风来，不过，今天我什么也没有感觉到。我只听见那里边——特拉斯卡瓦的深处，传过来潺潺的流水声。”

“今天水流得很平静。”奈拉说，“你想躺下来吗？”

“你看你想起一个多好的主意。昨晚我没有睡觉，一直在思考我父亲对我说的话，想那个大夫，想我的眼睛……整整一夜，我一直感到有一只手伸进了我的眼睛里，并且在里面把一扇紧闭多年的生了锈的大门打开了。”

说着，他在那块石头上坐下，把他的头放在奈拉的膝盖上。

“那扇门，”他又继续说，“在我那个感官的最深处，正如我刚才对你所说的那样，它终于敞开了，里面深藏的那个意愿顿时走了出来，它始终缠绕着我，不让我得到安宁。啊！我心中的奈拉，我崇拜的姑娘，若是上帝愿意把我所缺少的那种功能赐给我，那该多好啊！……有了它，我这个几乎是最幸福的人，只要使你成为我的女友和终生伴侣，就会自认是世上最幸福的人了。要使我们二人合为一体，我就只差一点了：就是说，只差用我至今还不能理解、然而却以某种模糊的方式对它有所领悟的视力看到你，并且陶醉在你的美貌里了。在精神上，我勤学好问，什么都想知道，但我的眼睛恰恰缺少这种好奇心。

我要把我所缺乏的这种能力作为我爱你的一种新方式。我满脑子想的都是你的美；只是它有一部分至今还不属于我。”

“你没听见吗？”奈拉突然说，象是对跟她男朋友正在说的话毫不相干的事很有兴趣。

“什么？”

“这里面……特拉斯卡瓦！……它正在说话哩。”

“特拉斯卡瓦，”奈拉面色苍白地说，“就是一种喃喃的声音。它在说：是的，是的，是的……有时我还会听到我母亲的声音，她清清楚楚地说：‘我的女儿呀，呆在这儿有多好啊！’”

“那只是你的想象罢了。人的想象也会讲话的，我忘记告诉你这一点了。有时，我的想象是那样的多嘴饶舌，以致我不得不命令它住口。它的声音是刺耳的，乱糟糟的，让人难以容忍；相反，人的理智说起话来却是庄重的、平静的和令人心悦诚服的，它所说的东西是驳不倒的。”

“这会儿它好象在哭……声音渐渐地消失了。”奈拉凝神谛听着。

倏地，从那个洞穴里吹出来一阵轻风。

“你没发现它长叹了一口气吗？……现在又听到声音了：它的声音很低，在我耳边很轻地跟我说话，很轻……”

“它跟你说什么呀？”

“什么也没有说。”玛丽亚奈拉停了一下，陡然说道，“你说这都是些蠢话，也许你说得对。”

“我一定要把那些荒唐的想法从你的头脑里清除掉。”盲人握住她的手说，“我们一定要终生在一起生活。唉！我的上帝啊！倘若我刚一出世就被剥夺了这种功能，如果我注定要得不到它，那你为什么又给我以希望呢？假若我不能在戈尔芬大夫

的手中获得再生的话，那我该有多么不幸啊！因为这意味着又一次诞生。多好的新生！多美的新生活啊！我的姑娘，我对上帝有着明确、清楚和毫不动摇的信仰，我凭着这个信仰发誓：你我二人决不会因为我的意愿而分开。我的眼睛会治好的，奈拉，我会用眼睛看到你那天使般的芳容的。那时我将同你结婚，你将成为我亲爱的妻子……你将是我的生命，是我心灵的欢乐与骄傲。你不对这说点什么吗？”

奈拉把年轻人那颗俊美的脑袋紧紧地搂在怀里。她想说什么，却激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

“如果上帝不愿把那种功能赐给我，”盲人又说，“你也永远不会离开我，你也将是我的妻子，假若你不讨厌同一个盲人结婚的话。不，不，我的姑娘，我不愿把一个如此痛苦的桎梏强加给你。你一定会遇到爱你并且能够使你幸福的出类拔萃的男人的。你那少有的善良仁慈，你那纯洁高尚的品德，你那动人的美貌，所有结识你的男人都会被你迷住，对你倾心，并且燃烧起最纯真的爱情的。他们会确保你有一个美好幸福的未来的。我向你发誓：只要我活着，不管是瞎着眼睛还是获得了视力，我都将爱你，并准备在上帝面前向你发誓，我给予你的是一种巨大的、没有止境的、永恒的爱。你不对我说几句话吗？”

“嗯：我很爱你，爱极了。”奈拉一面说，一面把她的面孔贴近男朋友的脸，“不过，你还是不要急着见到我，也许我并不象你所想象的那样漂亮。”

说到这里，奈拉在自己的衣袋里摸了半天，掏出一块涂有水银的玻璃碎片来。那是上个星期安娜太太家打碎的一面不值钱的镜子的残片。她向这块破镜片里看了看。但是，由于镜片太小，她只好一部分一部分地挨个儿照。先照一只眼睛，再照

照鼻子。要是离镜片远一些，就可以照到半个脸。唉！这一番审视的结果多让人伤心啊！她把那块破镜片放好，大滴的泪珠从眼里涌了出来。

“奈拉，我的额头上掉下了一滴水，难道下雨了吗？”

“是的，我亲爱的孩子，象是在下雨。”奈拉呜咽着说。

“不对，是你在哭。要知道，这是我的心告诉我的。你就是善良仁慈的化身，你的灵魂和我的灵魂被一条奇特而神圣的绳索紧紧地连在了一起，它们是不可分开的，对吗？它们是同一个事物的两个部分，对吗？”

“对。”

“你的眼泪比你能够说出的任何话语都更清楚地回答了我。你很爱我，不管是我恢复了视力还是继续被剥夺这种功能，你都同样地爱我，不对吗？”

“同样地，是的，同样地。”奈拉激动而又心慌意乱地回答着。

“你将陪伴我吗？……”

“永远陪伴你，永远。”

“你听着，”盲人充满了爱的狂热，激动地说，“如果让我在看不见与失去你这二者之间进行选择的话，我宁肯……”

“你宁肯看不见……啊！圣母啊！我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

“我宁肯不用眼睛看你的美貌，因为我在心里看到了它，犹如我的内心所宣称的那样鲜艳清楚。你就在我的心里。你本人比任何其他的东西都更吸引我，更使我爱你。”

“是的，是的，是的。”奈拉梦呓般地说，“我是漂亮，我长得非常漂亮。”

“你听我说，我有一种预感……是的，一种预感。仿佛上帝在我心里跟我说话，他对我说，我将会有眼睛，我将看到你……我们将是幸福的……你没有同样的感觉吗？”

“我……我的心对我说，你将看到我……但它在跟我说这番话的同时，却让我肝胆俱碎。”

“我将要看到你那美丽的容貌吗？那该多幸福啊！”盲人激动得有些异样地高声喊着，这是他在某些时候常有的一种表现。“不过，要知道我已经看到它了，我在我的心里看到了它，清晰而美好，正如我所说的那个样子，它充满了我整个儿灵魂哩。”

“是的，是的，是的，”奈拉有些精神失常地重复着，“我是漂亮的，我是非常漂亮的。”

“祝福你……”

“那么你呢？”她一边吻着盲人的额头，一边说，“你困了吗？”

“是的，开始有些困意了。我昨晚没有睡觉。我呆在这儿是那样地好……”

“你睡吧。”

奈拉开始低低地唱了起来，就象是给那些睡意朦胧的孩子们唱的一样。过了一会儿，巴勃罗就睡着了。奈拉又听到了特拉斯卡瓦的声音，它在对她说：

“我的女儿呀……这儿，到这儿来吧。”

第九章

戈 尔 芬 兄 弟

特奥多罗·戈尔芬觉得在索卡特斯一点儿也不乏味。他来到这里后的第二天，就同他的兄弟在他的实验室里呆了好长时间。在随后的那些天里，他跑遍了各个矿山，了解那里的各种事物并对它们加以赞美。他一会儿对造化的力大无比表示惊叹不已，一会儿又对人类巧夺天工的才能和胆略大加赞赏。晚上，当喧嚣而繁忙的索卡特斯万籁俱寂，唯有那些不甘寂寞的炉火仍在熊熊燃烧时，这位大夫仍不歇息。此人是一位很热烈的音乐爱好者，喜欢听他的弟媳索菲亚，也就是卡洛斯·戈尔芬的妻子弹钢琴。这是一位不幸的母亲，生下的几个孩子无一幸存。

兄弟俩十分相亲相爱。他们出身低微，家境一贫如洗，为了摆脱穷困和无知的状况，两个人从小便自己奋斗，几度努力都险遭失败；然而那种不屈不挠的意志仍然那样顽强，终于使他们气喘吁吁地到达了久盼不至的彼岸，他们将那些碌碌无为的平庸之辈抛在身后的污泥浊水之中，在险境里永远地拚命挣扎。

作为兄长，特奥多罗先当了大夫，以后卡洛斯也成了工程师。在弟弟需要帮助的时候，他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当看到他已经走上坦途时，当哥哥的这才踏上自己内心期待已久的探险之路，来到了美洲。他在那里和一些名震欧洲的医生们共同工作，很快就名利双收。他到西班牙作了一次旅行，随后又回到了新大陆；后来又回过一次国，稍事逗留之后，便又折身回到了美洲。他每次远行都到欧洲转上一圈，以便了解眼科医学上的新成就。

他是个五官长得很粗糙的人，皮肤黝黑，外貌显得聪颖而机敏，宽阔的嘴唇，直立的头发，炯炯有神的目光，永不知疲倦的天性，以及他那虽然被美洲的气候有所损坏却仍然十分强健的体格。他的脸庞又宽又圆，前额骨颇为突出，狮鬃般的毛发尽管修剪得很短，但仍不驯服地倒竖着，眼睛里似乎总是要喷出一团火来，还长着一双巨大的手掌，为此常有人说他：“真是一头黑狮。”确实，他当真象一头雄狮，而且，作为百兽之王，他无时无刻不在显示他对自己的尊重。不过，这位出类拔萃的人物所具有的自负是属于最可原谅的那一种，因为这种自负炫耀的仅仅是两大光荣：一是他对外科医术的酷爱，二是他对自己出身低贱引以自豪。一般来说，他的谈吐并不怎么出色，因为他不善于辞令，说起话来并不娓娓动听。他的话，短促而急切，仅仅用来表达他那闪电般迅忽的思想。有很多次，当有人询问索菲亚对某桩事情的看法时，她就说：“还是看看哈瓦斯通讯社^①对此有何见解吧。”

① 查尔斯·哈瓦斯（1785—1888），在路易斯·菲利浦执政时期，他在巴黎创建了一个政治新闻社，使得法国成了欧洲政治和商业新闻的中心。

特奥多罗说：“我们虽然出身于荒野之地，即出身于尘世上极端卑微之地，但是我们自己却想方设法长成了茂密的大树……工作和人的创造性万岁！……我相信，虽然我们戈尔芬家族是玛拉加托人，但脉管里流的却是英国人的血液……就连我们的姓氏，显然也是地地道道的撒克逊的姓氏。我们不妨将它拆开来理解：戈尔特，即金子；芬芳恩特，是寻找……也就是说，正如我们所讲的，这个意思就是寻找黄金的人……因此，当我的兄弟在地底下寻找它时，我则在奇迹般缩小了的宇宙内部，即被称之为人的眼睛里寻找黄金。”

在这个真实的故事发生的时候，他从美洲取道纽约——利物浦，来到了这里。风闻他的侨居国外的生活将就此永远结束，然而人们对此却是半信半疑，因为他说这种话已经有好几次，但每次做起来总是完全相反。

他的兄弟卡洛斯是个幸运儿，性情平和，勤奋好学，忠于职责，酷爱矿物学和冶金学，简直达到了入迷的程度，甚至于将科学凌驾于自己的娇妻之上了。不过，这一对夫妇的生活倒也如鱼得水，诚如特奥多罗所说，伉俪之情是处于“类质同晶”的状态，因为他们俩在同一系统里结晶。至于他自己，每当有人向他谈起婚姻大事时，他往往付之一笑：

“婚姻对我来说，是一种假结晶，也就是说，这种结晶方法对我并不合适。”

索菲亚太太是位姿色平常的好太太，每天只是对自己显出的可悲的发胖趋势发发牢骚而已。有人对她说煤矿的空气可使人体消瘦减肥，于是她才移身到矿区居住，计划在这儿呆上一年。谁知，这里的空气充满了菱锌矿的尘末和灰雾，这一点惹得她相当不快。她生的孩子没有一个幸存于人世，一天当中，

她最主要的事情就是弹钢琴，在那些太太女士之中组织慈善团体，用以救济贫穷的家庭，此外，还开办医院和学校。在马德里，在相当一些年里，她的这番豪举曾被人誉为“奇迹”，她也被所有热衷于慈善事业的善男信女们奉为“楷模”。在两位同样喜欢为他人操劳的贵妇人的资助下，她得以主办了二十多次戏剧专场，还有次数相同的化妆舞会，六次斗牛，两次斗鸡。凡此种活动的宗旨，就是接济穷人。

在她这些往往由于心血来潮而引起的热情中，也有一种大概同她救助穷人的高尚行为不那么相称的癖好，这就是：她喜欢自己身边猫狗成群，围着自己欢跳狂蹦。她对这些小乖乖的兴趣，简直达到了过分宠爱的程度。不久以前，当她住到索卡特斯的寓所时，她托机器车间主任乌里塞斯·布尔从英国给她捎来了一个“小宝贝儿”，那是一条漂亮而小巧玲珑的猎兔狗，宛如娃娃一样惹人喜爱，而且还很会撒娇。它叫丽丽，是用二百块杜罗从伦敦买来的。

每逢晴朗的丽日，戈尔芬一家人便到野外散步；天不作美时，便在家弹琴唱歌，因为索菲亚那种尖声细气的嗓子，在索卡特斯尚可勉强被认为是一种歌喉。第二工程师是个男低音，特奥多罗也是个深沉的低音，卡洛斯跟他差不离。这样一来，满可以组成一个修士合唱班，其中索菲亚的声音尤为突出，仿佛是出自一个即将被送去祭祀的修女之口。他们唱的歌曲全都是，或者即使不全是、但也很象那种自我献身的善男信女们所唱的歌。

在外出散步的时候，他们往往在野外小餐一顿。九月末的一天下午，那时特奥多罗才到矿上六天之后，他们又去散步，散步的顺序是这样排列的：丽丽，索菲亚，特奥多罗，卡洛斯，

这是由于路径窄狭，容不下两人并排行走。丽丽穿着它的小毛毡或是小外套，这是它的女主人的一种发明创造。索菲亚肩背着她的小伞，特奥多罗同样肩扛着他的拐杖，杖尖上挑着一顶草帽。丽丽特别喜欢在散步时将它那颗畸形的脑袋敞露在空气之中，当他们走到特拉斯卡瓦的边缘时，丽丽便弹起它那敏捷的小爪，犹如金属线一样，倏然跃出小径，沿着漏斗形的斜坡，从草地下面跑了下去。它跑了一段，随后便改成滑行了。索菲亚不禁发出了一声恐怖的尖叫。最初她的举动发自一种很象是母爱的情感，即尾随着处境危急的小宝贝后面跑去，但是她的丈夫止住了她，对她说：

“干脆让魔鬼把丽丽带走好了，你这个女人，它会回来的。这一带草地非常滑，人是不能下去的。”

“丽丽，丽丽！……”索菲亚叫喊着，期望她那充满挚爱的呼唤能够阻止那个小动物沿着毁灭的道路滑下去，从而把它唤回正路上来。

最温柔的声音也没有打动丽丽已经发胀的头脑，它仍旧继续往下滑着。有时，它也望望女主人，那双富有表情的黑眼睛似乎在说：“太太，看在上帝份上，您别那么傻里傻气吧。”

丽丽在那片白色的巨石前停了下来，这些石头充满孔隙，铺着一层苔藓，恰好堵在深渊的口上，象是覆住深渊的盖子。人们的眼睛都死死盯住那个地方，这当儿，他们蓦然发觉那儿有个东西在蠕动。似乎是一头野兽躲在岩石后面。然而，索菲亚又发出一声喊叫，这一次与其说出自恐怖，不如说是出自惊愕：“原来是奈拉……！奈拉，你在那儿干什么？”

姑娘听到有人唤她的名字，便惊慌失措地出现了，小脸蛋羞得绯红。

“傻丫头，你在那儿干什么？”夫人又重复了一遍：“把丽丽抱过来，送到我这儿来……上帝真是保佑我，造出了这个小宝贝！你们瞧呀，她居然钻到什么鬼地方去了。丽丽跑到下面去，过错全在你……你倒是教给小宝贝一些什么呀！全都怪你，它才被教得这么坏，这么任性。”

“这姑娘简直长了一层巴拉巴斯^①的皮，”卡洛斯对哥哥说，“瞧她都钻到什么地方去了！”

当他们在特拉斯卡瓦的坑口说这一番话的时候，奈拉已经在下面追逐丽丽了。这个小动物平常的生活极其单调无聊，而这一天却变得格外淘气，格外不听话，总是从奈拉的手中逃开。夫人使劲儿地叫着，要它听话，要它守规矩。可是它竟然将它应该遵守的最起码的规矩也置之度外，一边欢天喜地地蹦蹦跳跳，一边毫不害臊地望着它的女主人，象是在对她说：“夫人呵，您是不是只管去散您的步，让我也自在一会儿呢？”

最后，漂亮的丽丽终于钻进了覆盖住洞口的黑莓丛，它身穿的小毛毯使它活动极不灵便。小乖乖看见自己无法从杂草中脱身了，于是哀号起来呼救。

“我就要失去它了，它就要完了！”索菲亚嚎叫着，“奈拉，奈拉，要是你给我把它弄出来，我就给你一条大狗……小心……抓紧……”

奈拉毫无惧色地滑了下去，她那一双脚在覆盖住深渊渊口的黑莓丛和茴香树灌木丛里踩来踩去；她用一只手紧紧抓住坑坑洼洼的岩石，支撑住自己的身体，然后伸出另一只手，一直

① 巴拉巴斯，即撒旦，《圣经》中的魔鬼。

到揪住丽丽的尾巴，这样才使它摆脱了困境。她抚摸着小狗，成功地回到了洞口。

“都怪你，都怪你，你的过错。”索菲亚一脸阴云对她连声责骂了三遍，“都怪你先钻到了那个鬼地方……你知道，不论你到哪儿，它总愿意跟在你后边……这场戏演得真妙！”

说罢，她亲吻着那个误入险途的小宝贝，轻轻地拍着它的臀部。当她确信自己的心爱之物安然无损时，便将已经跑到它脑门上的毛毯子拉好，然后把狗交给奈拉，对她说：

“接住，抱着它，它一定很累了，这种长时间的奔跑会伤害它的身体的。小心点……你在我们前面走好了……小心点……我再跟你说一遍……你瞧，我就跟在你身后，监视着你呢。”

这一家人重又往前走去，奈拉在前面带路，丽丽从女孩的肩上望着女主人，那模样象是在说：“哎呀，太太，您是多么笨哪！”

在漂亮的丽丽这次惊心动魄的遇险过程中，特奥多罗·戈尔芬始终一言未发；然而，当他们踏上了宽阔的草地、三个人可以毫无妨碍地并肩走路时，大夫便对弟媳妇说：

“亲爱的索菲亚，我在想，这只小动物未免使你过分操心了。不错，一条价值二百杜罗的狗绝不是一条寻常的狗可以相比的。我在考虑你究竟为什么要化费时间和金钱来给这位狗少爷做件大衣，却从来没有想到给奈拉买双鞋子穿呢？”

“给奈拉买鞋！”索菲亚大笑着叫了起来，“请问：她要鞋干什么？……不出两天就会穿坏的。只要你愿意，你可以随便取笑我好啦……是的，我明白，宠爱丽丽是我的一种怪癖……但你不该因此就可以指责我缺乏慈善心肠……话说到这里也就

为止了……我是不能允许你这样说我的。(她讲这话的时候，声调变得十分严厉，带有一种显而易见的狂怒)至于说到既慎重又恰到好处的行善，我不相信有其他人能比我做得更出色……在你不能肯定你的施舍会用在好处的时候，你就不能无缘无故地行善。你还想来教训我吗！……听着，特奥多罗，我通晓此道如同你精通你的眼科医术呢。”

“是的，亲爱的，我们清楚你所做出的奇迹。你无需再给我重复一遍，为了减轻穷人的痛苦，你巧施智慧组织的那些演出、舞会、斗牛，也用不着再向我提及，那些赌注庞大的摸彩游戏曾使多少无业游民填饱了肚子，然后才给病人们留下了寥寥无几的一笔资金。所有这一切，都只不过向我证明了一个行善机构所具有的不寻常的习惯，它并不是以慈善为怀，而是以蹦蹦跳跳、斗牛和玩彩票为乐……我们还是不谈这些为妙；这些英雄业绩我已熟知并且非常钦佩：此种豪举自有其优越之处，而且裨益不少。但是，你和你的众女友毕竟难得接近一个穷人，难得亲自从他嘴里探询到其不幸的根源……你也很少去了解一下，穷人究竟身受何种痛苦，因为在这些痛苦之中有的痛苦十分特殊，决非几枚铜钱或一块干硬的面包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得以解除……”

“我们的哲学家正在发表竞选演说哩，”索菲亚满面愠色地说，“我到底做过些什么，又没做什么，你都清楚吗？”

“别生气，乖乖，”戈尔芬答道，“我的这番议论只有一个意思，就是说，你早就该给奈拉买双鞋子。”

“那你就等着瞧吧，明天她就会有的。”

“不，因为今天晚上我就要给她买。夫人，希望你不要干涉我的领域。”

“哎！……奈拉，”索菲亚看到小姑娘走远了，便喊起来，“别走远了，你得让我看得见你，好知道你在干什么才行。”

“可怜的孩子呵！”卡洛斯叹道，“有谁会想到她居然有十六岁了呢！”

“她太跟不上时代了。多不幸呵！”索菲亚叫道，“我每每扪心自问：上帝为什么要允许这种人活在世上呢？……我还问自己：我能为她做些什么呢？什么也不能，除了给她吃的、穿的……仅此而已。大家有目共睹，无论给她什么，她都会弄坏的。她不能干活，一干活就会晕倒；她手无缚鸡之力。在石头上蹦来跳去，在大树上爬高爬低，整天整天地攀在树上，象一只小鸟哼唱着歌曲，不管给她什么东西，她很快就会把它变成碎片……”

“不过，我发现奈拉身上，”卡洛斯说，“在那层天真和野生的原始外衣下，也还具有某种聪颖和机敏。不，太太：奈拉并不傻，而且一点儿也不笨。假如有人传授给她某些知识，说不定她会比大多数的孩子都要学得出色哩。你们怎么看呢？奈拉有想象力，由于这点，加上她又缺乏起码的启蒙教育，她才变得既伤感而又迷信。”

“这话说得对；她处在原始部落的环境里，”特奥多罗十分肯定地说，“而且还是放牧时代。”

“恰好是昨天，”卡洛斯又说，“我从特拉斯卡瓦经过，发现她就呆在我们今天看见她的那个地方。我叫她，让她从那儿出来，问她在那儿干什么，她用世界上最简单的思想回答我，她说她是在同她的母亲谈话……你还不知道吧，她的母亲就是从这个深渊跳下去的。”

“也就是说，她是自杀的。”索菲亚说，“我听说这个女人

生活不检点，思想意识极其糟糕。我不禁问自己：这种品行低劣的人，却用登峰造极的方法死去，即用自杀来结束自己罪恶的一生，这种人难道还配得到人类的同情和怜悯吗？的确有这样一些事情，它使人闻之毛骨悚然；也有这样一些人，他们从来就不该生到这个世界上来，不应该，先生，特奥多罗尽可以夸夸其谈，说得娓娓动听，可是我却要扪心自问……”

“不，你什么也别问，亲爱的弟媳，”特奥多罗情绪活跃起来，“我将会回答你，自杀者值得人们给予他最鲜明最温柔的同情。至于说到责备，不妨让世界上所有的非难一古脑儿全加在自杀者身上好了；然而，与此同时，还是调查一下，究竟是什么缘故才使人走上如此可怕的绝路为好……并且还应该了解一下，是否社会没有将自己的大门向自杀者打开，没有使人绝对地远离那个正在向她招唤的可怖的深渊……”

“你是说被社会抛弃了！有一些人的确如此……”索菲亚不顾礼仪了，“社会不能庇护所有的人。看看那些统计吧，特奥多罗；你好好看看它，就会知道穷人的数目……但是，如果说社会要抛弃某个人的话，请问：宗教又是为何而存在呢？”

“我这里指的是那些可怜的绝望者，他们集一切不幸于一身，而其中最大的不幸就是无知……无知而又迷信的可怜虫对神的看法仅仅是游移不定的和荒谬的……那些为他们所不知的东西，不但不能阻止住他们，反而会促使他们去犯罪……他们在无知和愚昧中所酿就的宗教思想也极少会有利于他们自己。对于这些人，无论是智者、学者、还是教士，都不愿和他们亲近。唯有法官在不得不判刑时才会接近他们……你们在判处你们自己造下的罪孽时所持的严厉态度真不愧是世间的奇事。”他继续热烈地说着，高举起他的拐杖，杖尖上仍然挑着那顶草

帽。”你们看到了，就在你们的面前，在你们舒适的安乐窝的脚下，有一大群被遗弃的人，他们从童年时起就缺少应有的一切，缺父母，直到缺玩具……你们对此熟视无睹，是的……你们从来没有想到要给他们哪怕是一丁点儿尊严，使这些人也明白他们同样是人，把他们所缺少的思想教给他们；你们何曾想到要提高他们的身分，使他们从进行机械的、牲畜般的体力劳动变为进行文明的、理性的工作；你们眼睁睁地瞧着他们住在肮脏不堪的窝棚之中，营养不良，日复一日地变得更加粗俗，原始，却丝毫不曾想到把你们养尊处优的舒适条件稍微匀给他们一丁点儿……你们把精力用在防止杀人、偷盗、自杀方面，而对于你们自己恰恰是产生这三大罪行的常设学校的支持者这一点，却完全视而不见，无动于衷。”

“我不知道那些难民收容所都是干什么的！”索菲亚尖酸地说，“念念那份统计吧，特奥多罗，念一念，你就会知道究竟有多少不幸的人存在了……念念统计表吧……”

“我不看统计表，亲爱的弟媳，你的表格对于我没有任何用途。那些收容所并不算坏，不过它们并不足以解决这些无依无靠的人所现存的严重危机。那些流落街头、荒野的可怜的孤儿们，得不到一点儿人间的温暖，只有这些慈善机构才肯收容他们，不过，他们由于失去了天伦之乐从而在心灵上造成的空缺，极少有被填补上的时候呵……唉！他们心灵上本来应该有、然而却难得会有的高尚、尊严的自重，总是空缺着。在这个问题上，我有一点想法，这是我个人的一个想法；或许在你们看来这是荒诞不经的吧。”

“说给我们听听好了。”

“无家可归的孤儿以及儿童的苦难的问题，是永远也无法

解决的。正如你们的伙伴也无法解决那些其它社会问题一样；不过，有些习俗本来可以大大减轻他们的痛苦的，当然那必须要在法律的支持之下……比如，法律满可以规定——你们也会看得到，这并非寻常小事——所有的孤儿，无论其出身如何……你们别笑呀……有权以养子的名义进入一对缺少子女的夫妇的家庭。这样一来，情况便可焕然改观，那就既不会有没有子女的父母，也不存在没有父母的子女了。”

“以你的办法，”索菲亚说，“这件事就得以这种方式来解决，即要我们去当奈拉的父母罗。”

“为什么不呢？”特奥多罗答道，“这样我们就不会化费二百块杜罗去买一条狗养着，也不至于整天光跟丽丽少爷去亲亲热热了。”

“那么，为什么那些有钱的单身汉要被置于这条荒唐可笑的法律之外呢？为什么他们不应该同样也去抚养一个随便什么人的孤儿呢？”

“我不反对，”大夫望着地下说，“不过，这是什么？……是血！”

所有的人都向地上望去，那儿果真留下了一条断断续续的血迹。

“耶稣呵！”索菲亚尖叫一声，捂住了眼睛，“原来是奈拉。你们看她的脚成什么样子啦。”

“都看见啦……那是因为她被迫钻到黑莓丛里去抱回你那条幸运的丽丽呵。奈拉，到这儿来。”

右脚鲜血淋漓的奈拉一瘸一跛地走了过来。

“把可怜的丽丽给我，”索菲亚从流浪姑娘的手上接过了小宝贝。“别碰坏了它。你疼得厉害吗？可怜的丫头！这可不比一般。呀，流了多少血哟！……我见不得这个。”

敏感而紧张的索菲亚背过身去抚摸丽丽。

“我来瞧瞧，瞧瞧这是怎么一回事，”特奥多罗一边说，一边抱起奈拉，让她坐在邻近的一块石头上。

他戴上眼镜，察看了这只脚。

“没什么要紧；两三道划破的口子……我觉得里边有根刺……你疼吗？对了，那个小坏包就在这儿……忍一小会儿。索菲亚，假如你不忍心目睹一次外科手术的话，就请你走开好了。”

索菲亚惊恐地往远处迈了几步，这时候特奥多罗·戈尔芬拿出医药箱，从里面取出几个镊子，一眨眼功夫就把刺挑出来了。

“好极了，真是勇敢的姑娘！”他注视着奈拉神态自若的表情说，“现在我们把脚包扎起来。”

他用自己的手绢包扎她的脚。玛丽亚奈拉试图行走，卡洛斯便把手向她伸了过去。

“不，不，到这儿来，”特奥多罗一面说一面拽住玛丽亚奈拉的胳膊。

他以一个迅速的动作，一下子就把她抱到半空，然后把她放在自己的右肩上。

“要是你觉得不够稳当，你就抓住我的头发好了；我的头发可结实哩。这会儿你就拿着拐杖和草帽吧。”

“成什么样子！”看到他们走过来，索菲亚笑得要命，叫了起来，“特奥多罗把奈拉架在肩上，拐棍上还挑着凯斯勒^①的帽子……”

① 凯斯勒的帽子，出自一个著名的英国故事。凯斯勒依仗权势，把自己的帽子放在柱子上，强迫过路人向其致敬。

第十章

两个城镇孩子的历史

“亲爱的索菲亚，你们面前的这个人，”特奥多罗说，“什么都会干，这是受我们那种教育的结果，对吗，卡洛斯？你很清楚，我们并不是娇生惯养长大的；在很小的时候，我们就已经习惯了这种思想，即再也没有比我们更低贱的人了……那些自己造就自己的人，正如同我们一样，是自己闯出来的；这些人全凭着自己的意志和雄心，无须乎他人的扶助，终于在生存的斗争中赢得了胜利……是的，这些人才是唯一懂得如何来对待一个衣食无着的穷人的。俗话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的一生便是遵循着这条原则待人处世的，不过我暂且不和你谈论这些，免得有自吹自擂之嫌，何况我也唯恐谈出来会使你用于慈善事业上的摸彩游戏和舞会的豪举相形见绌。话到此，适可而止吧。”

“特奥多罗，讲吧，再讲讲这些事……”

“不，不……凡此种种，以守口如瓶为妙，这就是谦虚。”

我承认，本人并非全部具备这一美德；我也有引以自豪的事情，比如，我当过流浪儿，曾经沿家挨户乞讨，和我的兄弟卡洛斯一同赤着脚浪迹天涯，也曾偃在门洞里睡觉，无衣无被，无家可归，流浪街头，无人过问。然而，我不知道究竟是何种奇特的力量和意志的光芒，把我的心田照亮。我怀着一种渴望，我明白在我的前方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受苦之路，一条是荣耀之路。我把我那可怜的小兄弟扛在肩上，恰似现在背着奈拉一样，我说：“天上的圣父呵，救救我们吧……”正是他救了我们。我开始念书并且教给我的兄弟。我侍候过各种各样的老爷，他们管我吃饭和上学。我把所得的小费全部积攒起来，我买了一只存钱的小扑满……我存钱是为了买书……我不知道我是如何进了教会学校的；不过，当我进入这所学校的时候，我的兄弟正在一个外商的店铺里开票糊口……”

“你都说些什么呀？”索菲亚大为不快地叫了起来，她不耐烦听这类话题，“我倒要问问，你把小时候的那些陈年旧帐翻出来干什么呀？再说，你也未免太言过其实了吧。”

“本人丝毫未有夸张之处，”特奥多罗毅然答道，“太太，您还是闭上嘴巴，听一听好了……我就当作是在讲台上演说一样……听我说吧，所有穷苦的人们，所有遭到遗弃的人们，所有无家可归的孩子们……我按照上帝的意旨，进了学校；我在上帝的保护下，开始了念书……一位仁慈的神父，给了我忠告，并且慷慨解囊，资助于我……我爱上了医学……可是如何才能既可以学习又可以为吃饭而工作呢？这是何等艰难的重大问题呵！……亲爱的卡洛斯，你可曾记得，在科弗雷多那条古老的大街上，我们去一家理发馆找活干的情景吗？……我们的手从来不曾握过剃刀，然而我们却不得不靠理发来挣钱……最初我

们只是帮着打打杂……卡洛斯，你还记得清楚吗？……以后，我们就操起那些了不起的工具来了……还是放血这门技术救了我们。我开始学习解剖。这是一门多么令人钦佩、多么神圣的科学呵！然而我的学习是如此繁忙，以至于我不得不离开那位大名鼎鼎的卡耶塔诺师傅的理发店……我向他辞别的那一天，他竟然掉了热泪……他给了我两个杜尔，他的妻子还把她丈夫的几条旧裤子送给了我……于是我又去别人家侍候人。上帝保佑我，总是给我一些好主人。我对学习的酷爱使那些善良的先生们十分感动，他们尽量给我提供自由利用的时间。我常常彻夜不眠地学习，即使是在睡梦里，我也仍在学习。我念书念得入了迷，甚至一面刷洗衣服，还一面在脑子里复习人体骨骼的结构……我记得很清楚，我是利用刷洗主人衣服的机会来学的肌肉学……刷到袖子的时候，我就说：‘肱头肌，二头筋肌，前肘肌’；刷到裤子时，我便口中念道：‘臀中肌，臀大肌，股薄肌，髂腰肌，等等……’这家主人给我的饭有剩余，我便拿去送给我的兄弟，那时他正住在一位可敬的卖旧衣服的人的家里。你记得吗？卡洛斯！”

“记得，”卡洛斯颇动感情地说，“多亏我遇见了这么一个人，他把我收留在家，只让我做些统计算账之类的轻活。后来我又幸运地遇见了那位退休的上校，他教会了我基础数学。”

“够了，够了，所有的陈谷子烂芝麻的旧事一古脑儿全翻捣出来了。”索菲亚开口说道。

“我的兄弟向我要面包，”特奥多罗接着说，“我却回答他：

‘你是说面包吗？你把数学拿去好啦……’有一天，我的主人给了我两张克鲁斯剧院的戏票，我带着弟弟一道去了，我们俩看得十分开心，不料，卡洛斯得了一场肺炎……有多少可怕的

障碍呵！我们的事业刚开始便受到了严重的打击……然而没关系，谁会倒下去呢？前进……一定要治好他。学校里有位待我很好的老师，他愿意为他治病。”

“那时我正在一家出售杂货的商店里干活。在那个令人作呕的猪圈一般肮脏的地方，居然能把我救活了，这真是上帝的奇迹。”

“上帝跟我们在一起……那时候看得很清楚……他站在我们这一边……呵！我心里很明白，当时我们靠的是谁！”特奥多罗演说起来，情绪激昂，口若悬河，如同他那狮子一般的脑袋和浓黑的头发一样，演说也是他的一个特性。“为了给我兄弟搞到那些药，我唯有卖掉衣服。药品和衣服，二者不可兼得，只能舍一取一。处方一张接一张地开来了，病人花掉了我的斗篷，随后便是我的礼服……我的裤子也变成了药片……不过我的主人并没有扔下我们不管……我又得到了衣服，终于，我的兄弟能够出门了。医生对我说：‘让他到乡下去调养一番吧……’我考虑了一会儿……‘你是让他到乡下去吗？还是让他到矿业学校去吧。’我的兄弟是个了不起的数学家呐。我教给他化学……他很快就迷上了那些石头块块，上学之前，他常常到圣·伊西德罗草原去捡石子。我冒着狂风暴雨和滔滔波浪继续向前航行……我的医术也一天比一天高明；一位著名的外科大夫聘用我作他的助手；从此我便不再当佣人了……我开始为科学服务……后来我的主人一病不起，我便象从事慈善事业的修女那样照料他……最后他还是病故了，给我留下了一份遗产……多么好的事情呵！那是一根拐棍，一个卷烟机，一只打猎用的牛角，还有四千莱阿尔的现金。这是一笔数量可观的财产呵！……我的兄弟有了书本，我也有了衣服。当我服饰整洁的时候，我便

开始行医门诊了。人们失去健康仿佛仅仅是为了使我有事干似的……前进，永远前进！……年复一年，光阴荏苒……狂风巨浪之后，我终于遥遥地望见了避风港……我的兄弟和我划起船来不再那么艰难了……我们已经不悲观了……上帝在我们的心里发出了微笑。戈尔芬兄弟俩时来运转了！……上帝向他俩伸出了手。我开始学习眼科，很快便能治白内障了，不过我想学得更多一些……我挣到了一点钱；可是我的兄弟花费颇大……终于，卡洛斯学业期满了……勇士万岁！……我把他安顿在蒂恩托河，收入相当可观，尔后我便动身去了美洲，我的经历和哥伦布颇有相似之处，可以称得上是一个踏破铁鞋寻找工作的哥伦布；此外，同埃尔南·科尔特斯也有某些相同之点；我在自己身上发现了一个新大陆，并在一发现它以后便征服了它。”

索菲亚微微一笑：“罗嗦鬼，你就尽量吹得天花乱坠吧！”

卡洛斯流露出对哥哥极为钦佩的神情，毅然决断地说：“倘若世界上有英雄的话，你便是其中的一位。”

“现在，请您准备一下吧，半个上帝，”索菲亚说，“您要做出一个奇迹，从而使您功勋卓著而登峰造极，这个奇迹就是给一个先天的盲人以视力……您瞧，弗朗西斯科先生在那边来迎接我们了。”

丘陵西部同矿山毗连，他们便沿着山顶走了过去，来到阿尔特柯瓦佩纳吉拉斯先生的家，主人见到他们，便急匆匆地穿上外衣，出门迎接他的朋友们。这时已是下午了。

第十一章

阿尔特柯瓦的长者

“他们正在挤奶，”主人在问候客人之前这样说，“我想你们各位都会愿意喝一杯鲜奶的。你有没有这个胆量，堂娜·索菲亚？……您呢，特奥多罗大夫？……您驮着一个多么沉重的货物呵！玛丽亚·卡奈拉是怎么啦？……原来有一只脚坏了。您从什么时候起就会这样娇惯人的？”

大家步入庭院。可以听见刚刚入栏的奶牛在大地地哞哞叫着。一片喧腾的声音，加上仆人们在草垛上堆放的干草散发出一股田野的芳香，令人耳目清新，心醉神怡。

大夫把奈拉放在一张石凳上，而奈拉呢，早已被这种礼遇弄得目瞪口呆，茫然不知所措，只是惶恐地望着自己的恩主。

“巴勃罗在哪儿？”工程师问道。

“刚刚下楼到果园去了，”佩纳吉拉斯先生一面回答，一面请索菲亚坐在一把简陋的椅子上，又开口说，“喂，奈拉，你去陪着巴勃罗吧。”

“不，这会儿我可不愿叫她走动，”特奥多罗止住了她，提出异议，“再说，她得同我们一起喝牛奶。”

“您今天下午不要看看我的儿子吗？”佩纳吉拉斯先生问道。

“对我来说，昨天的检查已经足够了，”戈尔芬回答说，“可以动手术。”

“手术能成功吗？”

“呵！能够成功！……这还很难说。这个小伙子太应该获得视力了，假如能够使他睁开眼睛，我将会无比高兴。您的儿子具有头等的天资，丰富的想象，可贵的仁慈。他对直观世界没有任何概念，这便使得他的这些高贵品质更为出类拔萃……这种品德具有大自然所创造出来的全部纯真和魅力，毫无人工雕琢的痕迹，极其朴素地自然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他的思想全是理想主义的，那是一种伟大的极其美好的理想主义，宛如一个巨大的矿藏，恰似采石场上洁白的大理石……他对现实毫无所知——他生活在一个内心世界里，过着单纯的幻想生活……啊！假如我们能使他获得视力，那将会何其美妙呵！……有时我对自己说：‘要知道，一旦赋予他视力，我们就会把他变为长着人体形状的一位天使呀！……虽然在这件事上我们还有困难和疑点……但是，让我们把他造就成人吧；这是科学上的义不容辞的责任；让我们把他从幻想的世界带到现实的环境中吧，那时候他的思想便会愈加完美，并将发挥那种宝贵而美妙的天赋，对万事万物都能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

乳白色的牛奶端了上来，它浮着泡沫，热气腾腾，溢出口杯。佩纳吉拉斯将第一杯端给索菲亚，两位男士也各端起另外两杯。戈尔芬将自己的那杯递给了奈拉，她满面羞色，拒不敢接。

“得了，姑娘，别那么没教养；给你什么，你就应该接什么。”

弗朗西斯科先生吩咐仆人：“再给特奥多罗大夫拿一杯来。”

于是，便听到从奶牛那涨得鼓鼓的乳房里流出来的乳汁的声音。

“他将会对万事万物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弗朗西斯科先生心里相当激动，不禁又重复了一遍医生这句话。“特奥多罗先生，您方才所说的事情确实令人神往。既然我们谈到了这方面的问题，我不妨对您吐露一下数日以前我的烦恼和不安吧。我也坐下来好了。”

弗朗西斯科先生坐在邻近的一张凳子上。特奥多罗、卡洛斯和索菲亚坐的是从屋里搬出来的椅子，奈拉依旧坐在石凳上。刚刚喝完的牛奶的余汁，仿佛在她的上唇留下了一撇白色的小胡子。

“特奥多罗大夫，我想说的是，几天以前我儿子所处于的那种兴奋状态一直使我惴惴不安：这是由于我曾给了他以恢复视力的希望……以及许许多多的希望。您知道，我经常给他朗读各种书籍。我相信由于我的阅读而过分活跃了他的思想，他头脑里产生的某些思想，远远超出了一个人目不能视的人的头脑的能力。我不知道我这种阐述是否使人清楚。”

“十分清楚。”

“他的思维永不终止。每当我听到他滔滔不绝地谈论时，便对他那聪颖深刻的思想感到愕然惊奇。我觉得由于他无法目睹事物以及对客观世界一无所知，他的智慧充满了谬误。”

“不可能出现另一种情况。”

“然而最令人大惑不解的是，他总是为自己强烈的想象所

驱使，这种想象力很象被锁链囚禁在一间牢房里的大力士，无时无刻不在竭尽全力粉碎镣铐、砸烂墙壁……”

“很好，说得很好。”

“我认为，他的想象力不能总受着黑暗的感官的束缚，应该跃到这个光明的世界来，我希望他以大胆的创造来弥补没有视力的不足。巴勃罗具有一种令人叹为观止的探讨精神；可惜这种进取精神竟是一只折断双翼的勇敢的小鸟。好几天以来，他便精神恍惚，不肯就寝，他的求知欲变得近乎颠狂了。他要人每时每刻为他念新书，每到停顿间歇之处，他便要提出一个比一个更为尖锐的见解。这些想法是如此的单纯，不禁令人哑然失笑。他却一口咬定并坚持着他的那些极为荒谬的看法，而且，若是与他争辩，您不妨试试看吧……要是您能看到他有时会变得多么痛苦和沉思就好了！……他只要产生了什么念头，便无论周围发生了什么，一个星期之内就别指望他会丢掉。前些天，他一直纠缠在一个可笑而又特别的题目之中，死不肯放。他执拗地认为：奈拉是一位国色天姿的姑娘。”

只听见一片哄笑声，奈拉顿时满脸通红。

“他说奈拉漂亮！”特奥多罗·戈尔芬满脸慈祥地叫了起来：“倒也确实如此呀！”

索菲亚陈述已见了：“我可是相信这点的，这会儿再加上那撇白胡子，就显得更加楚楚动人了。”

“她其实是美丽的，”特奥多罗重复自己的意见，他托起了奈拉的脸。“索菲亚，把你的手帕给我……好啦，这撇胡子不见了。”

揩净奈拉的脸以后，特奥多罗将手帕还给了索菲亚。弗朗西斯科先生要她去陪伴盲儿子，她便一跛一跛地走进了家。

“当我不同意他的话时，”阿尔特柯瓦的这位知名人士又说，“我儿子便指责我的视力也许有点异样，从而改变了事物的真相，这是多么荒唐可笑的谬论呵！”

“您没有必要反驳他，暂时完全中断给他念任何东西。他必须在一段时间里遵守一个绝对安静的制度。在动这种手术之前，必须十分审慎地对待他的大脑。”

佩纳吉拉斯先生热烈地说：“倘若上帝愿意我的儿子睁开眼睛的话，我会将您看成一切人中最伟大并且最能造福于人类的人。他眼睛里的黑暗也正是我生命中的黑暗：这块阴影使我的生活变得惨淡哀痛，使得我所拥有的物质财富也黯然无光。我是富有的，然而我的财产对我又何用之有？凡是他目不能见的东西，没有一样会使我愉快。一个月以前，我收到一份通知，得知我继承了一笔巨大的遗产……卡洛斯先生，您已经知道了，我的堂兄福斯蒂诺在玛塔莫罗斯去世了。他膝下无嗣，我的弟弟和我将继承他的一切……这可真是有福不能享，我这话不是说我的兄弟，他有一个姿容绝世的妙龄女儿，我是指我这个可怜的人，竟无法使自己的独生子以一种超脱的方式来享受一番这正当得来的幸福……”

此番话语之后，是良久的缄默，只有近处畜栏里奶牛亲昵的叫声才打破了这种沉静。

阿尔特柯瓦的长者忧心如焚地继续说道：“对于他来说，劳动的愉快——这种一切欢乐之中最欢乐的事情，是不存在的。既然不了解大自然的美，那么美丽的田野和种庄稼的乐趣，对他又能有什么意义呢？我真不明白，上帝居然会将一个人这方面的天赋给剥夺了，竟然使他无法欣赏一头肥壮的奶牛，一棵果实累累的梨树，一片鲜嫩茂密的草地，无法看见地里堆积如山

的收成，无法目睹给农民分发报酬的情景，更不能观测天象，预知变化叵测的气候。对他来说，只存在一种狂热的思考。他那孤独的生活甚至享受不到天伦之乐。一旦我辞离人世，这个可怜巴巴的瞎子还有什么家呢？且不说他自己不会愿意结婚，纵然他家财万贯，也不会有姑娘肯嫁给他的，而且我也不会劝他这样做。在这种困境中，是特奥多罗先生给了我希望……我看见了广阔的碧空；我看见了人间美妙的天堂……我看见了一对年轻而又幸福的夫妇；我看见了自己的膝下有天使般可爱的小孙孙；我看见了 my 坟墓上被孩子们的鲜花装点得美丽异常，他们对我的依恋之情是那么纯真而温柔，即使我在生命中的最后一刻之后，也依旧在地府陪伴着我……你们是不会理解这点的；你们不知道，我的兄弟曼努埃尔，那个比上帝还要好的人，一得知我有了希望，便立即动上心思啦……你们瞧瞧，他都说了些什么话呵……（他掏了半天才掏出几封信来）一句话，他快活得发疯啦，他告诉我：‘我将把我的弗洛伦蒂娜嫁给你的巴勃罗，这样一来，堂兄福斯蒂诺那五千万比索都一个钱不剩地放在你的面前了……’，我觉得自己仿佛看见可爱的曼努埃尔在搓着双手，跺着后跟，每当他思索出一个好主意时，他总是习惯于这样做的。我们正在时时刻刻地盼着他和他的女儿：他们要来同我们一起度过十月四日，要来看看给我儿子恢复视力的尝试进展得如何……”

夜色渐渐变浓了，四个人被一层静悄悄的夜幕笼罩了起来，屋顶上炊烟袅袅，预示着那种可口的乡村风味的晚餐即将到来。村主本人就好象是这千愁百忧的化身，他又说道：

“我兄弟和我的幸福，完全取决于我能否有一个堪作弗洛伦蒂娜的丈夫的儿子，那姑娘美得象圣洁的圣母玛丽亚，有一

幅画，画的是天使降临在玛丽亚的面前并且对她说：“天主与你同在……”我的侄女就象那时的玛丽亚，我的瞎儿子可配不上她……不过如果我的巴勃罗有了视力，那么我一生之中所有的美梦便都变成了现实，上帝的祝福也就降临到了我家。”

所有的人都沉默下来，为这位慈父凄楚而纯朴的表白深深感动了。他抬起自己那由于辛勤的耕作而变得坚硬粗糙的手掌，拭去了一滴珠泪。

“你对此怎么看呢？”卡洛斯问他的哥哥。

“我仅仅能够说，我仔细地检查过这个病例，我并没有找到充分的理由来断为不治之症，就象我们的友人向那些著名医生征询意见时，他们所回答的那样。我也不能肯定它定能治愈，不过我觉得这种希望并非没有。在昨天进行的反射检查里，我并没有发现视网膜有所损坏，也未见视神经有何病变。如果视网膜完好无损，那么手术的全部工作就只在于摘除掉中间那层碍事的隔膜……假如水晶体变得不透明了，有时在某种情况下甚至硬得如同石块，这就糟糕透了……要是所有的器官都依照各自的功能发挥作用，那就没什么问题了……然而在那个眼睛王国里，确实有许多懒虫，由于不工作而萎缩了……”

“那就是说，全部毛病只不过是一层单纯的先天性的白内障。”长者心急火燎似地说。

“噢！如果仅此而已的话，那我们可就轻松啦。只须下令解除这个玩忽职守的家伙的职务就行了……本来它是给光明让路的，谁知它不但不听话，反而充血、变异、硬化，变得象一堵墙那样不透明。更有一些麻烦事，弗朗西斯科博士先生。虹膜还要检查，瞳孔还有待详察。不过，假使我打开这双眼睛时，尽管它门沉睡了这么久，只要脉络膜和视网膜仍然完好无损，

那么我还是持乐观态度的。如果，与此相反，拨开水晶体以后，在我新占领的地带所发现的是完完全全黑内障的话……只要它并不完整，我们也算赢得了相当大的胜利，不过万一全部都是……要挽救那已经死亡的视神经的机构，我们是毫无办法的。凡人体中力所不及的地方，我们是被列为禁止深入的对象……我们应该怎样做呢？唯有耐心等待。这种情况大大地引起了我的注意：有迹象表明，这双眼睛的内宫并未损坏。视网膜阁下大人说不定准备迎接被引见的灿烂的光线呢。玻璃液亲王殿下也很可能安然无恙。假如它的功能由于长期缺乏锻炼而产生一点儿绿内障的话……这就有些棘手了……不过我们也试着治治看。王室的一切情况都很良好……不过另外一些情况也令人担忧。白内障和裂缝通常是允许有些光线射进来的，而我们的这位盲人却是什么也看不见。这一点不能不引人深思……确实，它的表层是十分混浊的……若想要光线进去，障碍是巨大的……走着瞧吧，弗朗西斯科先生，您有勇气吗？”

“勇气？您是问我有勇气吗？”弗朗西斯科鼓足气力喊道。

“需要有相当的勇气来应付下面这种情况……”

“哪种情况？”

“那就是您的儿子在经受了一场痛苦的手术之后，依然跟原来一样瞎……我对您说过：‘没有迹象证明他是完全不能治愈的。我到底动不动手术呢？’”

“我当时就回答了您，现在让我再重复一遍：‘请进行手术，去完成上帝的意愿好了。向前进。’”

“前进！您说的是我的口头禅呀。”

弗朗西斯科先生站起身来，把特奥多罗那双与狮爪十分相

似的巨手紧握在自己的两手之间。

“在这个地区，以十月份动手术为宜，”戈尔芬说，“明天我们制定一个病人必遵守则……我们走吧，这儿地势较高，已经感到凉意了。”

佩纳吉拉斯请朋友们到他家共进晚餐，但是他们没有接受邀请。客人们全都告辞了，连同奈拉在内，特奥多罗想把她带在自己身边。弗朗西斯科先生把他们一直送到家。在宁静而柔美的夜色中，他们一边行走，一边津津有味地谈论着各种乐事：矿上的产量、国内的收成等等。当戈尔芬一家人进了家门以后，弗朗西斯科先生孤独而悲伤地回转身来，眼睛望着泥地，拖着一双腿缓缓往自家走去。他想着那些即将临近的令人可怕的日子，既充满了渴求和希望，也充满了惶惑和疑虑。归途中他遇见了乔多，便同它一块慢腾腾地走上了木梯。一轮皓月，银光闪亮，长者的身影在前面往上挪动着，在楼梯上晃来晃去，忽分忽合，犹如一把硬币，从一个台阶蹦到另一个台阶。那条小狗紧随在他的身边。这当儿，这位阿尔特柯瓦的长者由于面前没有可以听他倾诉自己内心苦闷的知音，便对小狗说：

“乔多，你说会发生什么事呢？”

第十二章

塞利宾博士

睡觉之前，森特诺先生消遣性地在报纸上溜了几眼，而安娜太太则带着一种忘乎一切的痴迷，把放在袜筒子里的银钱又称了一遍，然后两个人才躺下。几个孩子已经各自入睡了。客厅里传来一连串类似瞎子流浪汉哼的谣曲或祷词那样模糊不清的话语，还听见一种一边用疲倦迟钝的手划着十字、一边哈欠连连的声音……这个铁石心肠的人家进入了梦乡。

当整个住宅变得象灵薄^①一样黑洞洞的时候，厨房里便响起了窸窸窣窣的声音，乍一听很象是小动物离开巢穴爬出来觅食时发出的声音。等箩筐打开后，塞利宾听见了这样几句话：

“你看，塞利宾，今天晚上我给你带来了一件好礼物。”

塞利宾朦朦胧胧什么也看不清。他伸开手，从玛丽亚奈拉

① 《圣经》中指未受天主教洗礼的人死后的归宿。

的手上接过了两枚很象是索尔的硬币，虽然很难用眼睛分辨，但用手一摸就可以摸出来。他愣住了，一句话也说不出。

“特奥多罗大夫送给我买鞋子的，不过反正我要鞋子没有用，还是把钱给你好啦，这样你很快就会凑齐了。”奈拉说。

“好家伙！你比无比圣洁的玛丽亚还要好哩！……我已经只差一点点了，奈拉，当我弄到半打莱阿尔的时候……大家就会看到塞利宾是什么样的人了。”

“你听着，小家伙，给我这些钱的人，小时候还在大街上要过饭哩，可后来……”

“好家伙！谁会想得到呢！特奥多罗大夫……现在他是最有钱的人啦……！据说六头骡子也驮不完他的钱哩。”

“他睡在街头，给人家当佣人，连袜子也没的穿……一句话，那会儿他比耗子还要穷。他的兄弟卡洛斯博士就住在一间破破烂烂的屋子里。”

“耶稣啊！好家伙！这个世道真是什么事都有呵……我也去找一间破房子。”

“后来他被迫当理发匠来维持生活，还要设法念书。”

“你瞧……我也曾想索性到一家理发馆去试试……剃头本是我的拿手好戏……因为，感谢上帝的恩赐，我生得一点儿也不笨！一到马德里，我就一面剃头，一面读书，我得在两个月内学会所有的知识。你瞧，现在我觉得我该去学医才好……对啦，当医生，左手号这个脉，右手号另一个脉，口袋里很快就装满了钱。”

“特奥多罗大夫还不如你呢，”奈拉说，“因为你马上就要有五个杜罗了，有了五个杜罗就什么都不愁了。这对好人来说可真是一种幸运呵。特奥多罗大夫和卡洛斯博士，过去就跟孤零

零的小鸟儿似地在世界上乱碰乱撞，他们完全靠自个儿的本事当上了有学问的人。特奥多罗大夫整天跟死人打交道，堂卡洛斯在石头上紧琢磨，两个人就这样学会了本事，成为了了不起的人。正因为这样，特奥多罗大夫才跟穷人那么好。塞利宾，要是你看见他今天下午背我的情景就好了……后来他给了我一杯牛奶，还用那种眼神望着我，就跟人家看待那些有身分的高贵女子似的。”

“所有的正人君子都是我们这个样子的，”塞利宾颇为自负地大发宏论，“你会看到，当我穿上我的大礼服，戴上我那有三分之一瓦拉^①高的大礼帽的时候，会有多么漂亮和神气。我还要在手上戴上那个叫作手套的玩意儿，我可打定了主意，什么时候也不把它摘下来，除非是为了给人号脉……我还会有一根带有金把手的文明棍，我要穿上……对了，除非是用上等的细呢子做的衣服，否则我什么也不要穿……好家伙，那会儿要是见到我，你准会笑坏的。”

“先不要想这些没边没沿的事吧，你眼下穷得比一个鸡蛋还要光溜溜呢。”她对他说，“一点儿一点儿地来吧；今天学点这个，明天学点那个。我劝你在学会给人治病以前，先要学会写字，好给你母亲写上一封信，请求她原谅，告诉她，你离家出走是为了学手艺，是为了成为特奥多罗那样的人，当一位特别高明的医生。”

“得了吧，你这个女人……怎么，你以前以为写字不是第一要紧的吗？……在我手中搁上一支笔，你就会看到我的字有

^① 西班牙尺度名，每瓦拉约为835毫米。

多棒了，我的笔往上一挑，往下一弯，别提有多漂亮了，就跟弗朗西斯科·佩纳吉拉斯先生的签名似的……写字！这算得了什么，拿这个来难我……不出四天，你就会看到我写的信有多么呱呱叫了……你就等着人家念给你听就行了，那会儿你才会晓得我的用语有多优美，修辞有多考究了，让你们一个个听了都目瞪口呆。好家伙！奈拉，你不晓得我有多大能耐。我觉得它们都装在我的脑袋瓜里，冲着我‘扑扑扑’、‘扑扑扑’，就跟蒸锅里的开水似的……因为它们不让我睡觉，我就寻思，所有的学问没准儿都打这儿进去了，在里面摸着黑，跟蝙蝠一样瞎撞乱扑通，要我把它全都学会。所有的、所有的学问我全得学会，一点儿也不剩……你等着瞧吧……”

“那一定多的了不得。巴勃罗这个人什么都懂，他跟我说，世上的学问多极了，一个人一辈子也学不了一门。”

“别信他的……你就瞧我的吧。”

“最棒的学问要数卡洛斯博士那一行了……因为你瞧，只要操起一块石头，就能用它弄出黄铜来……有些人还说可以弄出银子和金子来呢。你就学这个吧，塞利宾。”

“别信那一套，难道就没有比这个更好的学问了吗？摸摸一个人的手腕，看看他的舌头，立刻就能说出他身上哪个角落里钻进了妖怪……都说特奥多罗大夫是个神医，要是把一个人的眼睛取出一只来，还能给他另外安上一只新的，看起东西来就跟自己天生的眼睛一个样儿……你瞧，眼看着一个人快要死了，人家将病人送来了，我一检查，很快就开给他半打烤熟的小虫子，那些虫子是用不管哪一天哪个姑娘——就算是叫胡安娜好了——摘来的柳树枝烤的，结果三下两下就让病人活蹦乱跳地回去了，这样的事多的是……你看吧，看看索卡特斯的塞

利宾大夫干得怎么样。我告诉你，那时候谁都会知道我的鼎鼎大名，连哈瓦那都会有人说起我的。”

“好的，好的，”奈拉高兴极了，“不过你瞧你得当个好儿子，因为要是说你的父母不肯教你，那是由于他们没有这个本事，而你却有，你向圣母请求得到这些本事吧，不要忘了把你挣来的财富寄一些给你的父母。”

“这一点我会做的。你瞧，虽说我要离开家，可我这样做并不是让我父母遭受什么不幸。要不了多久，你就会看到从车站来的一个仆人，好几个大包小包背在身上，累得半死，都是些什么呢？那是给我母亲和姐姐的裙子，给我父亲的一顶高礼帽。至于给你的呢，说不定是一对耳环哩。”

“你送礼送得倒满快呵，”奈拉禁不住笑了，“送给我耳环！……”

“不过眼下我又想起一件事来，你肯让我告诉你吗？我是说，你应该跟我一块儿走，两个人在一起，我们可以互相帮助谋生和念书。你也很有才能，你的聪明机灵瞒不过我的眼睛，你满可以成为一个贵妇人，就如同我能够当位绅士一样。假如我看见你象堂娜·索菲亚那样弹钢琴的话，我将会快活成什么样子呵！”

“你真傻气！我什么也做不了。要是跟你一块去，我只会成你的累赘。”

“现在都议论开啦，说要让堂巴勃罗恢复视力，当他能够看见东西的时候，你在索卡特斯可就没事儿干了。我的主意怎么样？……你干吗不回答？”

过了良久，奈拉也没说一句话。塞利宾又问了一次，仍然没有回答。

“给我睡觉吧，塞利宾，”最后，箩筐里的人说，“我可困极了。”

“既然我的天才让我睡觉，那么就只好这样了。”

一分钟以后，他就看见自己变得跟特奥多罗·戈尔芬一样了。他在旧眼窝里安上了新眼睛，把断了的腿重新接上，用某个姑娘捉来并用柳枝烤熟的小虫子让病人起死回生。他瞧见自己从头到脚穿着极其华贵的呢绒，双手戴着香气袭人的手套，乘着一辆漂亮的小车，拉车的不是马，而是天鹅；他还受到国王的召见，或是接受了王后的请求，博得名媛贵妇的宠爱，达官显贵的称颂，他在世界上所有的地方都取得了成功，凯旋荣归。

第十三章

在两个箩筐之间

奈拉把她的两瓣贝壳合起来，这样她更加觉得她是独自呆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让我们随着她，到她的思想深处去吧。但是，在此之前有必要回顾一下历史。

从幼年起，她就缺少任何教育；也缺乏使她的精神牢牢地坚信某些道理的亲切启发和循循善诱的指导。因此，玛丽亚奈拉利用自己丰富强烈的想象力形成了一种十分独特的思想。一种稀奇古怪的信仰，以及一种极为罕见的看待事物及其作用的方式。特奥多罗·戈尔芬把奈拉的思想同那些原始部落的人相提并论，此种比喻也毫不为过。和原始人一样，主宰她头脑的是美感和魅力；她相信那些与伟大的唯一的上帝所不同的超自然的力量，在自然界的各种物体里，她看到的是一些模糊不清游移不定的品性，各有其同人类进行联系的方式。

虽则如此，奈拉对福音书也并非全然不知。从来也没有一个人人为她认真地做过某些解释，不过她也听人讲起过它。她看

到人们常去参加一个名叫弥撒的仪式；她有极其高尚的自我牺牲精神；然而她的见解也仅此而已。在感伤主义的耳濡目染下，她也习惯对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保持敬意；她也懂得应该去亲吻那个东西；她还学会了一些常用的祷词；她知道人所没有的东西都得向上帝祈求，但是也就到此为止了。在同佩纳吉拉斯的少爷建立友谊之前，她的才智一直处于可怕的无人问津的状态之中，这便是造成她这种现状的原因。那位少爷是一个超群出众的人，他以自己那不知疲倦的勇敢的智慧之眼，在黑暗之中探索生活的真谛，不过，她与他的友谊来得为时过晚。在奈拉的思想里，早已形成了我们可以称之为她的哲学的概念，那是她自己的独创，一种难以言喻的偶像崇拜和感伤主义，这两者混杂在一起。我们必须补充一句，玛丽亚奈拉尽管距离我们生活的范围有如此之远，然而她的良知都几乎总是表现得十分淋漓尽致。她善于对生活中的事物进行深思熟虑，这一点我们可以在她给塞利宾的忠告里看得一清二楚。这是因为她的心灵里有一种难能可贵的鉴别能力。

她的思想里有一种最显著的倾向，使得她无论在何时何地，都怀有那种神秘的狂热崇拜形体美的思想。这对她来说，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因为她是个在完全脱离社会和科学环境里长大的人，却又以一种密切的方式，我们暂且就这样说吧，毫无遮掩地经常同大自然进行着接触，而大自然里又充满了令人神往的无比优雅的美，有着普照万物的明媚阳光和绚丽的色彩，有着永不停息的悄声细语以及各种千奇百怪的形体。然而，玛丽亚奈拉需要遵循一条也是属于原始社会的规律，即在她的敬佩里再加上崇拜，于是，她便将对一切美的崇拜都凝聚在唯一的理想化的具有人的形体的东西上，这种美即是圣贞女玛丽亚，

这是她基于对福音书的一知半解而自造出来的产物。假如圣女没有在她那无可指责的品德上又加上美貌、俊俏和优雅的外形的话，假如她不是具有一张高贵的、有无穷魅力的脸蛋，有一副既形同凡人而又神圣无比的表情的话，圣女就不会是她最心爱最理想的了。在她的眼里，这张脸蛋是世界上一切光明的化身，是黑夜之中的一切忧郁的色调和沁人心脾的宁馨的体现，是潺潺溪流的欢唱，是鲜花的娇嫩和华贵，是露珠的清新和凉爽，是微风的轻声慢语，是高山晶莹的积雪，是繁星亲切慈祥的凝视，是彩云庄重地从无际的碧空轻盈地飘落下来时的壮观和尊严。

上帝使她感到恐怖和严峻，在她心里萌生的与其说是温暖，不如说是尊敬。一切美的事物都来自圣女玛丽亚，人们所需要的一切都应该向她祈求。上帝生就一副训斥人的面孔，而她却总是含笑盈盈。上帝喜欢惩罚，而她却总是宽恕。她后面的这种十分奇特的思想倒也并不令人感到意外。在我们国家，几乎所有的穷苦阶层和乡间农民都有同样的想法。

把一个被人疏忽了的伟人同一种魅力无穷的神话扯在一起，这种做法也是他们所共有的。奈拉便是这样做的，她把大自然的美和那种凝聚了天主教全部美学观的具有魔力的形象融合成一体了。倘若在奈拉居处的孤寂的环境里没有那么多天主教的概念渗进去的话，假如她是绝对地脱离了这些思想的影响的话，她的偶像崇拜原本是可以做到更加完美无缺的，她会去崇拜月亮、森林、火、溪流、太阳。

这就是奈拉在索卡特斯的成长过程，她就这样地长到了十五岁。从这个日子起，她同巴勃罗的友谊，以及她同这个有着许多真知灼见的人所进行的频繁而亲密的交谈，颇有些改变了

她的思想方法；不过她的思想的根基并没有变，她依然对形体之美怀着某种至高无尚的尊重；她的脑际里依然是迷信，把圣女当作一切自然美的化身来崇拜；她把她看成是道德和法律的集中体现，她以一种奇怪的对待死亡和来世的看法形成了她自己的思想体系。

把自己禁闭在贝壳里的玛丽亚奈拉，自言自语地说：

“上帝和我的母亲呀，你为什么不把我生成一个漂亮的人呢？当我母亲生下我的时候，你为什么不从天上看我一眼呢？……我越看就越觉得自己丑。我干吗要到这个尘世上来呢？我能够做些什么呢？谁会对我萌生好感呢？只有一个人，我的主母，只有一个人喜欢我，那是因为他看不见我啊。当他看见了我，不再喜欢我的时候，我可怎么办呢？……因为，一旦见到我这个瘦弱的身躯，小鸟儿一般的体型，雀斑点点的皮肤，毫无动人之处嘴唇，高高翘起的鼻子，失去光泽的头发，见到我这个只供人拳打脚踢而除此别无它用的人，他怎么可能会爱我呢？奈拉算什么？什么也不算。奈拉只不过是瞎子有点用处罢了。要是现在他的眼睛治好了，面对着我，而且看见了我的话，我一定会死掉的……世界上，奈拉唯有在这一个人面前不比小猫小狗更加微不足道。他爱我就象未婚夫爱着未婚妻，就象上帝命令人们要相爱的那样啊……我的主母，既然你要创造一个奇迹，给他以视力，那就请把我也变得漂亮一点吧。要不就干脆让我死掉好了，因为我在世上毫无益处。除了对一个人，我什么也不行，什么也不是……我对他得到视力感到难过吗？不，不是的，可不是这样啊。我情愿特奥多罗大夫做出人家所说的那种奇迹来。保佑那些有本事的人吧！我不愿意我的主人看见我，不愿意。在他看见我以前，我的妈妈呀，我

情愿被活活地埋掉；我要跳进河里去……是的，是的，让大地把我的丑陋吞没吧。我这个人是不该生下来的。”

她在筐子里翻了个身，然后又接着说：

“我的心全部都给了他。这个瞎子，竟然会非常爱我，他对于我，除了圣贞女玛丽亚以外，是世界上最亲爱的人。啊！要是我长得又高又美，那该多么好！要是我有别的女人那样的体形、脸蛋和身材……尤其是身材，那该多么好！要是我有一天能够成为一个有身份的女人，把自己好好打扮一番，该多么好啊！……啊！到了那时，我最大的心愿就是让他目不转睛地盯着我，在我这儿寻求欢乐……要是我能象那些夫人一样，哪怕象玛丽卡也好呢……我会尽快地设法去受教育，让自己做个好夫人！……啊！我的主母，我的王后啊，我唯一有的，你就要夺走了！……你为什么要允许我爱上他，并且又让他爱上我呢？这件事本不应该如此啊。”

在睡意朦胧中，她流着泪花，双手交叉着，继续说道：

“啊！我心上的人儿，我多么爱你啊！爱奈拉吧，可怜的奈拉，不中用的奈拉……热烈地爱我吧……让我亲一下你那漂亮的小脑袋吧……但是不要睁眼，不要看我……合上眼睛，就这样，就这样……”

第十四章

“圣贞女”出现在奈拉面前

当我们被困倦战胜的时候，那趁机逃遁的思想往往还会滞留在那里，当我们一觉醒来后，那逃遁的思想便会重新迅速地占据头脑。玛丽亚奈拉便是如此，她奇特地臆想着圣贞女玛丽亚，臆想着她的瞎主人，想象她看见自己的丑陋外貌变成了惊人的美丽，她慢慢地睡着了。当安娜太太的吼叫声传进箩筐里的时候，她才醒了过来，然而她的脑海中依然萦绕着那些想法。一睁开眼，奈拉便象往常一样向圣贞女玛丽亚祈祷；不过，那天的祷词除了她平日所说的话以外，还有一些她自己编的句子，要是把这些词句如数录写下来，一定是一篇罕见的祷文。其中有一段，奈拉是这样说的：

“昨天夜里你出现在我的梦里了，主母，你向我许诺说，今天将使我得到安慰。现在我醒过来了，我觉得我还在看着你，你的脸就在我的面前，它比世界上所有漂亮的东西都要更好看。”

说到这里，奈拉的眼睛便古怪地落到自己身上……她茫然地把自己端详了一番，想：“我似乎有点儿异样了。”

“你怎么啦，奈拉？出什么事了？小东西！”安娜太太说，她发觉这个姑娘直勾勾地凝视着空中的某个地方，“你看见什么幻觉了吗？你这个懒虫！”

奈拉没有回答，因为她的思想正在同自己说话：

“我这是怎么啦？……这不可能是妖术，因为我内心里看到的，不是魔鬼那丑陋不堪青面獠牙的模样，而是一个天使般的形象，一张面孔，一副笑容，带着那种看人的神态，要么是我疯了，要么就是圣贞女本人显灵了。我的主母，你今天当真会让我安心吗？……你怎么样让我安心呢？我昨天夜里向你请求什么来着？”

“哎呀！……小贱货，”安娜太太大发雷霆，吼叫着，那声音听起来恐怕是世界上最刺耳的。“快去把你那张狗脸洗一洗。”

奈拉跑了过去。她的精神感到振奋，仿佛陡然产生了一种极大的希望。她冲着颤抖的水面看了自己的照影，顿时便感到内心被什么东西挤压住了。

“什么也没有……”她轻声地自语，“还象以前那样丑。还是那副模样，小丫头的身材，大姑娘的心灵和年龄。”

洗过脸以后，先前那些奇导的感觉又出其不意地涌上心头，使她既感到快乐，又觉得悲哀。尽管玛丽亚奈拉并没有什么生活经验，但她却知道把这一切都归结为某种事情的预兆。

她想：“巴勃罗曾对我说过，当要发生一件好事或坏事时，人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巴勃罗还说，大地快要发生震动以前，会产生异常的现象，人们会感到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儿……连动

物也会感到有些不对劲儿……难道是要地震了吗？”

她双膝跪下，用手摸着地面。

“我不知道……不过就要出什么事了。一定是一件好事，我不怀疑这一点……圣贞女昨晚说今天要安慰我……我这是怎么了？……难道这位天上的圣女就在我的附近吗？我看不见她，但是我能感觉到她，她就在我的身后，她就在我的面前。”

她沿着洗矿石的机械，朝山坡那个方向走去，一面用惊惶不定的眼睛打量着周围。她仅仅看见泥坯做的物体在滚筒筛子的嘈杂声中震耳欲聋地转动着，弄得水花飞溅，把尘土冲得服服贴贴。再往前走，当她看到只剩下自己一个人时，便止住步，把手放到额前，眼睛盯在地上，疑惑地问自己：

“我究竟是喜还是悲呢？”

旋即，她望着高空，发现那晴朗的天空和平常并没有丝毫不同之处（那天天气非常好），她不禁愕然了，于是加快了步子，打算尽快地赶到阿尔特柯瓦·德·苏索。她没有从矿上的小路走，没有从梯子攀上去，而是沿着山坡边的沼泽地走过一块洼地，接着爬上草地，再向右一拐，走上通往阿尔特柯瓦的那条平坦大路。这条路风景更美一些，所以她差不多总从这儿走。路旁的条条小径，开满了美丽芬芳的野花，蜜蜂和蝴蝶成群地在花丛里飞舞；一簇簇黑莓，挂满了让孩子见了就流口水的黑色的果实；一丛丛野樱桃，那树干上缠绕着的金银花，那茂密的橡树，高大粗壮，圆圆的树冠，黑黑的树荫，象是在得意洋洋地端详着自己的倩影。

奈拉继续慢慢走去，那种萦绕心头的感觉和攫住了她思想的似甜非甜、似苦非苦的忧愁，真使她惴惴不安。她那丰富的想象终于为这一切找到了一句恰当的话，她记得有人说过：“福

拉诺或苏达诺^①的身体里附上了魔鬼，”于是她说，“我身体里附着的一定是天使……圣贞女玛丽亚，你今天是同我在一起的，我感觉到的是你的小天使在我心里玩耍时发出的快活的笑声。你离我很近很近，我既看得见你，又看不见你，就象我们在合上眼睛时就什么也看不见一样。”

她闭上眼睛，然后又重新睁开。这时她已经走进一片森林了，于是她便转到路的另一端，来到长着一大簇一大簇黑莓的地方，这是这一带长得最好的黑莓。还看得见茂密的羊齿草、金银花、原始的葡萄蔓以及其它藤类植物，由于这儿没有高大的树干，所以这些藤蔓犬牙交错，彼此勾攀，纠缠在一团。奈拉只觉得这些藤蔓在她右边使劲儿地摇晃，于是便朝那边膘了一眼……天哪！就在一株植物的边缘，竟然站着圣贞女玛丽亚呢。正是她，那张脸，那双凝聚了天上所有的美的眼睛。奈拉不禁目瞪口呆了，也不知道出于激动还是惊恐。她连一步也挪不动了，既喊不出来，也动弹不了，连呼吸都停止了。她的一双眼睛只是一眨也不眨地望着那个奇迹。

她从树丛里出现了，完全显露出了她的身体和脸孔。果然是拿撒勒^②那位被选中的姑娘的形象。十八世纪的艺术大师们，从圣·卢卡斯^③到现今的名画家，无不试图用绘画的方式来表现她那精神道德的尽善尽美。迄今为止，人类是通过不同人的眼睛来看到这位贞女的，有时通过阿尔贝托·杜雷诺^④，有时

① 意即张三或李四。

② 拿撒勒在巴基斯坦，《圣经》中认为那是玛丽亚的诞生地。

③ 圣·卢卡斯，以画圣母玛丽亚而出名的意大利画家。

④ 阿尔贝托·杜雷诺（1471—1528）德国画家、雕刻家。

通过拉法埃尔·桑西奥^①，或者是邦迪塞克^②以及巴托洛梅·穆里略^③。奈拉此刻见到的是拉法埃尔笔下的玛丽亚。假如我们认为，他的画法要比任何其它艺术手法所表现出来的人体的完美都更接近于神的形象，那么这当是所有的圣女像中最好的一种形象了。她那张脸蛋是椭圆的，宛如鹅蛋，不象塞维娅型的那么窄，颇具意大利人优雅丰满的圆形。一双明眸，蕴藉着两潭秋水，似乎是恬静、妩媚、和谐的化身，她的秋波决非淡漠生冷的那一种，而是酷似安达露西亚人，明亮如玉，活泼似火。眉如弯月，好似出于巧夺天工的神笔，极其精细地勾勒出两道纤小的圆弧。在她的额上，容不下怒颜的皱纹和悲愁的阴霾，两片樱唇略微宽了一点，当她启齿一笑时，便能看到她那两排整齐好看的、无疑是咬过了天堂里的苹果的玉齿。不知不觉地，我们已经说到我们所有人共同的母亲夏娃了，那时她还远没有发生打败了那条蛇并且踩扁了它的脑袋的事。然而，对人类美的各种不同的看法却导致了这样或那样诚为可悲可叹的矛盾。这个巧夺天工的幻象使得可怜的奈拉面如死灰，惊慌不已，我们还是以简洁的笔触描绘完她的形象吧：她的肌肤呈深玫瑰色，或者更确切一点，是红黑色，那些圣像的脸有史以来便是用的这种可爱的赭红色。多少个世纪以来，无论是多么虔诚的信徒，也无论是诸神皆不信仰的人们，一旦来到她们的面前，无一不为之销魂。

初时的惊愕过去了，那使玛丽亚奈拉目不转睛地凝视着并

① 拉法埃尔·桑西奥（1483—1520）意大利画家。

② 邦迪塞克（1599—1641）弗兰德斯巴洛克画家。

③ 巴托洛梅·穆里略（1618—1682）西班牙巴洛克画家

且感到大惑不解的，是这位美貌绝伦的圣贞女竟然在脖颈上系着一根蓝领带。无论是在梦中，抑或是在画面上，圣贞女的这件装饰物她以前都从未见到过。很快，她又发现这位圣女的肩上和胸前还遮盖着一件衣服，这一切都与当时女人们的穿着极为相似。不过，使她尤为困惑惊愕的是，这位窈窕淑女居然在那里采摘黑莓，而且一面还往嘴里送着……

圣贞女的举动为何如此奇怪呢？她不由得三思起来。这当儿，她听见一个男人高声的喊叫：

“弗洛伦蒂娜，弗洛伦蒂娜！”

“我在这儿，爸爸，我在吃野黑莓呢。”

“得了！……野黑莓有什么好吃的？……真任性！……我不是跟你说过，这是乡下那些游手好闲的小家伙们干的事，哪有小姐这样做呢？更何况，你受教于上流社会……是上流社会教养出来的……”

奈拉看见，说话的那个人正迈着沉重的步子朝这儿走过来。这个人年纪不算轻了，身材适中，略嫌矮胖，脸色通红，仿佛内心的欢乐在脸上绽放出缕缕红光，如同太阳往外放射光芒一样；一双腿短而细，鼻梁有点儿过长，身上缀着好几件闪闪发光的饰物，其中有一件是一块用长链子挂在脖子上的表，此外，头戴一顶宽檐的精致的毡帽。

“走吧，姑娘，”曼努埃尔·佩纳吉拉斯先生（此人正是他）蔼然可亲地说道，“有教养的人是不食野果的，也不这样乱蹦乱跳。看见了吧？把你的衣服都挂坏了……我倒不是心疼这件衣服，既能给你买这件，自然就同样能给你买另一件……我这样说，是因为如果别人看见了，会误以为你除了身上穿的这件以外，就再也没有别的衣服了呢。”

奈拉开始明白过来了，于是便端详起佩纳吉拉斯小姐的这身打扮来。她从上到下都是华贵而漂亮的衣服；但是，她的外表却神奇地表现出她是以较快的速度从村姑变化为阔小姐的。她从鞋子到发式，以及所有的服饰，都是一副镇上小姐在守护神的节日里的装扮。不过，弗洛伦蒂娜自有一番天然的风度，此种风韵是任何一种越规的举动都不会使之减色的魅力。诚然，不可否认，这位丽人也会吵嚷着要一条村姑的裙子，梳一条辫子，戴一朵罂粟花，漫不经心地要一件马甲，一串珊瑚项练；一句话，凡是她那端庄的品德和她那好奇的禀性所需要得来的东西，她全然不假思索地张口就要，只是丝毫也不带有那种宫廷命妇的异想天开。

当小姐从黑莓丛移开身子时，曼努埃尔才看清了奈拉，而奈拉这时也刚刚从五里雾中清醒过来。他朝她走去，叫道：

“噢！……你原来在这儿呢？……看哪，弗洛伦蒂娜，这就是奈拉……你马上就会想起来的，我对你讲起过她。她就是你的小堂兄……你的小堂兄的伴客。你在这儿过得怎么样？”

“还好，曼努埃尔博士先生。您好吗？”玛丽亚奈拉回答，眼睛并不从弗洛伦蒂娜的身上移开。

“我诸事如意，这你看得出来的。这是我的女儿。你看她怎么样？”

弗洛伦蒂娜正在追逐一只蝴蝶。

“我的女儿，你要到哪儿去？这是什么？”父亲显然不大高兴了，“象野小子一样追着什么虫子，你以为这样做好吗？……规矩一点儿，我的女儿。在上流社会长大的闺秀，不兴这样……不兴这样……”

曼努埃尔博士有个习惯，喜欢重复他一段话的最后一句。

“别生气了，爸爸，”姑娘跑了一阵，毫无所获，便回到

父亲身边，钻到他的大帽檐下面，再三地说。“你不是知道我特别喜欢乡下吗，一看见树木、花儿、草地，我就乐傻了。因为我们住的那个光秃秃的坎波很少见到这些……”

“唉！别说圣塔·伊雷内·坎波的坏话，那可是一座有名的城镇，如今条件舒适，应有尽有，还有一个声名显赫的上流社会。那儿已经采用了人类文明的一切先进技术……文明的一切先进技术。你还是斯文一些好，在我身边走，可以饱览风光；我用不着跟走钢丝似地又蹦又跳，我这样走也能欣赏美景。从一个人走路的姿势和欣赏东西的风度，就可以判断出一个人是不是在上流社会受过教养。象你这样，指着一棵羊齿草，一株橡树，一块石头，一丛野荆棘，一股涓涓细流，不住嘴地嚷着‘哎哟！呵呀！……多美呵！……你看哪爸爸！’这可不是有风度的表现……人家会以为你是在一片大沙漠里长大的……到我身边来吧……奈拉会告诉我们从哪儿回家的，因为说实话，我也不知道我们走到哪儿来了。”

“从那间老房子后面往左拐，”奈拉说，“很快就能到……不过弗朗西斯科先生到这儿来了。”

果然，弗朗西斯科先生嚷叫着出现了：

“巧克力都放凉啦……”

“那有什么关系，这个人！……我女儿急着要在田野上玩，这会儿正在这儿跟头小山羊似地从这个树丛蹦到那个树丛呢……跟头小山羊似地从这个树丛蹦到那个树丛。”

“回家吧，快点回家。你也去，奈拉，也去喝杯巧克力吧，”佩纳吉拉斯把手搁在这个无家可归的女孩子头上，“你觉得我的侄女怎样？……怎么，说她漂亮……弗洛伦蒂娜，喝过巧克力以后，奈拉领你和巴勃罗去散步，你能饱览这里的全部美景，矿山、森林、河流……”

弗洛伦蒂娜向这个可怜的人儿投去一个和颜悦色的目光，仿佛是大自然的特意安排，让她站在奈拉的身旁，以便更加衬托出造物主某些手艺的精致完美一般。到家的时候，桌上早已摆好的巧克力饮料，正在恭候着他们，那瓜牙基可可还沸腾着呢，桌上还有一大盘面包片。此外，在栗树叶上还盛放着黄油，自然，果酱和果脯之类的食品也是必不可少的。杯里盛满了清亮透明的饮料，透过这层玻璃看去，满桌珍馐被放大了，更显得色彩斑斓和鲜艳。

“民以食为天。”弗朗西斯科先生坐下来说道。

巴勃罗说：“奈拉，你也喝杯巧克力吧。”

不等她吱声，弗洛伦蒂娜便已经把一杯饮料以及桌上所有的各式食品都递过去了一些。玛丽亚奈拉一再拒绝接受这一番盛情；然而佩纳吉拉斯小姐是那樣的真诚，那样令人盛情难却，她只好无辞可托了。曼努埃尔也斜着眼睛瞟着女儿，仿佛对她所受的上等教养所取得的进步并不满意，因为在他看来，良好的教养最重要的表现之一是谦逊有礼，但也要分寸适度，要根据人的不同地位区别施礼，不能对任何人表现出与其社会身份不相符合的举动，既不能礼遇不周，也不能施之过甚；这样一来，所有的人便可各得其礼，而自己的尊严也可有增无减，持一种不卑不亢的适中尺度，即不在豪富之前卑躬屈膝，也不在穷人面前失之谦恭有余，失掉身分……喝完巧克力以后，弗朗西斯科先生说：

“去吧，不要有任何拘束。我的儿子，今天是特奥多罗大夫准许你离家外出的最后一天了。你们三个人不妨去散步，我和我的兄弟这会儿去看看牲口……小鸟儿们，飞吧。”

此话用不着他多说，这几个青年人早被大好的天气所深深吸引了，他们立即向野外飞去。

第十五章

三 个 人

摆脱严父清规戒律的束缚，城里来的小姐便开始满面春风地走在舒适的草地上；当她看到离开家已经有了一段距离的时候，就情不自禁地欢跑起来，一口气跑到了她估计够得着树枝的地方才顿住脚步。她稍微喘了一口气，才用自己的指尖摸摸那些浆果，如果发现是熟的，就摘下三粒，一人吃一颗。

“这是给你的，小堂兄，”说着便放进他的嘴中。“这个给你，奈拉。我自己吃这粒最小的。”

看到小鸟儿从她身边飞过，她就乐得手舞足蹈，仿佛也要展翅飞起来，说：“这些小流浪儿这会儿要飞到哪里去呀？”每遇到一棵橡树，她都折下一根枝条，还咬开橡果，看看里面究竟是什么，一尝竟是满嘴苦涩，就又把它的丢得远远地。即使是一位对植物分类分属着了迷的生物学家，也不至于会象她那样起劲儿地采集她脚边所有的美丽的花朵，这朵朵的鲜花带着节日的欢笑，频频向她点头致意。她用半小时内所采摘的花朵，别满

了堂兄外套的扣眼，插满了奈拉的头发，最后才戴在自己头上。

“小堂妹，”巴勃罗说，“你一定乐意见识一下矿井吧。奈拉，我们下去怎么样？”

“嗯，我们下去吧……打这儿走，小姐。”

“不过，别让我过隧道，我可害怕得很。我是受不了的。”弗洛伦蒂娜紧跟着他俩说，“堂兄，你和奈拉常常在这儿散步吗？这儿真美。我要在这里住上一辈子……上帝保佑那个将给你欣赏这一切美景的能力的人！”

“上帝保佑！这一切在我眼里会更美，因为我从来也没有看见过，而你们却司空见惯了……弗洛伦蒂娜，你不要以为我不懂得什么是美：我对美的感觉是那样强烈，以至于几乎、几乎可以用我的思想去弥补我没有视力的缺欠。”

“这可是了不起的事……不过，不管你怎么说，”弗洛伦蒂娜回答道，“当你睁开眼睛时，你总会发现有些地方你是受骗了。”

“也许是这样吧。”瞎子说，这一天他的话不多。

奈拉却连这都算不上，她干脆一声不响。

当他们走近特里夫莱坑洞的时候，弗洛伦蒂娜被白垩质的岩石所呈现的那种奇情异景惊得发呆了，这些岩石是在矿藏被开采以后遗留在土里的。她觉得它们很象是用白糖粘在一起的大块大块的糕饼；她再三地端详了半天，又觉得好象是一群猫和狗的大浮雕，这些小动物仿佛在一场殊死搏斗的关键时刻，突然全都变成了大石头似的。

“我们就坐在这个山坡上吧，”她说，“我们可以看到装满矿石的火车从这儿开过去，再说，我们还可以看看这个漂亮的玩意儿。那块石头中间有个大嘴巴，你看见了吗，奈拉？嘴巴里还有牙齿一样的木棍儿；那是一株独生独长的植物。它象是

在笑咪咪地看着我们，因为上面也有眼睛；再往那边，那块石头象个驼背，有一块在用烟斗吸烟，有两块在互相揪头发；还有，一块在打哈欠，一块在酒后酣睡，一块脸朝下，双脚撑着一个石板，还有一块脑袋象个吉他，底下又象一只狗头，头上还顶着一只咖啡壶哩。”

“小堂妹，你说的这一切，”瞎子发表自己的意见。“向我证明了人们用眼睛往往会看见许多荒诞无稽的东西。这都说明，这个漂亮的器官有时见到的只不过是走样变形的物体，眼睛把它们从天然的形态变为另一种假象和伪装。因为在你面前，并没有蜜饯果脯、没有猫、也没有人、没有木棍做的牙齿、也没有醉汉、更没有咖啡壶，而只有清一色的白垩岩石，以及被铁的氧化物腐蚀了的石灰石的土块。从这些最简单的东西里，你的眼睛造出了一大堆无中生有的玩意儿来。”

“你说得有理，堂兄。所以我说我们不是用眼睛，而是用想象来看东西。不过，长了眼睛可以使我们知道一些穷人所没有的、而我们可以送给他们的东西。”

她一面说，一面拉着奈拉的衣服。

“为什么这个善良的奈拉竟没有一件更象样的衣服呢？”佩纳吉拉斯小姐说，“我有好多件，我要给她一件，另外还送她一件，一定得是新的。”

玛丽亚奈拉羞愧万分，她惶然不知所措，连眼都不敢抬。

“这是我所弄不懂的事……为什么有些人家产豪富，而另一些人却一贫如洗呢？……每当我听见爸爸大发议论，反对那些想要把世界上的一切均分的人的时候，我就生他的气。这些人叫什么主义来着，巴勃罗？”

“他们大概是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吧。”小伙子微微

一笑，答道。

“我就喜欢这样的人。我赞成进行均分，让富人把多余的一切都分给穷人……为什么这个可怜的孤儿光着脚，而我却穿着鞋子呢？……即使是对坏人，也不该让他们没衣没食，更何况是好人们了……我知道奈拉是很好的人：你昨天晚上跟我说过，你爸爸也这样对我讲过……她无家可归，没有人看她一眼。哪能允许发生这么多不幸的事呢？当我想到有很多人什么都吃不到的时候，我就觉得面包在烫我的嘴。可怜的玛丽亚奈拉，她是那样好，可又是那样受人遗弃！……很可能到目前为止从没有任何人爱过她。没有任何人吻过她一下，也没有任何人用对待普通人的口吻跟她说过话吧！……想到这些，我的心简直要碎了。”

玛丽亚奈拉怔住了，这神情就如同刚刚见到她的那个时刻一样。以前她只见到了圣贞女玛丽亚的模样，现在可听见她说话了。

这位圣女说：“你听，小孤女；还有你，巴勃罗，好好听我说：我愿意救济奈拉，不是象人们救济路边的穷人那样，而是象帮助一个身边的兄弟姐妹一样来帮助她……你不是说她一直是你最好的伙伴，你的领路人，你黑暗世界中的向导吗？你不是说，你是用她的眼睛看东西、用她的腿走路的吗？那么奈拉就属于我了；我跟她商量。我负责给她衣服穿，给她一个体面人生活的全部需用品，教给她成百上千种事情，让她学会一种技艺。我父亲说，也许，也许我得留在这儿住上一辈子。如果真是如此的话，奈拉就跟着我过好了；她能跟我学读书、祈祷、缝纫、烹调；她一定能跟我本人一样，学会很多事情的。你怎么想的？好啦，那时候她就不再是奈拉了，而是一位小姐。在

这点上，我父亲是不会反对我的。况且，昨天晚上他还跟我说：

‘弗洛伦蒂娜，说不定，说不定过不了多久，就不是我对你发号施令了，你会听从另外一位主人的……’不管上帝怎么安排，我都把奈拉当作我的女友。你会很喜欢我吗？……因为你一直无依无靠，象田野里的花朵，野生野长，也许你连感恩都不懂；但是我应当教会你……我要教给你的事情多着呢！……”

玛丽亚奈拉听着她这番极其高尚的言语，竭力使自己不哭出来，最后实在忍不住了，又挣扎了一分钟，终于热泪夺眶而出，那瞎子沉思了很久，一语未发。

后来他终于开口了：“弗洛伦蒂娜，你的话委实不同凡响。你的仁慈真是狂热无边，象那孕育了无数殉难者的大地，象那住满了神仙的天空。”

“太夸张啦！”弗洛伦蒂娜笑着喊道。

过了一会儿，远处有一朵花引起了她的注意，小姐就站起来去采。

“她走了？”巴勃罗问。

“嗯。”奈拉一面拭着眼泪，一面回答。

“你知道一件事吗？奈拉？……我觉得我的堂妹可能长得有点儿好看。当她昨夜十点钟到达的时候，我对她极为反感……你简直想象不出来，我有多么讨厌她。可是现在我又觉得，是的，我又觉得她有点美。”

奈拉又哭了。

“她生得象天使一样美丽！”奈拉热泪纵横，在悲泣中喊道，“她仿佛来自天堂，她的体形和心灵都跟圣贞女玛丽亚一模一样。”

“啊，不要言过其实，”巴勃罗颇为不安地说，“她绝不可

能象你说的那样漂亮……你以为我没有眼睛，就不能体味出哪儿美、哪儿不美吗？”

“不能，就是不能；你不能体会出这一点……你完全体会错了！”

“我能，能……她不可能那样美丽。”瞎子面色骤然苍白起来，流露出一种欲绝的悲痛，宣布道，“奈拉，我心中的女友，你不知道我父亲昨天晚上对我说的话吧？……他说假如我恢复了视力，就让我同弗洛伦蒂娜结婚。”

奈拉什么话也未回答。无声的眼泪扑簌簌地滴落下来，淌过她那黝黑的脸蛋，摔落在她的手上。然而她那悲哀的饮泣并不能体现出她那内心的痛苦究竟有多么深。唯有她自己才知道，这痛苦是无限的。

瞎子紧握住他同伴的手说：“我知道你为什么哭，我父亲不会非要拗着我的意愿去行事的。对于我来说，这个世界上除了你，再没有别的女人，当我的眼睛睁开的时候，假如能够睁开的话，对于它们，不会有任何东西胜过你那天使般的美貌；其它的一切都只不过是阴影和遥遥在外的东西，不会引起我的注意。我的上帝呵，人的容颜究竟是什么样？人的心灵是以何种方式体现在脸上的？如果视力并不能指出我们头脑中想象的物体是什么样子，那要视力还有什么意义？事物的本来面目以及人们对它的感觉，难道不是一回事吗？形状和思想，是不是就如同温度和火呢？它们能够分开拆散吗？一旦我熟悉和掌握了所有的形体的时候，难道你会不再是我心中最美丽的、人间最可爱的人了吗？”

弗洛伦蒂娜回来了。他们又谈了些其它的话题；不过，这后来所说的话便没有必要在此向读者赘述了。

第十六章

诺 言

以后的几天都平安无事地过去了；然而，这一天终于到来了，在这个日子里，发生了一桩惊天动地的重大事件。特奥多罗·戈尔芬，这个技术超群的能工巧匠，外科大夫的手术刀一掌握在他的手里，便如同变成了一把神奇的凿子。就在这一天，他对大自然的作品进行了一次矫形手术。他沉稳而大胆，凭着他那渊博的知识和丰富的经验，一下便潜入了令人惊羡的境界，这里凝聚着整个宇宙永无止境的知识、学问的结晶和精髓。他面对的是人生最大的奥秘，他决心深入虎穴，探询那些导致人眼不能望见客观世界的症结。为此，他要以不懈的热情去刻苦工作，打开最纤细的一种器官，即角膜；要掌握住水晶体，把它驱移到眼外，还不能碰坏玻璃体，要以极度的小心谨慎处置玻璃体的溶液；还必须用一把刀将瞳孔放大，以诱导法或反射法检查眼体内部的构造。

在这场对一个极其微小的世界所进行的勇敢的探险中，无

须乎他说许多话，然而这一壮举丝毫也不比在无限宏大的空间里测量星球间的距离要小。家里的人一声不响地带着惊恐的表情旁观了这次手术。当人们期待一个死者复活，或是一个世界诞生时，不可能会有别的心情。戈尔芬大夫并没有说什么具体情况，他的话是这样的：

“瞳孔有收缩力……视网膜是敏感的……有点儿有机色素的存在……神经全部充满着活力。”

不过，那伟大的现象，那动人的壮举，那不容置疑的奇迹，也就是视力，它究竟在何处呢？

“到时候就知道了，”特奥多罗开始小心认真地包扎眼睛，“耐心等待吧。”

他那雄狮一般的外貌上，既没有表现出气馁，也没有流露出胜利；既没有给人以希望，也没有从人们心中将它夺去。科学做到了它力所能及的一切。同十九世纪的许多荣耀和骄傲一样，这是创造一个奇迹的前奏。在智慧和胆识面前，不允许自己的奥秘被人窥破的大自然，只能哑口无言，拭目以待了。

病人被严格地隔离开来，只有他父亲可以进去。家中其他任何人也不能去看他。奈拉来过四、五次，询问病人的情况；然而每次她都是走到大门便不再走了，她在那儿一直等到曼努埃尔先生、他的女儿或是家里其他人出来。小姐每次都把情况详详细细地告诉她，也把全家焦急悬念的心情描绘一番，说罢还总要同她走上几步。有一天，弗洛伦蒂娜要玛丽亚奈拉带她去看看她的家，于是两人便来到森特诺的住所，屋里的状况使小姐感到相当不舒服，尤其是目睹到给孤儿作床用的箩筐时，她的心情恶劣到难以诉说的地步。

弗洛伦蒂娜一面匆忙离开这个洞穴，一面愤然说道：“奈拉

必须马上跟我住在一起，这样她就会有一张同我一样的床，而且吃的、穿的也就都跟我一样了。”

森特诺太太一闻此言，惊异到了极点，马里乌卡和贝比娜也都目瞪口呆，她们只觉得，这个无人过问的悲惨的孤女，似乎一瞬间从哪里冒出来了个当国王或是公爵的爸爸似的，这情景就象那浪漫谣曲中叙述的神话。

当剩下她们俩的时候，弗洛伦蒂娜便对玛丽亚说：

“你不分白天黑夜地向上帝祈祷吧，请求上苍将我们都有而我堂兄却没有的这个功能赐给他吧。我们是多么焦急呵！他的视力将会带来数不清的幸福，将使许多不幸都得到圆满解决。我已经向圣贞女许下一个神圣的诺言：我许诺说，要是她把视力给了我的堂兄，我就要收留一个我所遇到的最穷的人，我要给他所必需的一切，让他完全忘掉他的不幸和痛苦，使他得到舒适的条件和幸福的生活，使他完全跟我一样。要做到这一点，不仅是让一个人吃饱穿暖就够了，也不是让他坐在一张汤肉齐全的餐桌前就行了的，还要对他进行另一种施舍，它胜过所有的硬面包干，胜过所有的可以想象出来的旧衣旧衫，这就是敬重、尊严、荣誉。我将要把这一切都赐给这位穷人，要教会他尊敬别人和看重自身。我已经选好了我的穷人。玛丽亚奈拉，我的穷人就是你。我用我的全部心声告诉圣贞女说，若是她将视力还给我的堂兄，我就把你当作一个姐妹：你将在我家得到和我一样的地位，你将是我的妹妹。”

说到这里，这位圣女便挚爱地用胳膊搂住奈拉的脑袋，吻了一下她的前额。这个流浪儿在她一生中最难挨的这一刻的感受，用语言是绝难形容的。一种本能的恐怖，使她同阿尔特柯瓦的那幢房子隔了一道鸿沟，在这种畏惧心理下，佩纳吉拉

斯小姐的形象变得模糊不清了，如同在一场恶梦之中我们眼前所出现的身影一样；与此同时，她的心中又浮漾起对这个人的明显的尊敬和好感……有时候，她觉得圣女的内心和表情都有某种略带稚气的纯真。她就是这样来理解她的仁慈的，她觉得自己看到，弗洛伦蒂娜的心灵深处就宛如一个大门敞开的美丽的天堂，里面充满了纯洁、爱情、仁慈，充满了真心实意地使别人得到宽慰的意念。玛丽亚奈拉相当坦率地接受和同意了这个看法，即她不能憎恶这个不速而来的姐姐。假如她正觉得有股巨大的力量在促使自己用全部的热情去爱这个人的话，她怎么能再去憎恶她呢？反感，不信任，都只不过是一场较量之后留在心底的沉渣，最终总要分解开来并且消失的，总要以它的元素去培育对一个善良女友的赞美和尊敬。然而，如果反感消失的话，那么招致反感的这种情绪却并没有随之消失，此种情感，既不能自行开花，又难于独自显露，于是便带着势不可挡的力量——这本是此类感情自身所具备的条件——对她的精神产生了一种极重的压力，为她造成了深沉的痛苦。在森特诺家里，大家发觉奈拉滴水不进；发现她一直默不作声，常常象尊雕像似地一动不动，痴呆如梦；发现她好久以来，无论白天黑夜都不再唱歌了。她的无用已经达到了极点，塔那西奥派她去索卡特斯第一商店买烟草，她却坐在大路边，在那儿呆坐了一整天。

一天早上，这已是手术后的第九天了，她来到主任工程师的家里，索菲亚对她说：

“好消息，奈拉！你不知道传来的消息吗？今天给巴勃罗取掉了绷带……听说他能看见一点儿，已经有视力了……车间的工头乌利塞斯刚才说的……特奥多罗还没回来，不过卡洛斯

已经去了，很快我们就能证实这消息是否真实了。”

听了这话，奈拉顿时变得与其说是个活人，莫如说是个死人，她双手合拢，大声喊道：

“圣贞女呵，是她使他这样的！……是她，是她一个人使他这样的。”

“你高兴吗？……我看也是；这下子弗洛伦蒂娜小姐可要履行她自己的诺言了，”索菲亚用一种挖苦的声调说，“恭喜呀恭喜，堂娜·奈拉小姐……你这回可以说了，上帝总是在出乎意料的时候帮助穷人一把。这就象一张彩票……中了多大的彩呵，奈拉！……说不定你连谢恩都不会哩……对，你是不懂的……我没见过一个穷人会感恩谢德。一个个都是贪心鬼，你越是给的多，他越想多要……巴勃罗是要同他的堂妹结婚的，这件事大局已定。倒是满好的一对，两个年青人都挺漂亮，而且她象是不算笨……还有一张俊脸蛋，只是那张俏脸和身条，配上那身令人恶心的衣服，可太糟糕了！唉！要是我做衣服，那可千万别给我做成圣塔·伊雷纳·德·坎波的时髦样式。”

正说着，卡洛斯进来了。他的脸上红光焕发，喜气洋洋。

“彻底胜利了！”他从门口便高喊起来，“除了上帝，就数我哥哥特奥多罗啦！”

“真的？”

“就如同大白天的亮光一样千真万确……最初我也不信……可这是多么大的胜利呀，索菲亚，多大的胜利呀！对我来说，天底下，没有比当我哥哥的弟弟更叫人痛快的事了……他是人中豪杰……所以我说：除了上帝，就是特奥多罗。”

第十七章

藏匿和沉思的姑娘

这个令人吃惊的了不起的事件传遍了整个索卡特斯。无论在高炉旁、车间里，还是洗矿机边、山坡上，也无论是在矿井深处还是在山顶上，露天里还是地底下，人们都在谈论这件事。还有不少添油加醋的议论：说什么在阿尔特柯瓦，有一阵都以为弗朗西斯科·佩纳吉拉斯先生欢喜得甚至失去了理智；曼努埃尔·佩纳吉拉斯打算举行一个盛大的喜宴来庆贺这个欢天喜地的事件，要请所有在矿里做工的人，最后还说特奥多罗大夫配得上受所有的瞎子——已经有的和即将生出来的都在内——深深地敬重。

余拉根本不敢踏进阿尔特柯瓦的那个人家。一种强大的力量在暗暗地驱使她离开它。她在矿井周围徘徊了一整天，从远远的地方注视着佩纳吉拉斯的家。在她的眼里，这个家与过去显得异样了。在她的心里，除了洋溢着极大的喜悦以外，还交织着一种自惭形秽的感觉；在崇高的爱慕所带来的激动里，还

夹杂着一种极其纤细敏感的自尊心所蒙受到的难以忍受的刺激。

她在孤独里找到了让自己被忧郁所纠缠的心灵喘息片刻的场所，这种孤独曾对她性格的形成起过相当的影响；在大自然的美景里，她可以略微放松一下自己的神经，这是使她的思想和神灵沟通的简单可行的办法。别人要在参加祭坛前的隆重仪式，聆听天主教布道者滔滔不绝的演讲以及玄妙的经文时才会产生的感觉和心情，对她来说，只需天上有云彩、地上有花朵便足够了。在寂静的田野，她在心里思索和呼喊着她那所有的心愿。毫无疑问，这些都是她的祷词。她眺望着阿尔特柯瓦，说道：

“我再也不回那儿去了……对我来说一切都结束了……现在，我还有什么用呢？”

尽管她没有文化，然而她却能够看到，使她内心产生冲突的原因是，她不能够憎恶任何一个人。相反，她不得不爱所有的人，无论他是朋友，还是仇敌；如同在一位天主教女殉难者的妙手下，牛蒡草会变成鲜花一样，奈拉感到她的嫉妒和怨恨奇妙地变成了尊敬和感激。唯一没有改变的是那种在前面我们称之为自惭形秽的感情，这种感情迫使她无论阿尔特柯瓦再发生什么事情，也不愿再生存下去。这就是被知书达理的人称为自尊心的这种感情的一个特殊的方面，尽管它的表面蒙上了许多层自轻自贱的外衣；然而从这种情感在文明人行为中的多数特征来看，它恰恰来自人的最标准最纯粹的尊严，就如同这个情况一样。倘若玛丽亚奈拉善于辞令，她就会这样说：

“我的尊严不允许我接受我即将受到的粗暴的蔑视。既然上帝命我忍辱负重，我也只有如此了；不过我不能够目睹自己

被她人取而代之。上帝保佑那个根据自然规律来占据我位置的人吧；但是我没有勇气亲自将这个人推上去。”

她不可能说出这番话来，她那单纯的头脑使得她用另一种方式来表达同一种思想：

“我再也不回阿尔特柯瓦了……我不能让他看见我……我同塞利宾一起逃走，或是去找我的母亲吧。现在我连一点儿用也没有了。”

虽然她这样说，但她仍对拒绝那位圣女神圣的庇护这一盛情感到过意不去，那位圣女是在她生命中最黑暗的日子里出现的，并且打开了她的毯子想要裹住她。眼看她那梦寐以求的事就要实现了，而她却不得不放弃这一切！……她觉得有个亲切的声音在呼唤她，要向她表示亲密的姐妹之情，要给她以华美的住宅，要尊重她，给她起名字，要保障她的幸福，而她却不能沉浸在喜悦、希望和感激中去奔向这个呼唤！……这双天使般的手要使她摆脱污秽穷困的阴沟，要使她从流浪儿变成一个真正的人，把她从牛马不如的地位拉到受人崇敬和爱戴的上层人士之中去，而她却偏偏要推开这双手！……

“啊！”她一面呼叫，一面用利爪一样的指尖指着自己的胸脯，“我不能，我不能啊……哪怕是给我世界上任何东西，我也不可能出现在阿尔特柯瓦了。我心中的圣贞女，保佑我吧……我的母亲，快来拯救我呀！……”

天黑了，她才往家走去。路上遇到塞利宾，他手上拿着一根棍子，棍尖上还挑着一顶帽子。

小家伙见到她便说：“小奈拉，特奥多罗大夫的打扮是这样的吗？刚才路过伊诺哈雷斯河时，我往水里照了一照。好家伙！都愣住了，因为我居然跟特奥多罗·戈尔芬一模一样了……

这个星期里我们说不定哪天就动身，去当大夫。做个了不起的人……我已经凑足了我需要的钱。你会看到，对于我这个塞利宾先生，是没有人会笑话的。”

接下去的三天里，奈拉仍旧躲躲闪闪，在矿井周围徘徊，沿着崎岖不平的河岸溜达，或是走到萨尔特奥罗森林宁静的边缘。入夜，她便独自呆在自己的箩筐里，也没有困意。一天夜里，她怯生生地对同屋的小伙伴说：

“塞利宾，什么时候？”

塞利宾俨然一付探险家的口吻，答道：

“明天。”

天刚破晓，两个冒险家就起身了，各人忙各人的事：塞利宾去干活；奈拉去为安娜太太到工程师的女佣人那里送信。等她回来的时候，发现弗洛伦蒂娜正在家里等着她。一看见她，玛丽亚奈拉骤然色变，万分惊骇，因为凭她本能的预见，或者更确切地说，凭着她那种被平民百姓称之为预感的东西，她一下便猜出了对方来访的真实目的。

“奈拉，亲爱的妹妹，”小姐以素常亲昵的口吻说，“这是怎么啦？……这些天来你为什么一次也不去呢？……你瞧，巴勃罗想要见你……你知道吗？他已经能够说‘我想看某某东西了’。你不知道我的堂兄已经不是盲人了吗？”

“我知道了，”奈拉握住小姐递给她的手，并在那只手上印满了她的亲吻。

“我们走吧，我们现在就去吧。他一直询问奈拉小姐呢。今天，你应该在特奥多罗大夫为他彻底松开绷带的时候出现在他的面前……这已经是第四次了……第一次试验那一天……那是个什么日子呵！当我们发觉我的堂兄果真有了视力的时候，

我们简直高兴死了。他见到的第一个面孔就是我的……我们走吧。”

玛丽亚奈拉松开了圣女的手。

“你忘记我曾许下的诺言了吗？”她又说，“莫非你以为那是玩笑话？我觉得我所要做的这一切，都不足以报答圣母施于我们的那伟大的善心……我但愿在这些日子里，宇宙天地间人不要有任何人悲伤；我但愿能够把我的快乐分成许多份，象农民撒种一样送到四面八方；我但愿能够步入所有的寒舍陋屋，对他们说：‘你们的痛苦就此了结了；我这里给你们所有的人都带来了救济，’不过这是不可能的，只有上帝才能做到这一步。我心有余而力不足，爱莫能助，还是尽己之能吧……话说得罗嗦了，奈拉，就说到这儿吧。现在请你向这间茅屋告别，向所有的在穷苦和孤独中和你相依为命的东西告别吧。人们对穷苦也会有感情的，小姑娘。”

玛丽亚奈拉没有向任何东西告别，由于这时一个好心人也没在家，所以也没有必要为他们而耽搁时间。弗洛伦蒂娜走了出来，手里牵着那个被她高尚的情操和虔诚的狂热纳入她的家庭的人，奈拉身不由主地让她拉着，毫无力气反抗。她感到有种超然的力量拽住了自己的手，只好由人摆布，就象人的灵魂被天使用手送入天堂一样，是命中注定、身不由己的事。那天她们走的是伊诺哈雷斯路，也就是这个流浪儿第一次遇见弗洛伦蒂娜的那条路。一踏上小路，小姐便问她的女友：

“你为什么不到家里去？我伯父说你过于自卑，你有一种天然的敏感，可惜未曾经过精心培养。难道是你的敏感阻止了你。使你不来要求得到那仁慈的上帝赐给你的东西吗？我伯父是这样认为的……这个可怜的人那天都成了什么样子呵！……

他说现在死亡对他一点儿也不要紧了……你没有看见吗？我流了那么多眼泪，到现在我的眼还红肿着呢。因为昨天我的伯父，我的父亲和我都彻夜未眠，商量家庭计划，一整夜都在那儿搭空中楼阁……你为什么这样沉思？为什么一言不发？……难道你不象我一样高兴吗？”

奈拉望着小姐，轻轻地推开领着她的那只柔软的手。

“走呀……你怎么了？奈拉，你盯着我的那种眼光真有些怪。”

果然如此：孤女那游移不定的奇异的眼睛在注视着这位圣女贞女的时候，闪现出恐怖的神色。

“你的手为什么发抖？”小姐问道，“你生病了吗？你脸色苍白，上下牙齿直打架。要是你病了，我就给你治吧，我亲自给你治。从今天开始，你就有了关心你、疼爱你、亲你的人了……并不是我一个人疼你，因为巴勃罗也看重你……他跟我说过这点。我们两人会十分爱你，因为他和我将成为一个人……他想见你。你想象一下吧，一个从未睁开过眼睛的人会有多么好奇呀……不过你别以为……由于他懂得很多，又有那么丰富的想象力，看来，他很早就具有一般盲人所不具备的思想，从第一刻起他就会辨别美的和丑的东西。一块鲜红的火漆使得他欢喜异常，而一块煤却让他感到毛骨悚然。他对天空的美丽感到又惊又喜，可是看见一只癞蛤蟆时居然厌恶得不寒而栗。所有美的东西都会使他欣喜若狂，所有丑的东西都使他恐惧万分，他立刻就会颤抖起来，就象我们平时害怕的情形一样。我给他的印象一定不坏，因为他一看见我就叫了起来：‘呵呀，我的堂妹，你真美呀！赞美上帝吧，是他给了我视力，使我看见了你！’”

奈拉轻轻地从弗洛伦蒂娜的手中抽出来，松开了她的手，

象一具骤然失去了生命的身体一样跌落到地上。小姐向她弯下身子，亲切地说：

“你怎么了？……你为什么这样看着我？”

孤女以吓人的目光盯着圣贞女的面孔；不过这双眼睛黯然失神，那里面没有丝毫怨恨，唯有哀求般的忧伤，如同一个濒于死亡的人，以为上帝的偶像便是他本人，用最后的目光请求它发发慈悲一样。

“小姐，”奈拉啜嚅着说，“我不憎恨您，不……不憎恨……相反，我非常爱您，崇拜您……”

说着，她拉过弗洛伦蒂娜的衣服的下摆，贴近自己干枯的嘴唇，拚命地吻起来。

“有谁竟然会以为你憎恨我呢？”佩纳吉拉斯小姐极其困惑地说，“我知道你爱我。不过你这副模样真让我害怕……起来吧。”

“我非常爱您，崇拜您，”玛丽亚奈拉吻着小姐的双脚，连连重复着，“但是我不能……我不能……”

“你不能？……看在上帝份上，快起来吧。”

弗洛伦蒂娜伸出双手拉她起来；谁知用不着扶持，她一下子就站了起来，迅速地后退了几步，然后泪如泉涌地叫道：

“我不能，我的小姐，我不能啊！”

“什么？……看在上帝和圣贞女的面上！……你到底怎么了？”

“我不能到那儿去。”

她指着阿尔特柯瓦那所住宅，透过树丛，远远地可以望到它的屋顶。

“为什么？”

“圣贞女知道那是因为什么，”奈拉象是下了某种决心似地说，“但愿圣贞女保佑您。”

她用手指合成一个十字，吻了吻它。她在祈祷发誓。弗洛伦蒂娜向她走近一步。玛丽亚奈拉明白了这个亲昵的举动，飞快地奔到小姐面前，把头埋在她的怀里，呻吟道：

“看在上帝份上……您拥抱我一下吧！”

弗洛伦蒂娜温柔地拥抱了她。于是，她做了一个动作，更确切地说，是敏捷、轻盈、迅速地一跃，便脱离了她，这个野女孩或野姑娘跑进了附近的灌木丛里。野草纷纷向两边分开，象是在为她让路。

“奈拉，我的妹妹。”弗洛伦蒂娜痛苦地叫道。

“别了，我心爱的姑娘！”奈拉最后地望了她一眼，说道。

她消逝在茂密的树林里。弗洛伦蒂娜倾听着那野草窸窣的响声，仿佛猎人倾听从自己手中逃遁的猎物的脚步一样；很快，一切又复归于平静，耳畔是晌午田野里大自然不出声的自言自语，这动静很象是我们受了周围美景的熏陶而浮想联翩时的低声细语。弗洛伦蒂娜惊呆了，象是僵在了那儿，悲伤不已，一句话也说不出。那模样，犹似眼巴巴地凝视着她毕生中最迷人的幻想在消逝而去。她对此事感到无所适从了。她那无止境的博爱和仁慈常常使得她判断失误，此时此刻她也无法对这件事作出解释。

过了很长时间，当特奥多罗·戈尔芬碰巧路过这里时，她才恍然发觉自己原来一直立在原地未动，她脑袋耷拉到胸前，双颊绯红，两只秀丽的眼睛里满是泪水。特奥多罗迈着沉重的步子，刚从阿尔特柯瓦的家中出来。看见小姐独自一人，满脸呈

显出一副无可慰藉的痛苦，大夫不禁大惊失色，尽管这满脸的愁云惨雾不仅没有损害她的美貌，反倒使她的媚态愈加楚楚动人。

“这姑娘怎么啦？”他热情地问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弗洛伦蒂娜？”

“这件事真可怕，特奥多罗大夫。”佩纳吉拉斯擦拭着眼泪答道，“我在这儿想，我在这儿考虑，世界上坏事可真不少。”

“你说的坏事是指什么？小姐，在你周围，居然会发生什么坏事吗？”

“是糟糕透了的事；所有这类事里，有一种是顶顶坏的。”

“哪一种？”

“忘恩负义。戈尔芬先生。”

她透过黑莓和羊齿草望过去，说道：

“就是从那儿逃走的。”

她爬到制高处，以便尽量望远一些。

“什么地方也看不清她。”

“我也看不到，”大夫笑道，“曼努埃尔先生告诉我，你捉蝴蝶去了。确实，这些小坏蛋真有些不知好歹，竟然让你捉不住。”

“不是这个……我会讲给你听的，如果您去阿尔特柯瓦的话。”

“不是去，而是从那儿来，漂亮的小姐；不过既然您要给我讲些什么，不论是讲哪方面的，我都乐意再往回走。我们就朝阿尔特柯瓦走好了；这样我就能听你讲了。”

第十八章

奈拉决定出走

奈拉转悠了整整一天，到了晚上，她来到阿尔特柯瓦，在那幢房子周围徘徊起来。在不会有被人发现的危险的范围内，她尽可能向它靠近。她象个行窃的小偷，一听到脚步声，就立即逃走。她来到了特里夫莱洼地，这里阴森恐怖的景象此时反而使她满意。她跑到最底处，凝视着那些巨石巉岩，它们横七竖八地耸在那里，象一堆人围聚在马戏场一样。然后，她爬上一块岩石，登高眺望阿尔特柯瓦的灯光。就在那边，在矿井的边缘，在漆黑的天空和大地上闪烁着阿尔特柯瓦的灯光。她用一副象是从未见过光亮的人的神情注视着那片灯光。接着，她从特里夫莱爬了上来，朝特拉斯卡瓦走去。还没走到，她就听见了脚步声。她停住脚，不一会儿就看见前面的小路上，塞利宾先生迈着坚定的大步走过来了。肩上的小棍子挑着一个包袱，他的步履坚实而有力，和他的刚毅的神情一样，显示出不踏遍全世界绝不回头的决心。

“塞利宾……你到哪去？”奈拉一下子拉住了他。

“奈拉……原来你在这儿？……我们还以为你在弗洛伦蒂娜小姐家里，吃着火腿、火鸡和鹧鸪，喝着加糖柠檬汁呢。你在这儿干什么？”

“你，你到哪儿去？”

“这会儿反倒问起我来了？你既然已经知道，为什么还要问呢？”小家伙答道，晃了晃棍子和包袱，“你很清楚，我是去求大学问和挣大钱的……我不是跟你说过，就是今天晚上吗？……你看我现在有多快活，虽然在想到父母亲会为我哭上一场的时候，也有一点不那么好受……你瞧，奈拉，圣贞女今天晚上可真保佑咱们了，因为父母亲比平时更早地鼾声如雷了，我拿着早就准备好的包袱，爬上窗户、跳出窗外……你到底去不去？”

“我去。”奈拉猛地抓住了这位勇敢的旅行家的手。

“我们去搭火车，钱够坐到哪儿就坐到哪儿，”塞利宾十分慷慨地说，“然后我们就沿路乞讨，一直走到西班牙国王的臣民也就是马德里人那儿；一到他们那儿，你就到一位公爵或侯爵的家里去干活，我也到另一家去，这样，当我念书的时候，你也能学会很多礼节。好家伙！我把我要学会的所有的学问，教给你一点儿好了，只教一丁点儿，因为女人用不着那么多智慧，不跟我们当大夫的先生一样。”塞利宾的话还没说完，两个人就上了路。他们走得那么快，好象已经望到了西班牙国王居住的马德里那座钟楼似的。

“我们别走小路。”塞利宾在这种时刻显示出他有极大的实际才能，“因为要是被人发现了，他们会给我们几巴掌，狠狠踢我们几脚的。”

然而，奈拉松开了这位冒险家伙伴的手，坐在一块石头上，伤心地嘟哝说：

“我不去了。”

“奈拉……你真傻！你干吗不跟我一样，有一颗象特里夫莱岩石那样巨大的心呢，”塞利宾夸着海口，“好家伙！怕什么？为什么不去了？”

“我……去干什么呢？”

“你不知道特奥多罗大夫说过，我们生在这儿的这些人，都是会变成石头的吗？……我可不愿意当块石头，我不愿。”

“我，……我为什么要去呢？”奈拉极端痛苦地说，“对你来说还来得及，对我来说已经晚了。”

瘦小的女孩脑袋无力地低垂在胸前，那位未来的柏拉图滔滔不绝地左劝右劝，但她毫无反应。在这块生养了她、长眠着她母亲、眼看就要走到尽头的土地上，她倏然迸发出一种故土难离的强烈感情。仿佛是有一条难割难舍的纽带把她系在那有着连绵起伏山川的美丽故乡；在这里，她曾有过短暂的欢悦，她曾受尽深重的磨难，有过对男朋友的千丝万缕的回忆，他俩曾在森林里和萨尔特奥罗水泉边悠悠漫步；眼前的鲜花、白云、葱笼的树木、红艳的石块，同大自然的其它美景融为一体，撩拨起她既象赞美又象共鸣、既似热爱又如感激的心情，这千头万绪都在她心里深深扎下了无数条情丝，一旦它们受到猛烈的铲除时，便使她痛如刀绞了。

“我不去了。”她回答。

塞利宾仍然一个劲儿地劝诱她，仿佛他已经奇迹般地攀到了学业的顶峰，跻身于所有已经创立和有待于创立的学院了。

“那么，你回家吗？”看到他的劝说和那些官方的行政机

构一样毫无效益时，他只好这样问道。

“不。”

“你到阿尔特柯瓦的家去吗？”

“也不。”

“那，好家伙！你究竟要上哪儿去？”

奈拉什么也没回答，她依旧怯生生地望着地下。仿佛有一件世上最美最贵重的东西刚刚掉在那里并且打碎了，碎片撒满了一地。

“那么，奈拉，我不管你了。我得走了，否则他们会发现我的……你需要我给你一个丕塞他吗？说不定今晚你会用得着？”塞利宾终于对自己的长篇精采议论感到气馁和疲乏了。

“不，塞利宾，我什么也不要……走吧，你会成为一个有用的人……好好干，别忘了索卡特斯，也别忘了你的母亲。”

旅行家感到一种与受人尊重的堂堂男子汉颇不相称的心情，觉得自己几乎要热泪盈眶，但他竭力忍住了这不合时宜的冲动，说道：

“我怎么会忘掉索卡特斯呢？……这是不可能的！……我不会忘记我的父母，也不会忘掉你的，这一切多亏了你帮助……再见了，奈拉……我听见了脚步声。”

塞利宾下了那么大狠心才举起了棍子，在世界上形形色色的艰难险阻面前，他的那颗心禁不住战栗不已。然而他白鼓了半天勇气，因为来的只不过是一条狗。

“是乔多。”奈拉战战兢兢地说。

“噢——”塞利宾咕噜了一句，便动身了。

他消失在长夜漫漫的阴影里。

这一带从此便少了一块石头，而社会上却又赢得了一个人。

看见乔多亲热地依偎着自己，奈拉不禁打了一阵寒战。这只懂事的小家伙在她前后蹦蹦跳跳，它的叫声是那样的意味深长，简直差一点就可以称其为语言了；然后，它全速向阿尔特柯瓦奔去。旁人见了会以为它是追逐一个猎物；不过，同某些演说家恰恰相反，这个好样的乔多是在用吠叫说话。

这当儿，特奥多罗·戈尔芬正从佩纳吉拉斯家中往外走。乔多跑到他面前，急匆匆地对他说了一些我们所听不懂的话。它这段突如其来的语言象是用身体疲乏和精神窒息时的喘息声发出来的。戈尔芬大夫尽管懂得好几种文字，对狗的语言却不甚精通，所以并未加以理会。可是乔多围住他上上下下跳了四十来下，它那满是白沫的嘴里，发出了一连串的声响，起初象是责骂，后来又似和言悦语，最后索性变成了凶狠的威胁。于是特奥多罗便站住了，对这个四蹄动物注意起来。乔多看对方有点儿领会了它的意思，便撒腿向与戈尔芬相反的方向跑去。他尾随着它，嘴里喃喃说道：“咱们倒要瞧瞧去。”

乔多回转身来，仿佛要证实一下他是否跟在自己身后，然后又重新奔跑起来。跑到距阿尔特柯瓦约一百米的地方，戈尔芬似乎听到了一个人的声音：

“你要干吗？乔多。”

他立即怀疑说话的人是奈拉。他停住脚步，聚精会神地听着，隐身于一棵橡树的阴影里。不一会儿，他发现一个人影正从石壁上出来，慢腾腾地走着。黑莓的树荫使他辨不清那个人。于是他隔着一定的距离，远远地跟了上去。为了不弄出声响，他离开了小路，从草地上走过去。毫无疑问，正是她。当那人走到开阔地带，走到既没有树木也没有灌木丛可以遮掩的地方

时，他便清晰无误地认出了她。

后来奈拉加快了步伐，最后索性跑了起来。戈尔芬便也跑起来。忽快忽慢地跑了一阵以后，女孩子坐在一块石头上。她的脚下便是特拉斯卡瓦空荡荡的深渊，在黑漆漆的夜晚显得格外阴森可怕。戈尔芬蹑手蹑脚地稍微向她靠近了一些，观看着她的动静。乔多坐在奈拉的对面，前爪向右后方伸过去，犹如一个狮身人面的动物在探望着她。奈拉的目光望着深渊下面，突然便开始飞快地往下走去，她与其说在跑，莫如说在滑。特奥多罗立即象一头雄狮似地朝深渊扑了过去，用他那巨人般的喉咙吼叫起来：

“奈拉！奈拉！”

他望了一下，黑漆漆的洞口里什么也看不见。他谛听着，好，听见了乔多的吠叫声，它正沿着斜坡四周螺旋形地跑着，仿佛这可怕的深坑所吞噬的什么粘液在席卷它一般。特奥多罗试图下去，小心翼翼地挪了几步。他又喊了起来，这时，一个声音从下面传来：

“先生……”

“立刻上来。”

没有回音。

“给我上来。”

片刻功夫，在这个可怕的大漏斗所能见到的最深的地方，出现了流浪儿的身影。嗅过了特拉斯卡瓦咽喉的乔多，又沿着那些弧线往上爬着。奈拉也在往上爬，但是极为缓慢，她停住了脚，只听见她那微弱的声音：

“先生……”

“我叫你上来……你在那儿干什么？”

奈拉又往上挪了一点儿。

“快上来……我要跟你说一件事。”

“一件事？”

“一件事，是的，有件事我得跟你说。”

玛丽亚奈拉终于来到了顶上，特奥多罗直到紧紧地抓住她并且将她拉到自己身边时，才确信他已经胜利了。

第十九章

驯化

两个人一声不响地走了一小会儿。特奥多罗·戈尔芬虽然是个聪明机警而又善于辞令的人，此刻却也感到同无知无识、沉默寡言的奈拉一样笨拙起来。她顺从地跟着他，并不反抗，而他也把脚步放得同这个小大人一致，就象是一个成人领着一个孩子上学校一般。路上某个地方有三块苍白的被腐蚀了的巨石，看起来很象是巨兽的残骸，大夫坐了下来，让奈拉站在他面前，仿佛要让对方讲讲是不是做了什么恶作剧一样，他抓住她的双手，板着脸对她说：

“你到那儿去干什么？”

“我……到哪儿？”

“那儿。你很清楚我说的意思。老老实实地回答，就象回答一位忏悔神父或父亲的问话那样。”

“我没有父亲。”奈拉略带点反抗的意味回答他。

“这倒确实；不过你权且以为我就是吧，回答我好了。你

到那儿去干什么了？”

“我的母亲就在那儿。”她也绷着脸回答他。

“你的母亲已经死了，你不知道死去的人都在另一个世界吗？”

“她就在那儿。”奈拉悲伤地把眼睛转到那个方向，口吻很肯定。

“那么你就想跟她一块儿去，是不是这么回事？也就是说，你是想丢掉自己的生命。”

“是的，先生，正是这样。”

“那么你知道不知道，你母亲寻死的时候已经犯了一个很大的罪过，而跟她学的人就会犯下另一个同样的罪过呢？没有人给你讲过这点吗？”

“我不记得是不是有人讲过这种事。可要是我自己情愿去死的话，谁还能阻止我呢？”

“难道别人不教给你，你自己就不懂？上帝是不会喜欢我们自己剥夺自己的生命的……可怜的孩子，被泯灭了天生的感情，既没有受过文化知识的教育，也没有得到宗教教义的熏陶，没有接受过任何热烈而公正的思想的影响！对上帝、来世和死亡，你究竟有些什么概念？……你认为你的母亲在那儿，这种念头是从哪儿来的呢？……你就把几块没有生命的骨头叫做你的母亲吗？……你以为她还在那儿过活，在那个坑洞里想念你，疼爱你吗？难道没有任何人对你说过，灵魂一旦离开了它的身体，就不会再回去了吗？你难道不明白，不管哪一种埋葬方法，掩埋的都只不过是灰烬、腐朽和不幸吗？你是怎样看待上帝的？一个在上天双手合十极其威严的大人物，他怎么可能会容忍我们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在他管辖的地带放进我们自己制造的

精灵、妖怪和魔影呢？……你的主人是那样一个聪明博学的人，难道他竟然没有跟你说过这些吗？”

“他跟我讲过的，不过这些话对我已经不起作用了……”

“已经不起作用了？你想结束自己的生命吗？告诉我，小傻瓜：跳到这个深坑里面，你想会有什么用处呢，你以为你的处境会改善一点吗？”

“是的，先生。”

“怎么会呢？”

“现在我所感觉到的一切，到那时就什么也感不到了，我会感受到另外一些更好的东西，而且，还能同我的母亲在一起。”

“我看你真是傻得不能再傻了。”戈尔芬笑着说，“现在你对我说老实话。你希望我倒霉吗？”

“不，先生，我不希望任何人倒霉，更不用说您了，您对我那样好，还把视力给了我的主人。”

“好的，不过这还不够：我不但愿意你希望我好，而且还愿意你信任我，把你的心里话都告诉我。你有些十分奇怪的地方，小家伙，你得讲给我听，全都讲出来，你一定不会为此而后悔的；你会看到我是一个好样儿的忏悔牧师呢。”

奈拉凄惨地笑了，随即便垂下了头，弯下腿，跪在地上。

“不，傻瓜，这样不好。你挨着我坐下，到这儿来。”戈尔芬亲切地让她坐在自己身边，“我觉得你本来是急于找到一个能向他吐露你的秘密的人的。是不是这样？结果却一个也没碰到！确实，你在世上过得太孤单了……我们来瞧瞧，奈拉。首先告诉我：为什么？……你可千万小心点啊——为什么你脑子里会产生自杀的念头？”

奈拉不置一词。

“前些天，我刚认识你的时候，你还是个快活的小姑娘，看起来你对你的生活也挺满意。为什么一夜之间就变傻了呢？”

“我想到我母亲那儿去，”奈拉犹豫了片刻，“我不想活下去了，我什么用也没有，我能干什么呢？我死掉不是更好吗？假如上帝并不打算让我死的话，我就心甘情愿地自己去死好了。”

“认为自己毫无用处的想法，对你来说，是招致重大不幸的根源所在。不幸的小家伙呀！那个把你害成这样的人，或者那些人，因为他们是很多人，都真该死！……他们对你的被遗弃，对你的孤独，你的无知，都应负同等的责任。说什么你毫无用处！上帝知道，要是你到了另一些人的手里会是什么样子！你是一个敏感的人，十分敏感，说不定有极大的价值；可是，真见鬼！把一张竖琴放到了一双笨拙的手上，它们能干出什么来呢？当然只会把竖琴弄坏……只是因为你瘦弱的体格不允許你砸石头和耕田犁地，象那些叫做玛丽乌卡或佩比娜的长着人的形体的牲口一样干活儿，就能够断定你什么用也没有吗？难道我们生来就是为了象牲口一样卖力吗？……你不是有智慧、有敏感、有各种美好的才能，只不过谁也不知道去培养它们吗？这话不对，你是有用的；倘若你落到一双善于引导你的巧手里，你还会有很大的用处哩。”

受了这番话的启发，奈拉深深地被感动了，她双眼紧盯着特奥多罗·戈尔芬严肃生硬的脸，那是一张富有表情的智慧的面孔。她的心灵里充满了惊异和信服。

“不过你心里不单有一个秘密，”这个黑狮一般的人又说，“要想摆脱你那悲惨的无人过问的处境，目前你面前正有一个最好的良机，可是你却拒绝了。弗洛伦蒂娜象是上帝派来的天

使，她愿意作你的朋友和姐妹；这样的美德和仁慈，我从未见到过……而你是怎么做的呢？象个野人一样从她那儿逃走了……这不就是忘恩负义或者某种我们所不理解的情感吗？”

“不，不，不，”奈拉忧伤地说，“我不是忘恩负义的人。我崇拜弗洛伦蒂娜小姐……我觉得她跟我们这些凡人不一样，我甚至不配看她一眼……”

“那么，女儿，这可能是真话，不过你的行为却只能说明你是负义的人，非常负义的人呢。”

“不，我不是负义的人。”奈拉抽泣得噎住了。她喊道：

“我就害怕我……是的，我害怕来着……我担心过别人会以为我是个不知好歹的人，这一点是我去寻死的时候唯一使我伤心的事……由于我是那样笨拙的人，我也不知道请求小姐原谅我的逃走，我也不会向她作任何解释……。”

“我会替你跟小姐调解的……我去好了，要是你不想再见到她，我负责去跟她说，向她证实你不是负义的人。现在让我看看你的心，把你感受到的一切，以及使你绝望的原因都告诉我。即使一个人再无人理睬，即使他的痛苦再深，处境再孤独，他也不会自己了结自己，除非他有极其充分的理由使得他憎恶自己的生命。”

“是的，先生，我也是这样想的。”

“那么你憎恶你的生命吗？……”

奈拉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她交叉着手，热烈地说：

“不，先生，我不是憎恶它，而是热爱生命。”

“那么你就是到这种好地方来寻找它吗？”

“我认为一个人死了以后，能够得到他在世上得不到的东西……要不然，为什么死亡时时在向我们召唤呢？我做过很多

梦，我在梦里见到所有死去的人都很幸福，都很高兴。”

“你相信你梦到的事情吗？”

“是的，先生，我望着从我生下来就见惯了的树木、岩石，我在它们的脸上看见了一些东西……”

“喂，喂！……树木和岩石也有面孔吗？”

“是的，先生，……对我来说，所有美的东西都会看，也会说话……所以，当所有这些东西对我说‘到我们这儿来吧，死去吧，这样你就可以没有悲痛地生活了……’我就……”

“多么荒谬的幻影啊！”戈尔芬小声嘟哝着，“地地道道的偶像崇拜者。”

接下去他又高声说道：

“如果你是热爱生命的，那为什么不接受弗洛伦蒂娜向你提供的一切呢？我又回到老题目上来了。”

“因为……因为……弗洛伦蒂娜小姐向我提供的只是死亡。”奈拉用力地说。

“你把她的仁慈看得多么坏啊！有这样一种不幸的人，他们宁肯过着悲惨的流浪生活，而不愿要更高一等的人所有的那种尊严。你过惯了那种同大自然直接接触的野蛮人的生活，所以情愿要这种粗犷的自由而不要一个家庭的更温馨的挚爱。你在这种生活中过得幸福吗？”

“刚刚开始感到幸福……”

“那么你是什么时候又变得不幸福了呢？”

奈拉停顿了很久，迟疑地说：

“从您到这儿来以后。”

“我！……我带来了什么灾难？”

“一样儿也没有，您带来的只是幸福。”

“我恢复了你主人的视力，”戈尔芬说着，用生理学家特有的细心，观察着奈拉的面孔，“你不为此而感谢我吗？”

“非常感谢，是的，先生，非常。”她答道，那双注视着大夫的眼睛里满是泪水。

戈尔芬继续审视着她，对她脸上最细微的表情也没有放过，以便弄清这个小丫头一样的姑娘的思想，他这样说：

“你的主人对我说过，他很喜欢你，当他还是盲人的时候，就一个劲儿地只是询问奈拉，恢复视力以后他是如此。看得出来，对他来说，整个宇宙只被一个人占据着，他幸运地获得视力不是为了别的，而仅仅是为了看得见奈拉。”

“为了看得见奈拉！那么他将见不到奈拉了！……奈拉不会让他看见的！”她鼓足了劲喊着。

“那是为什么呢？”

“因为她丑……当他的双眼是闭着的时候，他可能会爱卡内拉太太的女儿；但是当他睁开了眼睛，看见了弗洛伦蒂娜的时候，他就不会可怜那矮小的玛丽亚奈拉了。

“那谁知道呢！……”

“不可能……决不可能，”流浪儿声嘶力竭地喊道。

“这只是你的怪念头罢了……只要它没有被证实，你就不能够说你会不会使你的主人喜欢。我把你带到他家去好了。”

“我不愿，我不愿意！”她喊着，倏地站了起来，对着特奥多罗。看到她冲动的举动和那双黑眼睛里闪烁的光芒，显出那种坚决的样子，他不禁怔住了。

“安静一点，到这儿来，”他温柔地对她说，“咱们再谈谈……你确实算不上很漂亮……不过那样注重外形美的可不象一个聪明的姑娘。你的自尊心强得太过分了，姑娘。”

奈拉并不理会大夫这几句话，仍然站着不动，也不变换话题，郑重其事地宣布：

“不应该有丑的东西……任何丑的东西都不应该生存。”

“你瞧，小家伙，假如我们这些所有长得丑的人都得中途自杀，那么这个世界将会变得多么地荒凉啊，可怜的不幸的小傻瓜！你跟我说的这种想法并不是什么新鲜玩艺儿，好多世纪以前就有人有过这种看法，那都是些跟你一样有魔幻感觉的人，生活在大自然的怀抱里，同你一样，他们也缺少某种知识。你是由于无知和无人问津而造成的，而他们呢，则是由于这种知识当时还没有问世……你必须治一治你的这种怪毛病；要知道，某些天赋和才能要比美貌更为可贵，这就是心灵的美德，它们既不会因为时间的流逝而受到损害，也不会因为别人眼光的差异而有所改变。你在自己的心里找一找，就会发现它们的存在。倘若你想知道自己是不是漂亮，那么，哪怕你对着镜子再三端详，也是不容易看出来的；可这次就跟那不一样了。找找那些美好的德行吧，精心地培养它们，当发现它们长大开花时，不必担心，你所感到的那种热情会平静下去的。于是，你就会轻而易举地超然在你现在所处的不幸境地之上了，你就会成长起来，从而具备一种或许人的眼睛所看不到美，但它却能给你自己带来欢乐和骄傲。”

这一番充满了智慧和哲理的话，不是没有被奈拉听懂，就是她根本就没有接受，她又坐在戈尔芬身边，凝神地望着他。她那细小的然而比最美的眼睛都更传神的双眼，象是在说：“说这些大道理干什么呢，书呆子先生？”

“在这里，”戈尔芬十分陶醉地说，并且情不自禁地用上了心理学的观点，“有一个主要的问题，那就是……”

奈拉猜到了他要说的话，用双手捂住了脸。

“没有什么好奇怪的；相反，在你身上发生的事是非常自然的。你有一种伤感的，富于幻想的气质；你曾同你的主人在大自然里过了一段自由自在的带有诗情画意的生活，你们形影不离，亲密无间。他是个聪明得不能再聪明的人，并且漂亮得象一尊雕像……看起来，盲人的美生来是为了让那些有视力的人赏心悦目的。此外，他的仁慈和他心地的善良又颇为诱人，颇能激发人的爱情。并不奇怪，他使你着了迷，你这个几乎是个姑娘的女孩儿，或者象个孩子的姑娘。你非常爱他吗？爱得胜过这世上的一切吗？”

“是的，是的，先生，”女孩子哽咽地回答。

“你忍受不了他不再爱你的念头吗？”

“是的，是的，先生。”

“他对你表达过爱情，向你发过山盟海誓……”

“啊！是的，是的，先生。他对我说，我将是他终生的伴侣，我相信了……”

“为什么这不会成为真的呢？”

“他对我说，没有我他活不下去，说哪怕他有了视力，也会永远爱着我。我当时非常快乐，我的丑陋、我的瘦小和我可笑的外表，对我来说都不要紧，因为他看不见我，在他那漆黑的眼里，他以为我是漂亮的。可是后来……”

“后来……”戈尔夫芬受了感染，低声嘟哝道，“我看这一切过错都在我了。”

“不是过错……因为您做的是一件好事。您是非常好的人……他的眼睛好了也是一件好事……我对我自己说，那是一件好事……只是在这一切发生以后我就必须半途退出了……因为

他会看见弗洛伦蒂娜小姐，会拿她来同我相比……弗洛伦蒂娜小姐象天使一样，而我……拿我同她相比，就象一个破镜子的碎片同太阳相比一样……我能干什么呢？……我为什么要生下来？……上帝弄错了！他给了我一张丑陋的脸，一个瘦小的身材，却安了一颗很大的心。这颗巨大的心对我有什么用呢？毫无用处，只有折磨我而已。啊！假如我不约束住这颗心，它就一定会产生憎恨；可是不喜欢憎恨，我也不会憎恨，我情愿我的心在懂得什么是憎恨之前就埋葬了它，免得它继续折磨我。”

“嫉妒的心理，羞辱的感受，在折磨着你。啊，奈拉，你的孤独真是可怕的。知识不能使你豁亮，因为你不具备它，家庭温暖不能使你得到安慰，因为你根本就没有家，工作也无法解救你，因为你从来也没做过。告诉我，弗洛伦蒂娜小姐的保护，在你心里引起了什么样的感觉？”

“恐惧！……羞愧！”奈拉瞪大了眼惊慌地叫道，“和他们生活在一起，每时每刻地看着他们……因为他们是要结婚的；我的心告诉我，他们要结婚的；我梦见他们就要举行婚礼了！……”

“不过弗洛伦蒂娜是很好的，她会非常爱你的……”

“我也爱她；但是不能在阿尔特柯瓦，”女孩子梦呓般地赞颂着她，“她来到这儿夺走了属于我的东西……因为那曾经是我的，是的，是的，先生……弗洛伦蒂娜象圣贞女一样……我也许要抱怨她，是的，先生，抱怨她，因为我不愿她夺走我的东西……她就要夺走了，她已经夺走了……如今我到哪儿去呢？我算什么，我有什么用处呢？一切的一切，我都没有了；一切。所以我想到我母亲那儿去。”

奈拉走了几步；但是戈尔芬象饿兽扑食一样用力扼住她的

手腕，拦住了她。一握住她的手，他就感到这个流浪儿的脉搏跳动得十分厉害。

“到这儿来。”他对她说，“从现在开始，不管你愿不愿，我都要你完全听从我的。你是我的，除了我的命令，你什么也不可以做。可怜的孩子，你有过度的敏感，生动的想象，简单而迷信的头脑，你是为了一切美好的东西而生存的绝妙的人；然而你过着野外的生活，你所处的是举目无亲的状况，以及你的缺少教育，使得你的一切天资都没有得到发挥，因为连最起码的东西你都缺乏！我们这是生活在一个何等文明的社会里啊，其社会职责被遗忘到了如此地步，竟至于让一个宝贵的人就这样消失了！……到这儿来，你不能离开我；我拉住你，我捉住了你，对，就是这个词儿，我是在大森林里用陷阱捉住你的，小野兽，我要在你这儿尝试一种教育方法……我们来瞧瞧，看我会不会雕琢这颗美丽的钻石。唉，有多少事情你不知道啊！我要在你心里发现一个新大陆，让你看到成千上万种令人吃惊的美好事物，这些东西你至今还不了解，虽然你有可能对这一切都有种模模糊糊的概念。你那脆弱的心难道没有感到……怎么跟你说呢？一种美德的幼芽、蓓蕾，这是最宝贵的美德，是一切道德之母，这就是谦逊；有了这种美德我们会其乐无穷，你瞧这有多么奇怪！当觉得自己不如其他人的时候，我们会感到快乐！是的，就是当我们感到别人居于我们之上的时候。此外，你难道没有觉出你有一种自我牺牲的精神，那种为了别人而牺牲自己，为了别人宁肯自己粉身碎骨并为此感到欣喜的精神吗？你会学会这些的；你将学会把你的丑陋抛在美貌的脚下，平心静气，高高兴兴地注视着别人的胜利，锁起你这颗宏大的心，完全驾驭住它，使它爱所有的人，对大家都一视同仁，并不计

较那些伤害过你的人。这样，你就会按照天赋的条件，生就的品性，成为你应该成为的人。不幸的人哪！你生在一个天主教的社会，可你甚至连教徒也不是；你的心灵生活在富有诗意的自然主义环境里。不错，就是这个词儿，虽然你不懂，我还是把它说出来……你的生活环境同那些几乎被我们遗忘了的祖先们一样。直觉和感情随意摆布着你，形体正是你最喜爱的上帝之一。对你来说，十八个世纪等于白白地过去了，虽然这些岁月全都消逝在对于精神的赞美里。而这允许存在这种遗弃的自私的社会，应该叫个什么名字呢？它让你在一片荒凉的矿井里成长，没有教会你认识一个字，没有使你懂得人类智慧所达到的最有用的成就，懂得如今主宰这个世界的最起码的真理；甚至没有让你进过一所最低级的启蒙学校，尽管在那儿几乎什么也学不到；甚至没有把它引为骄傲的宗教教给你一星半点。除了参加那种无人向你解释过的宗教仪式之外，你几乎没有见过一座教堂；这些你所不明白的祷词，你几乎背不下来一句；你对世界、上帝、灵魂……全都一无所知。但是这一切你都会懂得的；你会成为另一个人；你将不再是奈拉。我向你担保，你准会成为一位德才兼备的小姐，一个体面的女人。”

戈尔芬一时忘记了听话人的身分，在那儿热烈地慷慨陈词，滔滔不绝地大发议论。无法断定奈拉究竟是否听懂了，不过这个流浪人感到了异乎寻常的神往，那个人的一言一语都甜蜜地流进了她的心房，很顺利地就在里面安下了身。显然，这番大道理在这个未开化的姑娘身上不可避免地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这是文明的智慧对野性所获得的胜利。她默默无言，悲痛地把脑袋倒在特奥多罗的肩上。

“我们到那儿去吧。”他突然说道。

奈拉全身颤栗起来。戈尔芬发现她额头上汗珠涔涔，双手脉搏加剧；然而她的病情丝毫不能使他改变主意，他反倒更坚决了。他又重复了一遍：

“走吧，走吧，这儿太凉了。”

他抓住了奈拉的手。他对她用的力气是那样大，以致女孩也跟着他站了起来，并同他一起迈了几步。但玛丽亚奈拉立即止住脚步，一下跪倒在地上。

“啊，先生！”她不胜恐惧地叫道，“请不要把我带走吧。”

她脸色极其苍白，全身象要瘫软下来，显出一种体力和精神即将崩溃的可怕的样子。戈尔芬扶住了她的胳膊。流浪儿毫无生气的身体已经无法自己站立起来了。他不得不象抱一具死尸一样抱住了她。

“几天以前，”戈尔芬说，“就在这同一地点，我把你驮在我的肩上，因为你不能行走。今天晚上也是如此。”

他把她抱了起来。这个小丫头一样的姑娘热乎乎的喘气喷得他的脸颊发烫。她已经气息奄奄，枯萎凋零，象一株刚从地里齐根砍下来的植物一样。走到阿尔特柯瓦的房子时，他感到手上的东西不似先前那般沉重了。奈拉直起了脖梗，抬着双手，作出一副绝望的表情，然而却一个字也没说。

戈尔芬进了门。到处一片寂静。一个女仆出来迎接他，并按照他的分付，悄悄地把她领到了弗洛伦蒂娜小姐的房间。她独自呆在屋里，一支即将燃尽的残烛照着这间房子，她跪在地下，双手支撑在一张椅子上，摆出一付正在虔诚地进行祷告的姿势。看到一个男人在这种时候走进她的房间，她不禁吓了一跳，随后就十分吃惊地注视着戈尔芬那强健有力的肩膀上背着的东西。

当特奥多罗小心翼翼地把他扛来的东西放在沙发上的时候，佩纳吉拉斯小姐惊愕得说不出话来了。他对她说：

“我把她带到这儿来了……怎么样，我是捕捉蝴蝶的能手吧？”

第二十章

新大陆

让我们回到几天以前。

当特奥多罗·戈尔芬第一次解开巴勃罗·佩纳吉拉斯的绷带时，他发出了一声恐怖的叫喊，唯有连连向后退去。他伸出双手，象要支撑在什么地方，以便更好地倒退一般。明亮的空间，对于他仿佛是无边的深渊，他觉得自己马上就要摔下去。视觉的本能使他又闭上了眼睛。在迫不及待的特奥多罗、他的父亲以及家里其他人的鼓励下，他又睁开了双眼；然而，他的恐惧并未减少。我们可以这样说，各种各样的形象是那样猛烈地不由分说地闯入他的脑海，劈天盖地地扑了过来，使得他感到自己会随时同这些物体相撞；远处的山峦，在他看来象是伸手可及，周围的人和物体好象是在飞快地跌入他的视网里。特奥多罗·戈尔芬颇为新奇地观察着这一切，因为这是他做过的第二次先天性盲目治疗病例。其他的人还不敢表现出高兴来；这个幸运的病人视觉功能恢复后最初显示出的混乱，使得他们

个个都感到迷惑和愕然。巴勃罗显出异乎寻常的快乐。他们神经和幻觉都处在极度兴奋的状态里，特奥多罗为谨慎起见，认为必须强迫他休息。他笑着对他说：

“暂时，你看得相当多了。从盲目到见到光明，到进入阳光灿烂的世界，并不象一个人进到剧院里那样容易。在这个新生里也会有痛苦的。”

没过多久，年青人又热烈地表示他要再试试自己刚刚获得的宝贵能力，特奥多罗于是同意了，为他打开了一道通往这个光明世界的门缝。

“在我心里”巴勃罗述说着他最初的印象，“充满了美的感受，这是一种以前我所不知道的美。我看见什么会充满恐惧呢？就是体积的概念，我从前并不怎么了解它，如今却清晰可怕地出现了。仿佛要把我从最高处推向最深的深渊。所有这一切都是美丽、宏伟的，虽然它使我颤抖不已，我愿意反复地沉浸在这种狂喜的感情里。眼前到处是美的东西，这使我感到自己是多么渺小；这些静谧而庄严的东西纷纷向我投送过来，象是在热情地迎接我。我看见整个宇宙都向我奔过来了，我感到震惊和恐慌……天体是一个庞大无比的空间，我无可名状……象是一件变化多端的绝妙的东西的表层。天空和高山全都在注视着我，在向我奔跑而来……但是在这种庄严里，它们全都显得冷若冰霜，一本正经。能不能让我看一件精美而温暖的东西呢？……奈拉，奈拉在哪儿呀？

当他说到这里，戈尔芬便又揭开了他的纱布，借助一个他精心测试后制作的眼镜，让他的眼睛投射到那个美丽姑娘的脸上。

“啊，我的上帝呀！……我看到的是奈拉吗？”巴勃罗热

烈地惊叹着。

“这是你的堂妹弗洛伦蒂娜。”

“啊！”年青人迷惑地叫道，“是我的堂妹……我不曾对这样的美产生过概念……赞美这个感官，它使我能够从这神奇的视力里得到极大的享受！我的堂妹，你真象一曲美妙的音乐；我所见到的这副模样，就象是最清新悦耳的和声……可奈拉，她在哪儿？”

“你会有时间看到她的。”弗朗西斯科先生充满了喜悦，“现在你得休息了。”

“弗洛伦蒂娜，弗洛伦蒂娜！”瞎子梦呓般地重复着，“这张面孔上究竟有什么，竟象是上帝的意旨铸在了肉体上一样？你站在一件东西的下面，那东西应是太阳吧，从你的脸上放射出一些象是光芒的东西……我总算知道天使是什么样儿了……你的身体，你的双手，你的头发，都在闪闪发亮，向我显示美的概念……这是什么？”

“他开始有颜色的感觉了，”戈尔芬低声说，“也许他看到的物体全都罩着彩虹一样的颜色。目前他还不能很好地适应距离的远近。”

“我在我的眼睛里看到你了，”巴勃罗又说，“你跟我所想象的一切完全符合，你那清清楚楚的模样，对我来说就象是一个回忆。一个什么回忆呢？到目前为止我没有看见过任何东西呀……难道在这一生以前我还有过前世？我不知道；不过我熟悉你的这双眼睛。而你，父亲，你在哪儿呢？啊！我看见你了，这就是你……你带着我对你的爱出现在我眼前……那么我的叔叔呢？……你们俩可真是相象……那个好心肠的戈尔芬在哪儿呀？”

“在这儿，在他的病人面前，”特奥多罗站了出来，“我长得比彼西欧^①还要丑……因为你还没见识过德拉诺瓦的狮子狗，所以你对我的美就没有什么可相比较的了……人们都说我跟那些高贵的动物十分相象呢。”

“你们都是些很漂亮的人，”巴勃罗十分坦率地说，“不过我的堂妹要比所有的美人还要美得多……可是奈拉呢？看在上帝的面，你们没有把奈拉带来吗？”

他们告诉他，他的引路人不在家里，他们也无法找到她。他听了十分伤心。他们试图安慰他，由于担心这会激起他的激动，就让他躺下，哄他睡觉。到了第二天，他变得十分沮丧，但是他坚强的天性战胜了这一切。他请人拿一杯水来，一见到它，他就说：

“我只是看着它，就觉得已经在喝着水了。”

对其它东西，他的反应也一样，物体在他的视觉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戈尔芬企图用眼镜来纠正他的空间误差，试了一个又一个眼镜，然后就开始让他辨别和组合颜色；然而年青人却总是把他超人的理解力用在识别美和丑上。他什么也不顾，孤立地辨别着这两样东西，既不管它们用途如何，也不想这样做是否冷酷。一只误入歧途飞入他房间的蝴蝶，使他喜不自禁。一个墨水瓶在他看来丑陋不堪，虽然他的叔叔当时就简洁明了地告诉他，那是用来盛放写字的墨水的……写字的墨水。在一幅耶稣受难的画像和另一幅加拉泰在海神和水妖护送下乘贝壳航行的画之间，他喜欢后一幅，这使得弗洛伦蒂娜有些不

① 彼西欧——传说中极丑的人。

快，她坚持要教给他知道，神圣的东西要比那些世俗的东西名贵一百倍。他兴趣盎然地注视着人的面孔，面部的各种曲线同人的语言一起，显得那样美妙而和谐，使得他惊奇之极。看到家里的女仆以及阿尔特柯瓦的其他妇女，他总是面露不悦之色，因为她们不是太丑就是根本不屑他一顾。堂妹的美貌使得其他女人都相形见绌，显得她们都很滑稽可笑。虽然如此，他仍然想要见见所有的女人。他的好奇达到了狂热的程度，什么办法都不能使他平静下来；当他由于见不到奈拉而感到伤心时，他就请求弗洛伦蒂娜一刻也不要离开他。

第三天，戈尔夫芬对他说：

“你已经见识了这个世界的大部分奇迹了。现在需要让你见见你自己了。”

别人拿来了一面镜子，巴勃罗便向里面看了看。

“这就是我！……”他不胜惊奇，傻乎乎地说，“我真难以相信……我怎么能出现在这硬梆梆的死水上面呢？玻璃是多么奇妙的东西啊！人们把这玩意儿变成了石头，这真是不可思议……我以我的生命起誓，我长得不算难看……不是这样吗，堂妹？你呢，当你往这儿看的时候，也会跟你本人一样漂亮吗？不可能的。你还是看看清澈的天空好了，你会在那儿见到你自己的模样的。当你看到你自己的时候，你会以为这是见到了天使的。”

动手术的前一夜，当他们单独在一起待着的时候，弗洛伦蒂娜预先告诉过他，作为一个病人应当遵守的规定和注意事项。巴勃罗于是对她这样说：

“我的堂妹，我的父亲给我念过我们祖先的那段历史。当一个叫做克里斯多瓦·哥伦布的人发现了新大陆的时候，欧洲

还没有任何人见到过这块土地。那个航海家揭开了旧世界的眼帘，使它看见了另一个更美的新世界。我只能想象他是和特奥多罗·戈尔芬一模一样，把欧洲看作是一个巨大的盲人，对它来说，美洲以及那儿无穷无尽的奇迹就是光明。我也发现了一个新大陆。你就是我的美洲；你就是那个航海家踏上的第一座岛屿。他还没有见到整个大陆，它无边无际的大森林，以及波浪滔天的滚滚河流。对我来说，也许还有更美的东西没有见到……”

接着，他陷入了沉思，最后问道：

“奈拉在哪儿？”

“我不知道这个可怜的姑娘出了什么事，”弗洛伦蒂娜说，“她显然不愿见你。”

“她很害羞，而且十分自卑，”巴勃罗答道，“她怕妨碍家里的人。弗洛伦蒂娜，说实话，我很喜欢她。你也会非常喜欢她的。我十分迫切地希望见到我这个善良的伙伴和女友。”

“明天我去找她。”

“好的，好的……但是你不要在外面待久了。当我见不到你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孤单……我已经习惯看着你了，这三天我觉得就象是过了好几个幸福的世纪……不要夺走我的时间，哪怕是一分钟。我父亲昨晚对我说，见到过你以后，我就不应该再有想见任何别的女人的好奇心了。”

“多傻的话啊！”小姐的脸羞红了，“有很多比我漂亮的女人。”

“不，不，所有的人都说不是的。”巴勃罗热烈地断言，把他那张裹着纱布的脸转向堂妹，仿佛想透过这重重障碍看见她似的。”以前他们对我说过这一点，我却不愿意相信；但是

在我对这个世界有了真实的概念，对真正的美也有了看法以后，我才相信了它。你是真正的完美；再没有别的了，不会再有了……把你的手给我。”

堂兄把小姐的手热烈地握在自己的手心里。

“现在，”他又说，“我不禁要嘲笑我失明时荒唐的自负，笑我固执地闭着眼睛欣赏东西的蠢笨……我相信，这些真实的东西在我心里终生都会引起惊奇的感觉……真实！不知道它的人简直就是个白痴……弗洛伦蒂娜，我以前就是一个白痴。”

“不，堂兄，你以前和现在都是非常聪明的人……不过现在你的想象不存在了……马上就到睡觉的时候了。特奥多罗大夫分付这个时候不准跟你谈话，否则你会睡不着的……你要是不闭起嘴巴，那我可就要走了。”

“已经到晚上了吗？”

“是的，已经是晚上。”

“不管是晚上还是白天，我都想说话，”巴勃罗宣布，他和衣躺在床上，一点儿也不肯安静，“要我不说话，得有一个条件才行，那就是你不能离开我身边，过一会儿就在我床上拍一下，好让我知道你还在这儿。”

“好的，我可以做到这一点，现在我就拍第一下，这是我一生里的第一个诺言。”弗洛伦蒂娜说着便在床上拍了一下。

“当我感到你在笑的时候，我象是呼吸了一种清新、芳香的空气，我过去所有的感觉和印象就都开始在我脑海里再现出你各种不同的形象。你的模样在我的记忆里是那样地深刻难忘，以至我虽然被包扎起来，也同样能够看得见你……”

“又说话了……我去叫特奥多罗大夫来。”小姐活泼地说。

“别……你别动。可是我不能够沉默！……倘若我沉默下

来，那么我所想到的、感到的、以及我在心里看到的一切。就全都更加折磨我了……你就愿意我睡觉？……睡觉！如果你在我心里，弗洛伦蒂娜，在我的脑海里萦绕徘徊，使我发痴发狂，还谈得上……对这种无法形容的东西，我既感到痛苦，又觉得喜悦，世上没有言语能把它表达。整个晚上我都要在同你一起谈话中度过，还有奈拉……可怜的奈拉！我有一种好奇的心理，一种非常强烈的好奇心，想要见到她。”

“明天我自己去找她……得了，谈话到此结束。别再说了，要不我就走了。”

“留下来吧……我自己跟自己说话好了……现在我来重复昨晚我俩在一起时，我对你说过的话……让我来想想你对我说的……”

“我？”

“我是说，我想象中听见你嘴里说出的话……静一静，佩纳吉拉斯小姐……我自己用我的想象来理解这一切。”

第二天，当弗洛伦蒂娜来到她堂兄面前时，她对他说：

“我带来了玛利亚奈拉，可是她却从我那儿跑掉了。多么忘恩负义啊！”

“你没有去寻找她吗？”

“那哪儿去找？……她躲着我哩！今天下午我再出去一趟，直到把她找到为止。”

“不，你别出去了，”巴勃罗活跃地说。“她会出现的，她会自个儿来的。”

“她象是神态失常了。”

“她知道我能看得见了吗？”

“我亲口告诉她的。但是，毫无疑问，她一定是神智失常

了。她说我是圣贞女，还吻我的衣服。”

“那是因为你给她产生了跟所有的人一样的那种印象。奈拉是那样的好……可怜的姑娘！应该保护她，弗洛伦蒂娜；保护她，你不这样认为吗？”

“她是个薄情寡意的人。”弗洛伦蒂娜伤心地说。

“啊！别这样认为。奈拉不会是个薄情的人。她那样好……我很尊重她……应该寻找她，把她给我带到这儿来。”

“我这就去。”

“不，不，你不要去，”巴勃罗立刻抓住了堂妹的手，“不理智的小姐，你的责任是陪着我。假如戈尔芬先生不很快来拆掉我的绷带，给我戴上眼镜的话，我就自己扯掉它。从昨天起我就没看到你了，这是不能忍受的；不，不能忍受的……特奥多罗大夫来了吗？”

“他在楼下同你的父亲和我的父亲在一起。很快就会上来的。耐心一点好了，你真象个小学生一样。”

巴勃罗十分任性地猛地站了起来：

“光明，光明！……让一个人这样长时间呆在黑暗里，这简直是罪孽。象这样是活不下去的……我要死了。我既需要每日三餐的面包，也需要我的眼睛行使它的功能……今天一直没见到你，堂妹，我想你都想疯了。我如饥似渴地要看到你。真实万岁！……赞美上帝，他造就了你，一个迷人的女人，一个集所有的美于一身的女人……不过，假如上帝在造出美的形象之后，不曾造出心灵这个东西的话，那么他的作品该会有多么愚蠢啊！……光明，光明啊！”

特奥多罗上来了，他为他打开了这道通往真实世界的大门，使他的心沉浸在喜悦之中。他同人聊着各种新奇的事情，安静

地度过了白天。在晚上到来之前，他的注意力没有再回到他生活中的一个项目上来，似乎这件事离远了，变得微不足道了，消失了，如同一只飞鸟在宁静的日子里消失在地平线上一一般。他象记起了一件什么往事一样只问了一声：

“奈拉没有来吗？”

弗洛伦蒂娜告诉他没有，他们就又说起别的事情来了。那天夜里，已经很晚了，巴勃罗听到家里有动静。他觉得听见了特奥多罗·戈尔芬的声音，还有弗洛伦蒂娜和他父亲的声音。后来他安心地睡了，继续在梦里受着他看到的一切形象加上他自己想象出来的所有幻觉的折磨。他的梦起初又甜蜜又深沉。后来就变得使人惊恐和忧郁了，因为他的心灵深处犹如一座刚刚透亮的山洞，这个可塑世界的美和丑正在那儿争执不下，它们引起了新的感情，埋葬了过去的记忆，把他的心完全搅乱了。第二天，按照戈尔芬的许诺，将允许他起床，并在家里走动走动。

第二十一章

杀人的眼睛

在阿尔特柯瓦这幢房子里，弗洛伦蒂娜住的这间是最富有生气的。自从佩纳吉拉斯夫人过世以后，从没有人在那儿住过。但是弗朗西斯科先生认为他的侄女完全配得上这间屋子，派人把它打扫得干干净净，布置得漂漂亮亮，就连他妻子在世时也从没有显得那样富丽堂皇。阳台是朝阳的，面对着果园，所以房间里总是充满了沁人心脾的芳香和灿烂明媚的阳光，小鸟儿悦耳动听的歌声更为这一切增添了生机。弗洛伦蒂娜在那儿居住的日子里，这间房子也带上了她自己的特色。各种精致秀美的小巧摆设，使人一望便知女主人的身分。就象看见雀巢便能知晓鸟名一样。如果说，有一种人能把宫殿变成一座地狱的话，那么也有另一种人，他们只要往里面一待，就能把一间茅草棚变成宫殿。

那是一个暴风雨的日子（我们这样来形容这一天，是因为不知道那是几月几号，仅知道是那么一天罢了），大雨下了整

整一个上午，接着，天就放晴了，最后，一道气势雄伟的彩虹呈现在鱼肚白色的湿润的天空中，巨大的彩虹，一脚登在与海相连的弗柯布里卡山峦的山峰上，另一只脚则踏入萨尔特奥罗古木参天的大森林里。在它的朴素之中寓示着一种庄严的美，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与之相媲美，就象一件物体的形状和它的本质是无法比较的一样。这道彩虹是一切物质的精髓，或者毋宁说，是世上万物的起始和终结。

弗洛伦蒂娜独自呆在屋里，她既没用珍珠宝石串制项链，也没用金丝银线飞针刺绣，而是在用《大公报》和别的报纸裁好的纸样，比划着剪裁一件衣服。她趴在地上，那样子活象一个顽皮的孩子在地上玩什么东西，一会儿坐在自己的脚上，一会儿又双膝跪下，手里的剪子一刻也不停。她身边是一大堆呢绒，棉布、细白布和其它各种布料的碎块块，这些料子是她那天早上让人以最快的速度从比亚莫哈达捎来的，她这儿剪剪，那儿修修，一会儿就裁出了袖子、裙子和身子。这个纸样并不那么合适，它制作得太一般了，不应该对它过于信任，因为它也是出自闺秀之手；不过她也明白它的欠缺之处，觉得只要精心一点，就可以弥补纸样的缺陷。那天上午，当她动手做活儿的时候，她那个好爸爸曾对她说：

“看在上帝的面，弗洛伦蒂娜，好象世界上已经没有了裁缝似的。我不明白，让人看着一位上等人家的小姐，手里拿着把剪刀，在地上爬过来爬过去，这成什么体统……这可不好。为你自己做衣服而辛苦费事，我尚且不情愿，难道反会乐意你为别人忙乎吗？那些裁缝还要来干什么呢？……那些裁缝还要来干什么呢？啊？”

“随便哪个裁缝都会比我做的好得多，”弗洛伦蒂娜笑着

回答，“但是那就用不着我去做了，爸爸，可我恰恰想要自己来干。”

接下去就剩下了弗洛伦蒂娜独自一个人了；不，不是一个人，因为在卧室的前半间，在床和衣柜之间，有一张古式的沙发，沙发上叠放着两床毯子。在一个扶手上，从靠垫和枕头缝里，露出一个低垂的脑袋来。那是一张变了形的凄惨的面孔。它正在睡觉。这是一种昏睡，它的梦境不时地被强烈的震惊和恐怖所打断。不过，到了中午，当弗洛伦蒂娜的父亲在特奥多罗·戈尔芬的陪伴下又来到这儿时，它象是睡得沉稳一点了。大夫走到沙发旁，把脸凑上前去观察奈拉。

“看起来，她的睡眠没有先前那样惊恐不安了。”他说，“别弄出响声来。”

“您看我女儿怎么样？”曼努埃尔笑着说，“您没见她揽的这些活儿吗？……您说句公道话，特奥多罗先生，难道我没理由感到不快吗？坦率地说，在没有必要自找麻烦的时候，何必要多管闲事呢？我教给她用于消遣的一切事情，我的女儿总是不合时宜地拿去替他人效劳了；只是，这种事情，这种她亲自操持这些低等活计的癖好……操持低等活计的癖好……”

“您由她去吧，”戈尔芬说，带着某种喜悦的神情注视着佩纳吉拉斯小姐，“曼努埃尔博士先生，每个人都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来打发时间。”

“即便她的这些慈善事业搞到耗尽钱财、倾家荡产的地步，我也不反对。”曼努埃尔先生说，一边把双手插在兜里，在房子里踱来踱去。“只是，难道就没有更好的行善途径了吗？由于我的侄子被医治好了，她打算为此而感谢上帝……这是很好的事，十分符合福音……可是咱们来瞧一瞧……咱们来瞧一瞧……”

他走到奈拉面前停住了，用眼光打量起她来。

“那种做法是不是更为合理一点呢？”他又说，“不把这个可怜的姑娘塞到我们家来，而是由我女儿出面，组织一些正式的学习裁剪缝纫的活动，并在那儿显示出她那些最有涵养的高尚情操，这难道不是更好一些吗？……为什么你就想不出搞一个摸彩游戏的活动？我们满可以在朋友之中凑成一笔相当数目的钱，然后拿来送给慈善事业的收容院呀。你可以组织一个颇具维亚莫哈达或者圣塔·伊雷内·德坎波的那种派头和气势的团体，一块儿举行活动，并且凑上很多钱……怎么样？你还能够组织一次由业余演员演出的晚会，或是一场精彩的斗牛。我可以负责牲口和斗牛那方面的事情……哎！昨天晚上我们谈起了那个堂娜·索菲亚，我还……学学吧，你不妨学学这位太太吧。那帮穷人究竟有多少地方得感激她，我连数也数不清。有许多家庭不正是靠着摸彩游戏的管理救济而过活的吗？那些演喜剧的人还不是仰仗这些演出挣钱度日吗？啊！住在奥斯比西奥的人，并不是天下唯一的穷人呀。索菲亚曾经告诉过我，她们从今年冬天举行的化妆舞会筹集了一大笔款子呢。当然，其中相当一大部分得用于交纳煤气费，租赁剧场以及支付职员薪水……但是穷人也因此得以分到了他那一块面包呀……要不然，我的女儿，你看看帐单好了，要不然，我的女儿，你看看帐单好了。”

弗洛伦蒂娜笑着，除了重复特奥多罗·戈尔芬的一句话以外，她找不到更好的回答了。她对父亲说：

“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来打发时间。”

“特奥多罗大夫先生，”曼努埃尔博士十分不快地说，“再没有跟我这女儿一样的人了，你该相信了吧。”

“是的，确实如此，”大夫意味深长地说，仍然凝视着姑娘。“再没有象弗洛伦蒂娜一样的人了。”

“尽管她有许多毛病，”父亲抚爱着女儿说，“我还是爱她胜过爱我的生命。这个小东西比这么多金子还要宝贵呢……我们来瞧瞧，你更喜欢哪个地方：是阿尔特柯瓦·德苏索呢，还是圣塔·伊雷内·德·坎波？”

“阿尔特柯瓦并不让我讨厌。”

“啊呀，这个小家伙！……我算知道你的弦外之音了……好吧，我以为倒也不错……你们知道这会儿我哥哥正在开导他的儿子吗？都是一些家庭内部的事情，这样做一做也有好处。你们看，特奥多罗大夫，我的女儿变成什么样儿了：脸上都盛开四月的玫瑰了。我去听听我哥哥在说些什么……听听我哥哥在说些什么吧。”

这位好好先生走开了。特奥多罗走近奈拉，以便再次观察她。

“她昨夜睡了吗？”他问弗洛伦蒂娜。

“睡了一会儿。整整一夜我都听见她在喘气和哭泣。今天晚上她会有一张舒适的床的，我已经分付人从维亚莫哈达运来。我要把床安在我隔壁的小房间里。”

“可怜的奈拉！”大夫叫道，“您想象不出我对这个不幸的孩子有多么关心了。或许会有人笑话这一点；可我们不是铁石心肠的人。我们想给予这个可怜的人一点勇气，并且改善她的生活条件。要知道，这样做是为了相当多数的一部分人。象奈拉这样的人，世上有成千上万。有谁知道他们呢？他们到底都在哪儿呢？他们散布在社会的荒漠里……因为，这种社会荒漠是存在的；他们在人口最稠密的城镇，在地处最边远的乡村，在

矿山，在工厂。我们时常同他们擦肩而过，却无以辨认……我们也对他们进行施舍，然而却并不知道他们是谁……我们的注意力没有集中在社会上这部分穷苦人中。最初，我以为奈拉是一个特殊的类型；然而并非如此，我进行了周密的思考，我作过了反复的回忆，最后，我发现她只是一个最普通的例子。这些人的心灵是为了幸福，为了知识，为了美德而生的；然而，由于处在被遗弃、被排斥于社会之外的地位，却无法健康正常地成长，奈拉就是这种状况的一个例证。对于精神生活，他们是瞎子，正如巴勃罗·佩纳吉拉斯以前所过的视而不见的生活一般。”

弗洛伦蒂娜似乎理解了戈尔芬的这一席道理，她深深地被感动了。

“现在她就在你手里，”他又说，“她有着美妙奇特的幻想，生动敏锐的感觉；她懂得以温柔和激情去爱别人；她的心灵对一切出自人的灵魂的东西都有极好的接受力；然而，与此同时，她又充满了原始而迷信的东西；她的宗教思想无根无基，极端可怕而谬误百出；她的道德观念仅仅遵循着她本人自然而然的感觉。除了她自己教给自己的以外，她没有受过任何教育，正如一株不得不从自己干枯的树叶里吸取养分的植物一样。在她身上没有任何东西要归功于人。在她的童年，没人教给她一课书，没有听到一次亲切的忠告，或是一次神圣的布道。她按自己的意思选取效仿的榜样。她的理论纯粹是她个人的，完完全全是她自己的。因为她富于想象，又十分敏感，又由于她的心从一开始就崇拜某些东西，所以她象那些原始部落的人一样崇拜大自然。她的思想是现实主义的，如果你对我的话似懂非懂，那么下次我再给你讲得更清楚一些。”

“对于形体，对于美，她有一种系统的偏爱。她整个身心全都围绕着这一思想在打转。精神的高等才能和特殊作用，对于她是一个模糊不清的领域，是一块几乎未被发现的地带，除了从某个旅行者的嘴里听到的只言片语以外，她没有别的概念。我们作为人的精神所取得的最辉煌的成就之一，即是福音所获得的伟大胜利，然而它只不过象某种传闻一样吹过了她的耳边……这种事情极不可靠，正如亚洲人对欧洲的了解是大可怀疑的一般。倘若你对我的话不甚理解，亲爱的弗洛伦蒂娜，以后我再给你讲……”

“不过，她却具有在短时间里取得巨大进步，并且赶上我们的水平这种惊人的能力。只要稍稍拨亮她的心，她就会大踏步地迈过好几个世纪……现在她十分落后，只看得见一线光亮；然而一旦有了光明，她就会快步前进的。到目前为止，这个光明还没有任何人给过她，因为对真实的客观世界一无所知的巴勃罗在无意之中又增加了她的错误意识。他这个傻气十足过于夸张的理想主义者，是绝成不了这一类人灵魂的好先生的。我们要把事实教给这个可怜的孩子，她简直是多少世纪以前一个死而复生的人的典型；我们得让她了解灵魂的力量；我们应该把她拉到我们这个世纪来；我们将赋予她的精神以一种她所缺少的力量；以一种崇尚的天主教意识来取代她的自然主义和原始迷信。我们面前摆着一个令人惊叹的领域，一种原始的属性，我们将在她身上尝试一下多少个世纪总结出来的教育方法；我们要让时间带着无数已被发现的真理环绕她转动；我们将造就一个崭新的人，因为这一点，亲爱的弗洛伦蒂娜（您不要误会），同造出一个新人是没有两样的。假如您对我的话莫名其妙，下次我再更详细地向您作解释。”

虽然弗洛伦蒂娜并不是什么智者能人，却也相信自己懂得了戈尔芬以他那种独特的风格所作的演讲。她也打算就这个话题陈述自己的几点看法；但是，就在此时，奈拉醒来了。她的眼睛惊恐地打量着房间里的一切东西，然后，开始轮流地注视着审视她的这两个人。

“你害怕我们吗？”弗洛伦蒂娜柔声问道。

“不，小姐，不是害怕，”奈拉喃喃地说，“您是很好的。特奥多罗大夫先生也是一样。”

“你在这儿不高兴吗？你怕什么呢？”

戈尔芬抓住了她的一只手。

“让我们开诚布公地谈一谈吧，”他对她说，“在我们两个人中间，你更喜欢哪一个，弗洛伦蒂娜呢，还是我？”

奈拉没有回答。弗洛伦蒂娜和戈尔芬都笑了起来；然而她却默不作声，仍保持着严肃的神情。

“你听着，有一件事，小傻瓜，”大夫又说，“现在你得同我们俩之中的一位在一起生活。弗洛伦蒂娜留在这儿，我当然得走。你要在两个人中间决定一个。你打算挑选谁呢？”

玛丽亚奈拉没有作明确的答复，她的眼光在两张脸之间游移徘徊。最后，停在了戈尔芬的面孔上。

“看来我被选中了……这是不公道的，奈拉，弗洛伦蒂娜要生气了。”

可怜的病人于是微微一笑，一只瘦弱无力的手伸向了佩纳吉拉斯小姐，她低声说：

“我不希望您生气。”

说着，玛丽亚奈拉的脸骤然变成了绛色，她的脖子陡然一伸，眼睛好象要爆出来了。她的耳朵在注意地倾听一种可怕的

响声。原来她听到了脚步声。

“来了！”戈尔夫芬叫道。也同他的病人一样恐怖起来。

“是他。”弗洛伦蒂娜说着。离开沙发，向门口奔去。

果然是他。巴勃罗已经推开门，按照他长期失明以来养成的习惯，径直走着，慢慢地进到里面来了。他面带笑容，眼睛上已经没有了纱布。那是他自己把它解开的，直瞪瞪地望着前方。对于眼睛的各种活动，他还没有熟悉，几乎看不到侧面的物体。我们可以这样说，他仅能看见前面的东西，正如有一类人，他们虽然从未失明过，却也是顾前不顾后的。

“小堂妹，”他朝她走过去，“你今天怎么没去看我？我是来找你的。你爸爸说你在给穷人做衣服。所以我才原谅了你。”

弗洛伦蒂娜心慌意乱，不知如何作答。巴勃罗既没有看见大夫，也没有发现奈拉。为了把他引到离沙发远一点的地方，弗洛伦蒂娜就拿起几段布，往阳台走去。她坐了下来，摆出一付要做活的样子。明媚的阳光照射进来，把她的左侧映得辉煌灿烂，使她美丽的黑中透红的皮肤增加了一种诱人的色彩。她美得令人眩目。象是阳光本身化成的人形。乱蓬蓬的头发，松松散散的衣裳，使这个妙龄女郎显出一种无以复加的自然的妩媚，而她那纯真高贵的气质则更使一切最完美的艺术理论都黯然失色。

“小堂兄。”她那对漂亮的眉毛微微蹙在了一起，“特奥多罗大夫今天还没有许可你解开绷带呢。你这样做可不好。”

“呆会儿他就会同意的，”小伙子笑着回答，“我不会出任何事情的。我现在的感觉很好。即使发生什么的话，我也不在乎。不在乎了，在见到你以后，纵然让我再一次变成瞎子，我也不在乎了。”

“说得多么好啊！……”弗洛伦蒂娜的声音里有种故作镇静的意味。

“刚才就我一个人呆在房间里，我父亲出去了，他是在同我谈到你以后走的……他对我说的话，你已经全知道了……”

“不，我什么也不知道。”姑娘回答，眼睛直瞪瞪地盯着手中的活计。

“可我明白你是知道的……我的父亲是个十分通情达理的人。他非常疼爱我们俩……他走之后，我解开了绷带，看着田野……我看见了彩虹，禁不住呆住了。它在我心里泛起的惊奇、狂喜和宗教热情，使得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个我迄今从未见过的壮观情景，竟会使我对世界的和谐有了最清楚的认识……不知为什么，见到了彩虹，我就说：‘以前我好象在什么地方感觉过它……’它给我的感受，同我见到你的时候所产生的感觉是一模一样的，我心爱的弗洛伦蒂娜。我的胸膛已经盛不下我这颗心了：我想大哭一场……我哭了，泪水一时蒙住了我的眼睛。我呼唤你，你却沒有答应……当我的眼睛重新能够睁开时，彩虹已经无影无踪了……我来找你，以为你在果园里……我下去，又上来，最后来到了这儿……我看到你是那样惊人地美，以至于我都觉得以前从没有仔细地看到过你，直到今天……直到今天，因为我已经有时间进行了比较……我见过了许多女人……和你相比，她们全都丑得吓人……我简直不能相信，在我还看不见这个世界的时候，你就已经存在了……！不，不可能的；我觉得，你是在我获得光明的那一时刻才来到世上的；你是我的思想在看见了这个世界并成为它的主人那一刹那被创造出来的……别人告诉过我，没有任何人可以与你媲美。我最初还不愿意相信；可是现在我折服了，

我相信这点就如同我相信光明一样。”

说着，他一条腿跪在地上。弗洛伦蒂娜又惊又羞，不再看着活计了，低声喃喃地说：

“堂兄……看在上帝的面上！……”

“堂妹……看在上帝的面上！……”巴勃罗感情激越地叫着，“你为什么这样美呢？……我的父亲是有远见卓识的……什么也无法同他的道理和仁慈作对……弗洛伦蒂娜，我原以为我不能够爱你的；我以为我会爱另一个人远胜过爱你……多么糊涂啊！感谢上帝，我的感情里总算加上了理智……我向父亲承认了我的过错，他告诉我，我原先爱的原来是一个鬼怪……现在我可以说我崇拜的是一位天使了。我这个愚昧的瞎子总算睁开了眼，总算拜倒在真正的美的脚下了……可是我在颤抖……你没见我在颤抖吗？我在看着你，我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抓住你，把你关进我的心里去，拥抱你，把你紧贴在我的胸脯上……紧紧地，紧得不能再紧地。”

巴勃罗已经双膝跪倒在地，两只手用力地抱住自己的臂膀。

“我不知道我感觉到的是什麼，”他含混不清地说，舌头开始不听使唤，脸色也变得苍白。“每天我都发现一个新大陆，弗洛伦蒂娜。原来发现了光明，今天又发现了另一样。这可能吗？你，那样美貌，那样圣洁，会成为我的吗？堂妹，我的堂妹，我心爱的妻子！”

看来他马上就要倒在地上昏过去。弗洛伦蒂娜作出要站起来的姿势。巴勃罗立即捉住了她的一只手，接着，他自己卷起裹着这只手的宽大的衣袖，热烈地吻着她的手臂，还数着亲吻的次数。

“一、二、三、四……我要死了！……”

“走开，走开。”弗洛伦蒂娜说，站立起来，把堂兄也带了起来，“大夫先生。您快责备他。”

特奥多罗喊道：

“快点！……年青人，系上绷带，回您的房间去！”

巴勃罗困惑地把脸转到那边。他的笔直的视线看见了大夫，他正呆在蒙着毛毯的藤沙发旁边。

“您在这儿，戈尔芬先生？”他径直朝他走去。

“我在这儿。”特奥多罗严厉地说，“我以为您应该缠上绷带，回到您的房间去。我送您去。”

“我一切都很好……不过，我还是服从您好了……但是先让我看看这个。”

他端详着毯子，那中间露出了一张死人般的脸，那是一副十分让人不快的模样。确实，奈拉的鼻子象是更加朝天翘上去，一双眼睛更加眯缝起来，那张嘴巴更加不起眼，皮肤更加布满雀斑，头发更加稀疏，额头也更加狭窄了。她双眼紧闭，心力交瘁，深绛色的嘴唇半启半闭，看来这个不幸的人已处在奄奄一息的状态里，显出了死亡即将来临时不可避免的征兆。

“啊！”巴勃罗说，“我听叔叔说，弗洛伦蒂娜捡了一个穷女孩……多么值得赞赏的好心啊！至于你，不幸的女孩，你应该高兴，你是落在一双天使的手里……你病了吗，在我家里你什么也不会缺少的……我的堂妹是上帝造就的最完美的形象……这个小可怜鬼的情况很糟糕，不是这样吗，大夫？”

“是的。”戈尔芬说，“她需要单独呆着……还有安静。”

“那我走好了。”

巴勃罗伸出了一只手，一直触到了那个脑袋，他看到那张

脸上露出了人间一切不幸和苦难里最凄惨的表情。这时奈拉的眼睛动了一下，盯住了这只手。巴勃罗只觉得自己被一双来自坟墓深处的目光注视着；这目光是那样地惨淡和痛楚。接着，奈拉从毯子里伸出一只黑黑的骨瘦如柴的手，拉住了佩纳吉拉斯少爷的手，他刚一触到它，顿时就从头到脚哆嗦起来，并从他的心灵深处发出了一声喊叫。

接着是一阵悲痛欲绝的沉默，一种孕育着一场狂风暴雨，并使得它的到来显得更为庄严的沉默。奈拉颤抖的声音使得在场的人都为之心碎，她说：

“是的，我的少爷，我就是奈拉。”

慢慢地，象挪动一件沉重的东西一样，她把少爷的手移到了自己干枯开裂的嘴唇上，在上面亲了一下……接着第二下……当亲到第三次时，她的嘴唇只是毫无生气地在那只手的皮肤上滑动了一下。

接下来，所有的人都默默无言了。他们都一语不发地望着她。第一次打破沉默的是巴勃罗：

“是你……是你！……”

在他的脑海里，闪过了成千上万个念头；然而他一个也说不出来。必须对这些想法发明一种新的语言才行，正如他发现了两个大陆一样：一个是光明，另一个是对形体的爱恋。他就在那里看啊看，回忆着在另一个黑暗的世界里曾经度过的生活，就在那一片浓雾阴霾里，作为一个瞎子，他的情感，他的思想才走失了方向，犯下了过错。弗洛伦蒂娜流着泪，走过来察看奈拉的脸，而作为长辈和智者一直在观察她的戈尔芬，这时发出了悲痛至极的呼喊：

“它杀了她！您这应诅咒的视力！”

随后，他严厉地望着巴勃罗，毫不客气地说：

“您快出去。”

“死……无缘无故就这样死去……这是不可能的，”弗洛伦蒂娜悲伤地叫着，把手放在奈拉的额上，“玛丽亚！……玛丽亚奈拉！”

她一再地呼唤她，并俯下身子，象一个人从井沿上往下面看着，呼喊一个落入井内却还漂浮在那无底的黑水上的人一样。

“她不回答。”巴勃罗恐怖地说。

戈尔芬摸了摸那个即将消逝的生命，发现自己的手下，血液还在脉搏里跳动。巴勃罗向她弯下身去，嘴对着垂死的人的耳朵，叫道：

“奈拉，奈拉，亲爱的朋友！”

姑娘惊动了一下，睁开了眼睛，手一动不动。看来她就象是从很远的地方回来一样。见到巴勃罗的目光在紧紧地盯着她，并在好奇地观察她，她显出羞愧难容惊惶不已的样子，试图把自己那张可怜的面孔掩藏起来，就象要掩藏什么罪恶一样。

“她到底是怎么了？”弗洛伦蒂娜焦急地问，“特奥多罗大夫，您要是救不活她，您就不是一个男子汉大丈夫……您要是救不了她，您就是个吹牛皮的人。”

这位出名的美女已经狂怒了，她竭力使自己显得客气一点。

“奈拉！”巴勃罗再三叫着，他的痛苦已经过去了，这会儿还没从他领路人的目光使他产生的惊异中恢复过来，“你象是害怕我。我对你做了什么？”

这时病人伸出了双手，拿起弗洛伦蒂娜的一只手放在自己的胸前；接着，又拉过巴勃罗的一只手来，也放在胸前。然后，

她微微用力地把这两只手握到了一起。那双深深凹进去的眼睛，无言地望着他们俩；然而她的目光是遥远的，象刚才一样，来自下面，来自某个深深的黑暗的洞穴。应该说明，也象刚才一样，她是透过一个深井的漆黑的空间向上望的，而且每时每刻都在往更深的地方陷下去。她的呼吸猛地变得费力了。她喘着气，更用劲地把那一对年青人的手按在她的胸口上。特奥多罗把整个宅子都调动起来了，他又是喊又是叫；他让人拿来了药，最有特效的诱导药，企图使那个生命不再沉沦下去。

“很困难”，他说，“就象阻止一滴水往下滑一样，它在往下滑，啊！沿着斜坡，而且离海洋仅有两英吋；但是我还是要去做。”

他命令所有的人都出去。只有弗洛伦蒂娜留在房里。啊，最有效的诱导药，神经兴奋剂，一齐在进攻这个昏迷不醒的躯体，刺激它的生命，使这不幸的病人的肌肉颤抖不已；然而，尽管如此，她仍然每时每刻都在向死亡走去。

“这是残忍的，”特奥多罗绝望地扔掉芥子粉和兴奋剂，“我们做的事是残忍的。我们等于在把狗驱赶到濒死的人身边，让狗咬的伤口所产生的疼痛使得他再活一小会儿。让所有的这些玩意儿都滚到一边去吧。”

“无药可治了吗？”

“只有听上帝的了。”

“这是什么病？”

“死亡。”他神智迷惘地叫着，这种不安按说是不应该出现在一个大夫身上的。

“不过到底是什么病导致了死亡呢？”

“死亡。”

“我不明白。我是说她是因为什么病……”

“因为死亡！我不知道能不能说她是死于羞愧，死于嫉妒，死于怨恨，死于痛苦，死于失恋。多么罕见的病理学！不，我们什么也不懂……我们仅仅懂得一些微不足道的区区小事。

“哎呀，什么大夫呀！”

“我们什么也不懂，只懂些皮毛而已。”

“这是什么病呀？”

“象是一种急性脑膜炎。”

“这种病是怎么回事呢？”

“随便一件什么事情……死亡！”

“难道一个人会毫无缘由，几乎没病没灾就死去吗？……戈尔芬先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难道我会知道不成？”

“您不是大夫吗？”

“我是治眼睛的大夫，可不是治感情的大夫。”

“治感情！”她转向垂死的人叫道，“那么你，可怜的人儿，到底是什么感情害死了你呢？”

“还是去问问您未来的丈夫吧。”

弗洛伦蒂娜怔住了，惊得目瞪口呆。

“不幸的人！”她呜咽着喊道，“心灵的痛苦竟会以这种方式致人死亡吗？”

“当我在特拉斯卡瓦找到她时，她就已经被一种可怕的高烧折磨得奄奄一息了。”

“可这是不能够致死的，啊，不能够。”

“您说不能够，但是，大自然，还有上帝，却都说可以。”

“可是看起来她象是被深深地扎了一刀呀。”

“您还是想想这双即将永远闭上的眼睛以及刚才看见了一

幕什么样的情景吧；想一想吧，一个瞎子曾经爱过她，可是这个瞎子已经不瞎了，并且看见了她……他看见了她！……看见了她！这简直是一桩谋杀案。”

“啊！多么可怕的秘密啊！”

“不，并不是秘密，”特奥多罗带着某种恐怖喊道，“这是一切美丽的幻想所遭到的可怕的破灭，是严酷的现实所给予的沉重的打击，是她处在被置于这样两个高贵的人之间的状况下最终做出的无情的抉择，而这现实却正是我带来的，我！”

“啊！多么神秘啊！”弗洛伦蒂娜的精神状态无法理解这一点，只在那儿重复这句话。

“神秘？不，”特奥多罗越来越激动了，“这就是真正的现实，一个幻想的世界骤然被摧毁了，这个现实对于他是新生活的开端，而对于她则意味着痛苦，窒息，屈辱，不幸，受人蔑视，悲伤，嫉妒……死亡！”

“这都是因为……”

“都因为一双眼睛睁开了，看见了光明……看见了现实！……我的思想不能够回避这个词。它仿佛用火字写在我的脑海里了。”

“都是因为一双眼睛……可是痛苦竟能这样迅速地就让人死去吗？……几乎不给一点时间去试试任何一种药！”

“我不知道，”特奥多罗惶惑而惊恐地注视着面前这部人体的课本，它是那么晦涩艰深，以至科学的眼睛也无法探知它的死亡和生存的神秘学说。

“您不知道！”弗洛伦蒂娜绝望地说，“那么，您还当什么大夫？”

“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特奥多罗叫起来，用他的狮爪敲打着密发满布的脑袋，“是的，有一点我是知道的，那就

是我们只懂得一些表面现象。小姐，我只是一个在眼睛里干活的木匠，此外什么也不是。”

然后，他凝神望着那具在人和尸体之间摇曳徘徊的身躯，无限悲痛地喊道：

“灵魂！你那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弗洛伦蒂娜哭了起来。

“灵魂！”她啜嚅着，把头垂到了胸前，“它已经飞走了！”

“没有，”特奥多罗摸着奈拉说，“这儿还留下了一点儿；但是少得可怜……我们可以认为她的灵魂已经消失了，仅仅留下了它的叹息。”

“我的上帝！……”佩纳吉拉斯小姐叫道，念了一句祷词。

“啊！不幸的灵魂！”戈尔芬说，“很显然，它在里面一定住得很不好……”

两个人凑到近处观察着她。

“她的嘴唇动了。”弗洛伦蒂娜叫了起来。

“她在说话。”

果然，奈拉的嘴唇翕动了几下。吐出了一个，两个，一共三个单词。

“她说什么？”

“她说什么？”

两个人谁也没有听明白。毫无疑问，那是一种只有生活在极乐世界的人才能听懂的语言。接着她的嘴唇不再动了。它半张半合，可以看到里面雪白的齿锋。特奥多罗弯下身子，吻了吻奈拉的前额，坚定地说：

“姑娘，你离开了人世，你做得对。”

弗洛伦蒂娜又放声哭起来，她泣不成声地颤抖着说：

“我想使她幸福，可她不愿意。”

第二十二章

再 见

怪事，闻所未闻的怪事！从未有过一张床，一件衣服，一双鞋子，无人抚养，无人过问，没有家庭，没有任何属于自己的东西，甚至连名字也没有的奈拉，竟然得到了一座引起索卡特斯为数不少的活人羡慕的坟墓。这种在人死后所表现出来的慷慨之举，是那块灾祸丛生的土地上所发生过的最具有讽刺意味的事件，素来厚道豪爽的弗洛伦蒂娜小姐，希望以厚葬奈拉可怜的遗体来减轻自己因未能挽回她的生命所带来的悲痛。某位冷酷的实证主义者曾因此而非难她；然而把她的非凡之举视为她心地善良的又一次证明的，也大有人在。

下葬的时候，好奇的人纷纷拥去看她，这可是千真万确的罕事，真是闻所未闻！他们发现她几乎很美；至少人们都是这样说的。这是她受到过的唯一的称赞。参加葬礼的人举行了盛大而隆重的仪式，维亚莫哈达的牧师们，看到人们为了给卡奈拉的女儿祈祷而大把地往他们手里扔钱的时候，不禁个个惊得

瞠目结舌。一个活在世上对社会作用几乎犹如一条昆虫的生灵，竟能让人为她燃起无数支蜡烛，铺上华丽的地毯，使唱诗班以及那帮圣徒们为之音哑声绝，这真是离奇而又离奇！这一切，除了它的奇物之外，还透着滑稽可笑的意味。一连六个月，除了这件事，人们什么也不谈。

惊异……干脆点说吧。当那些人看到面前的大路上滚滚驶来两辆大车，驮着巨大的精细白净的石头时，他们的愤怒不禁达到了顶峰。啊！当看到那些雪白细腻的石头是用来砌在奈拉的坟墓上时，塞尼亚娜的理解范围里不禁产生了一种可怕的思想混乱，一种真正的精神上的震撼，一种纷乱无绪的颠倒。此时即使在她面前有一头水牛飞上了天，或是她的丈夫滑倒在地上，也不再会引起她的注意了。

维亚莫哈达所有的圣书经文都被翻遍了，因为她死了以后必须得有个名字。虽然本书证实，她这一生就是有姓无名地过来的，在描写她的时候，书上使用的是各种不同的称呼。不过既然得在死亡簿上必不可少地注上她的姓名，于是这块精致的墓碑便在阿尔特柯瓦坟地一片粗制滥造的十字架中，得以神气地炫耀着这几行字：

P. I. P. 她在此安息

玛丽亚·曼努埃尔·特涅丝

受上天的召唤于

186×年10月12日

极为精美的大理石花环，装饰在这些字句的周围。几个月以后，当弗洛伦蒂娜和巴勃罗·佩纳吉拉斯已经结了婚，当（要

说实话，因为这是顶顶要紧的)……当阿尔特柯瓦·德苏索不再有人记得奈拉的时候，有一批外国人，就是被称为旅游者的那种人，到这一带来游览。他们看到这座为了一位可以奉为楷模的妇女虔诚的宗教信仰和崇高的情操而竖立的大理石棺木，全都惊羡得目瞪口呆。他们没有多作探询，便在笔记本上写下了这些摘记。不久以后，一家英国报纸便以“坎塔布里亚的见闻”为题把它登了出来：

在阿尔特柯瓦，最令人吃惊的是一座使人肃然起敬的精美的坟墓，那儿存放着一位有名的年轻少女的骨灰，她以其倾城之貌而在该地著称。堂娜·玛丽吉塔·曼努埃尔·特涅丝出身于坎塔布里亚最富有的显赫世家：即特涅丝·吉隆和德特拉斯达玛拉两个家族。由于她生性浪漫而极富诗意，并相当任性，总是喜爱在大路上弹拨吉他，唱着卡尔德隆^①的赞美曲，她身穿旧衣破衫，混杂在乞丐、流浪汉、诗人、斗牛士、教士、侠客、吉卜赛人和游人之中，正是他们组成了西班牙形形色色的百姓阶层。尽管铁路和报纸已经开始在西比利牛斯半岛引进，这些不受干扰，穿着色彩艳丽的奇装异服的平民百姓，无论现在和将来都永远存在。维亚莫哈达的神父痛哭失声地向我们讲述这位有钱的贵族少女的癖好、德行和美貌，她时常以最有贵族气派的风度出现在马德里的舞会、节日和赛歌会

① 卡尔德隆：西班牙著名戏剧家。

上。西班牙所有的著名诗人为这位美妙的女郎所作的谣曲、十四行诗和小夜曲，简直不计其数。”

仅看看这一篇，就足以知道那些当之无愧的报道者们一定是看见了幻影的。本作者特此调查了真情，方写出了本书。

让我们永远告别这座坟墓吧，《泰晤士报》曾对它大加渲染。我们还是把眼睛转到另一个地方，去寻找另一个人，仔细地找一找他，因为他是那样渺小，几乎看不见，在世界的表面，他比葡萄虫在葡萄蔓上占的地方还要小。终于，我们看到他了；他在那儿，矮小、瘦弱、极不显眼，然而他却满怀信心，他会长大的。听一听他的历史吧，那将绝不会是索然无味的。

先生们……

然而，并不是这样：这本书不是为他写的。还是好好地记住玛丽亚奈拉的故事吧，到了一定的时候，再给你们讲讲塞利宾。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玛利亚·奈拉

作者= (西) 加尔多斯著 杨明江译

页数= 1 9 2

S S 号= 1 0 6 5 3 3 9 8

出版日期= 1 9 8 2 年 1 1 月第 1 版

封面	页
版权	页
前言	页
目录	页
第一章	迷路的人
第二章	向导引路
第三章	不寻常的对话
第四章	石头之家
第五章	工作 - - 景色 - - 人物
第六章	傻话
第七章	又一些傻话
第八章	依然是傻话
第九章	戈尔芬兄弟
第十章	两个城镇孩子的历史
第十一章	阿尔特柯瓦的长者
第十二章	塞利宾博士
第十三章	在两个箩筐之间
第十四章	“圣贞女”出现在奈拉面前
第十五章	三个人
第十六章	诺言
第十七章	藏匿和沉思的姑娘
第十八章	奈拉决定出走
第十九章	驯化
第二十章	新大陆
第二十一章	杀人的眼睛
第二十二章	再见
附录	页